

12
212331
(3)



21 331

卡達耶夫著

(3)

妻

磊 然 譯



卡達耶夫著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磊 然 譯

妻

(Ж Е Н А)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五 年

艾爾米勞夫
(В. Ермилов)

卡達耶夫底戰爭中篇小說

這篇中篇小說講到的是偉大戰爭時期的蘇聯後方，撤退到庫賓希夫(Куйбышев)去的莫斯科的一家大工廠的生活，在這些時期中來到機器前工作的人們，全民族對於勝利意志底熱烈的爆發，和忘我的勞作，甚至那不能挽回的損失之悲劇也熔煉成爲鄭重思慮過的廣激的勞作了。

小說中講到將私人的悲傷熔煉成爲工作的熱情的那幾頁寫得很好。小說底女主人公是一個年青的婦人，工廠工程師，她底丈夫是一位飛行員，空軍驅逐機聯隊長，他在前線戰死了。她不向任何人訴說自己底不幸，她半自動地履行她每天的工作，服從工廠生活底習慣，過着懷念過去幸福的隱秘的生活。這小說的「闡述」很富於戲劇性。有一個年老可敬的生產者是廠裏最優秀的史達哈諾夫工人之一，是在戰爭時期回到機器旁工作的領年俸者，他突然「弄壞」了他全部製造最重要零件的日常工作。這使工廠陷入了將要停頓的恐慌。女主人公緊張着的枯澀的，抑鬱的隱秘的悲哀完全爆發了，她對這年老的工人加以暴跳如雷叱責，命令他放下工作，「我底丈夫死在前線！」她脫口而出地說道。後來她纔知道，這老人在前一天接到了可怖的噩耗：德國人獸性地殺滅了他留在故鄉的全家，殘忍地強姦了他底女兒，一個十五歲的姑娘。

我們在讀卡達耶夫中篇小說底電幾頁時是不能無動於中的——這個老人怎樣不能立刻理會到爲什麼責罵他，默默地站在他底機器旁，聽



137651

不幸後，怎樣沿庫庫壁希夫的夜闌人靜的街跑到宿舍所在地的城市的另一端，還有她和老人的談話，她最後怎樣流下淚來，當她夜間剩下一個人時，她怎樣為她死去的丈夫、為愛情、為破滅的幸福、為那老工人和他底受齊難和甚殺滅的家庭、為受辱的我們祖國底土地而痛哭。她在這一晚中怎樣非常地長氣和在心靈上堅強起來，她重又回到實際的生活中去，回復到熱情的、復讎的神聖的工作，大家怎樣熱中地來着手做事情，來復興工廠的榮譽，兩個失去親人的人，一個年老和一個年青的，怎樣一同友愛地工作着，日日夜夜不離開機器，忘記了一切，把整個的心靈，全部的愛放在死者們的身上，祖國底土地上、自己底勞作上和自己神聖的復讎上。關於我們底時代，關於在這時代中蘇聯人民相互間的特殊的愛，這裏卡達耶夫說出了某種非常真實而必需的話。在這些書頁中我們感到我們時代的炎熱的暴風底氣息。

小說底主題是內在的，詩意的，音樂的——這是個人底破滅的幸福與祖國底幸福，向生活的兇手和敵人之復仇，和幸福底未來的勝利等的主題。這就是第七交響曲的主題。小說底女主人公在庫庫壁希夫的文化宮內聽第七交響曲時，她眼前重又浮現了小說內剛纔敘述過的她底全部生活。她回憶的過程是和第七交響曲的過程相符合的，這小說彷彿變為音樂底言語的表現。這增加了小說底抒情的主題，這也向讀者說明，為什麼它裏面有這麼多的海底形象；透過戰爭時代的恐怖陰霾而發光的克里米亞的平靜的風景，海立直起來，像音樂的幸福底形象，這幸福要永遠打退我們底敵人，但是它是永遠不離開我們的……

卡達耶夫的小說底敏銳性是在太平生活與戰時生活底許多對比形象之交錯與對照。我們從現在的日子看過去戰前的日子，又從過去的日子看現在的日子。我們是不是應得我們底幸福，我們的愛，我們生活中愈來愈熾烈和堅定的一切光明？

是的，我們是應得的，我們這樣的作戰和工作，曠古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曾經像我們那樣作戰與工作過的。我們能用自己底力量挽回這次世界大戰的慘烈過程，使人類之敵面對他們可怕而殘忍的滅亡，我們還給人類以自尊心。

編者聲明：讀者在讀這小說時所感覺到和所想到的，並不完全能在

其中找到表現。但是批評必定要指出表現底尺度，盡可能地區別出藝術的現實性。那末這小說底藝術的現實性是怎樣的呢？

在「妻」這部小說中明確地表現出了卡達耶夫底天賦的特質：這些特質在像「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及「霧海孤帆」（Блещ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等作品中，是我們所熟識的。

卡達耶夫是一個卓越的畫家，他底描寫是抒情的，他是抒清風景的聖手。在他描繪的圖畫中有許多天空，光綫的幻變，輝煌的色彩。這些圖畫以繪畫底浮彫性和明晰性、富於精確而纖細的描寫為特色。卡達耶夫的特色是結構的藝術，耐久而輕快的構造底完整性，主題的發展和從一種氣氛轉到另一種氣氛的變化底那樣自然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為美的事實。

這一切都是中篇小說「妻」中所有的。海和克里米亞被描寫得非常美。譬如在從上面俯瞰海時所傳達出的高度的感覺：

「從上面無法了解它是不是平靜的，影在它那巨大的海面上波濤底裂紋看上去覺得這樣的細小，而且好像一動也不動的。海像一座荒涼的石頭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上面灑着黃沙。從那邊吹來浩浩蕩蕩的，了無一塵的風，它捲住衣服，把它吹往一邊去。」

卡達耶夫底近作的題材，他底主人公們，主人公們底命運，環境和際遇等的特色是集體性。卡達耶夫強調地指出了他底主人公們是衆人中的一部份，他們底命運，也就是衆人的命運。中篇小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的西蒙·考特考和索菲亞是這樣的，中篇小說「妻」中的主人公也是這樣的。

同時，卡達耶夫底作品沒有性格和個人命運的真正的個人化。

這妨礙他達到真正的「集體性」：一般性當然祇存在於個別性和特殊性之中。

俄羅斯文學中有一位偉大的宗師，蘇聯作家必須從他那裏多多學習解決關於集體和個人的美學問題。這個人是柴霍夫，他底主人公們，像許多在他們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們一樣，和他們自己底階層並不矛盾，而是它的深刻正典型。同時他們底「共通性」並不表示出他們個

人描寫的貧乏。

像在『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那樣的作品中，主人公沒有深刻的個人化不但是沒有妨礙，甚至更增助達到富有詩趣的完整性：因為作品的樣式要求如此。這小說是用友誼地諷刺和取笑地親昵的樣式寫成的。同時還和民俗學及民間傳說底法則一致，因為在這一類作品中主人公祇不過是「指定」負擔羣衆命運的人而已。在卡達耶夫這一部新小說中，個性化的缺乏已是作品的缺點。

卡達耶夫的主人翁和他們命運底「共通性」將皮相和「矯揉做作」的痕跡堆集在他底作品上，這時作品的技巧、結構、描繪和形式又變得顯著了，因為正是那些以本身的深奧引人入勝的活生生的性格，私人命運底特別的急變，才是讀者有興探索和將在其中探悉時代、民衆和國家底共同的命運的——正是爲了這一點，才使讀者忘記「文學」。當然，深刻地個性化的性格之缺乏與人類命運引人入勝的展開之缺乏是可以由講故事者本人的抒情形象之深刻和豐富來補償的；但是在卡達耶夫的作品中我們並沒有找到什麼完整而有力的「無形的」形象。由此在他底作品中凡是有詩趣的地方都有「美文學」侵入的痕跡，——這就是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將美文學和詩對立的那種意義。

事實上，卡達耶夫這部新小說中的主人公們的個性化是非常微弱的。女主人公底丈夫安得列簡直是沒有個性的，他是一個「籠籠統統」的好人。安得列底人物不是藝術家創造的產生，而是拿了一個現成的：這彷彿是大家熟習的「契卡夫」底有力的形象之慘淡的反映。外貌、伏爾加流域的口音、愛伏爾加的熱情——這一切都是借用來的，而關於內心的形象却祇能加以揣測了。安得列底軍功和他底戰死，好像是新聞通訊中所描述的，而並不是以重現一個不可重複的英雄形象爲他的任務。安得列所發表的思想，似乎也是沒有個性的，並且不大有趣味的：舉例來說，像他對於人類史上的戰爭與和平等等的議論。

小說的女主人公，在本質上也是一個「籠籠統統」的好婦人。在她身上很少有一種能使她顯出和蘇聯其他許多年青的好婦人特出不同的地方。並且，幾乎全部故事都是由她的名義述出的這一個事實，妨礙了她底形象的活的感覺：這種敘述是太「文學氣」了；而且作者也並不以使

它像一個關於她自己身世的真實的故事爲任務。還有一點，卡達耶夫有時是改變風格的：在呈獻給第七交響曲的卓越的幾章之中，有一章我們突然碰到這樣較低劣的美學派的「發明」：「光榮和死亡在荒涼的戰場上用巨大的磨光的石板堆成自己底陵墓。死亡放上黑色的曹灰長石的石板，光榮放上紅色的花崗石。」這已經是從什麼「近代派」詩學中取來的東西，對於我們這時代底嚴峻而簡樸的偉大性是很陌生的。

卡達耶夫小說對於主人公個人命運的問題也是像對於性格一樣地處理的：這也是「籠籠統統」的命運，其中沒有個人的，和別的境遇。這使人產生一種印象，以爲作者對於這些主人公們，對於他們的不可再得的命運沒有特殊的興趣。小說的趣味是在另一方面：在它底詩情畫意之中，在忠實地傳達出我們底生活的氣氛之中，在對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勞動以及我們在一九四二年非常時期底鬥爭等等大量的精確的細節和潤飾之中。這也是說明卡達耶夫的作品是有真實的詩意的。他這部中篇小說是描寫祖國的英雄時代的愛國主義的作品。



卡達耶夫是蘇聯大作家。以一八九七年生於奧德薩（Одесса）城的一個教員的家裏。從七歲起就開始寫詩，幻想做一個作家。

他的文學生涯遠在革命前就已開始。他的聲譽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在他的中篇小說「浪費者」（“Растратчики”）和「父親」（“Отец”）以及突梯的喜劇「方枘圓鑿」（“Квадратура круга”——譯「紅色新婚曲」）出現之後，乃見大噪。後來又出現了新的作品，使他的名字擠入蘇聯大作家之列，其中有長篇「前進吧，時間！」（“Время вперед!”，一九三一年出版），中篇「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Я—сын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關於兒童的中篇「孤舟白帆」（“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一九三六年出版）。後兩篇中篇都經改編為劇本，幾乎在蘇聯所有戲院上演，頗獲成功。影片「孤舟白帆」更在全國銀幕上上映。

因文學工作豐富，卡達耶夫曾獲得政府獎予的列寧勳章。自開戰以來，他時常發表軍事生活的短篇小說，並寫了一個劇本——「老家」（“Отчий дом”）以及中篇小說「妻」（“Жена”）。

妻

一

卡車沿着破壞崎嶇的道路上顛播着。砲彈在箱子內互相撞擊。我時時刻刻得聚精會神地以免翻到車外去。途上迎面而來的和同路的汽車揚起了濃厚的塵埃。我們在它那窒息的，中央黑色的雲中疾驅而過。頂在頭上的外套一些都不遮塵。它在頭上是更熱些。汗從帽舌下面流下來弄得眉毛癢癢的。我看見自己底發黑的鼻子。每一次顛簸時便有一陣灰塵從偽裝的乾白樺枝上飛到眼睛裏來。

天空密佈着薄薄的，炎熱而乾燥的灰色的烏雲。非常高的，異常茂密的樺麥在四周一直聳立到天邊，它已經非常白了，並且在暗藍灰色天空的背景上顯得更白些。在許多地方它被打倒了分佈在剛被打穿的彈穴四周，這些彈穴內部滿佈着曦藍色的鐵屑。

有時天空現出六架一隊或九架一隊的德軍轟炸機，那時我們的司機一個年輕的，怒沖沖的，帶着保衛史大林格勒賞牌的上等兵腰部從車箱的窗口伸出去，昂面向上。他鬱憤地拉動速度底杆並且盡全身之力開足馬力。汽車似乎跳躍着更快地向前疾馳，可是爆炸震動的波浪，激烈地在後面擊來衝在地上，爆炸一個比一個厲害地在路旁的棵草上面站立起來。

當汽車停下來，司機帶着兇狠的面孔將水從桶裏傾入沸騰的冷卻器時，在西方響得大砲發射連續的響鳴。

這是我們進攻奧塞爾（Орел）的第三天。午餐後我從坦克隊的參謀部走出來，打算乘一輛順路汽車在日暮前達到前方。可是因為軍隊一直在移動，所以給我的路線是最概略的，我又沒有地圖。道路上行駛着許多汽車，可是為我適合的並沒有。這些汽車帶着我，走了兩三公里，然後便轉彎了，於是我又獨自留在十字路口，舉起手來站着，不耐煩地等待着適當的汽車。我已經這樣換了四輛汽車，可是在它們中的間隔我已經步行了約有六公里。最後，我運氣來了。載着砲彈的縱隊來了。它正是往我需要的那裏去的。

這時天色開始暗下來。愈近前方，景色愈覺黯淡。每一步都可看出昨日交戰底可怖的痕跡。風從被蹂躪的田野中送來一陣未移去的，由於七月的酷暑非常迅速腐爛的屍體底惡臭。在遺棄在田野中德軍大砲及表面燒焦了的彈藥箱的旁邊凌亂地堆着一堆空的彈藥筒。有時在擊倒的裸草叢中可以看見帶着黃色和黑色十字的容克式飛機底殘骸，輕而大的尾部帶着殺人的記高舉着。到處橫着踏碎的飛行帽，機槍槍保彈帶，射通了的鐵箱。在道旁由塵埃變為黑色的叢生野草上掛着灰綠色衣服的確據。周圍沒有一指距的土地上戰爭不留着它底悲鬱的痕跡。

但是我特別想起在一個完全燒盡的鄉村出口的一小塊土地。灰燼還在冒烟，淡粉色的餘燼在它底厚厚的灰色層下呼吸着，微弱地透露出來。普通在火燒的場所上祇有煙囪突出。可是在這裏連煙囪都沒有。一切都和土地一樣的平坦。祇有一顆燒焦了的樹斜立在爐子的瓦礫上面。可是在我所看見鄉村出口的那一小塊土地上甚至連灰燼都沒有。你可能會想，在這塊土地上根本已經不能有什麼生存，甚至連火都不能。這是一

塊絕對的死田，它化爲黑石，整塊的田似乎榜上了濟岩。在這塊死石上橫着兩個腫脹了的好像是用樹脂做的德國人屍首，帶着白色的炸破的眼睛和栗色的，燒焦了粘在地上的頭髮，四輛毀壞的坦克在不同的狀態下互相靠近地立着——三輛是德軍的，一輛是我軍的，一隻穿着釘着發亮的釘子靴子的腳從它那破壞了的昇降口向外突出一匹德軍的轎重馬，身上釘滿了綠色的蒼蠅。撐着帶着大而破裂蹄的，抖慄的腳站着。它，蒼白的，盲目的，好似幽靈似的站在路中間。它不能從原來的地方移動，汽車就讓開它繞道而行。

三個墾下人——老頭兒，老婦人和懷中抱着嬰孩的少婦，——急促地趕着一隻牛，推着一輛滿載着包袱的小汽輪的小車。碰着死屍便跨越過它們，他們幾乎是在這死亡的地帶上奔跑着。

此刻在出口的後面是十字路，一個年青的，面目嬌好的女子拿着文書挾舉起手在那裏站着，她身上穿着一件縫得很合身的帶着下垂的關袖的藍大衣，頭上戴了時式的方格子的頭巾，她的惹人注目處是在她底外表與她所在地方的不能調和。假如她不是她的從頭到腳的滿身的灰塵，那末可能會想她是站在莫斯科，史微爾得勞夫（Свердлов）廣場的一個地方在等電車。

司機不情願再多停一次。他做出沒有注意的樣子，想掠過去。我用拳頭敲敲車箱，司機煞車了。

她走近汽車踏板，請帶她一段路。

「往那裏去？」我問。

「您瞧。」她帶着爲難的微笑說，「老實說，現在我已經自己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我在探尋一個軍隊。可是此刻一切都在移動，誰也不知道什麼。我從大清早走起無論如何也走不到。或許您知道這個軍隊在那裏……」

她說出了戰地郵局的號碼。

「可惜，我不知道。」

「那末我怎麼辦呢？」她幾乎絕望地說。

「您大概是志願職員吧？到服務的地方去嗎？」

「不，我是探尋我丈夫的墳墓。去年三月他在前線死去。直到現在

他底墳還在德軍佔領的領土上。可是現在當進攻開始時，我希望……」

「您有通行證嗎？」

「噢，原諒我，我忘記了一切。」

她以習慣的動作從皮夾裏拿出文件遞給我。這是前綫參謀部發給妮娜，彼得勞夫娜·赫魯斯泰連菲亞（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русталева）的軍隊正式的通行證。

「好，您去的那個軍隊是什麼呢？」

「是我死去的丈夫指揮的驅逐飛行聯隊。我有朋友在那裏。我祇要到了他們那裏，那裏已經……怎麼會的呢？多麼荒涼的景象啊！」

她以美妙的，淡灰色的明鏡似的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在她底眼睛中悲哀多於恐怖。

「或許，您對我有什麼勸告嗎？」

「我唯一能供獻您的——便是把您送我自己要去的那個部隊底幹部那裏。可能，那裏知道你們驅逐聯隊的呼號而可以通電話，他們知道您要往他們那裏去嗎？」

「當然，他們等待着。」

「既然如此，您決定吧。」

「好。」

她毅然地捲起大衣，把腳放在車輪上。我伸手把她拖進汽車。她和我並排坐在自己底文書袋上，背倚着車箱，腳擱在砲彈箱上，我們行駛着，在淺的凹地上跳躍着。天色暗了。黃色的月亮在滿佈塵埃的天空裏柔弱而窳息地照射着。從地平綫上的四面漸漸可以看見火災。被撤退德軍放火燒的樹木和穀物燃燒着。風和焦臭味一同繼續帶來一陣窒息的屍體的瘴氣，可是有時其中突入一陣柔和的涼爽的完全是另一種的空氣。這是開花的蕎麥底輕微的魅人的香味。

「您瞧，」妮娜·彼得勞夫娜突然響亮地說，她希望在汽車轟轟之聲中能被聽得出，「這豈不是我們祖國的奧遼爾的土地。俄羅斯底心坎。您祇要細細地想想這一件事。您便懂了。突然德國人來了。一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他們為什麼在這裏？依照什麼權利呢？不，對這件事是不可能和解的。想到這個叫人不能不生氣。他們方才對我們的土地做了些

什麼好事！這些流氓……」

她緊握了拳頭靠近口旁，她底令人迷惑的，被灰塵弄成灰色的面龐，目不轉睛地向我看着，她底雙瞳中明鏡似地反射出火災的紅光。

「哪，我並不羨慕牠們，」她從牙縫裏迸出了這句話，迅速地從皮夾裏取出一塊手帕後，她開始用力地擦臉，好像努力要拭去眼睛下面的灰塵，——它們爲了一切，爲了這件事向我們哭了，絕對地爲了一切。爲了我們底每一小塊被牠們侮辱的大地。爲了我們底每一滴眼淚，確信吧，爲了每一件事！

二

天空不斷地在發光，絳紅的北極光在烏雲中痙攣地抽動着。照明彈底特別炫目的黃色的光彩懸掛在西方全部地平綫的上面。戰綫蜿蜒着閃光着，好像燦爛發光的平鋪大道。

我們轉了灣開始下降到一條黑暗的峽谷。在那裏進行着大隊人，砲，坦克底迅速而祕密的行動。

卡車很快地停下來。

「彷彿是這裏，」司機走出汽車仔細地觀察着說。

我們爬出來，伸伸直麻痺了的脚，立刻三個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黑影向我們走來，電筒照了我們馬上就熄了。

「司令部的巡邏兵，」一個不響的聲音說，「口令呢？」

「鐵門，」我說。

「中校同志，往那裏去？」

「往聶卻也夫農場。」

「在這裏。」

「陪我到參謀長那裏去。」

「這個女人呢？」

「是和我一起的。」

天際顯着地明朗起來。月亮相當燦爛地照耀着。山峽右首的整個要巖爲月光所照射。左首浸沉在陰影中。他們領我們沿陰影的一邊走。後

來我們開始上一個傾斜的，倚在月色天空上的斜坡。天空被日間殘餘下的白雲遮蔽着。我們面前的山坡中間長了一簇很大的暗色的灌木。在灌木中打字機底流利明晰的喀地響着，一行的終尾有鈴聲一響。一個從容的聲音口授道：

「……這站，從東北方繞過上述的高峯，這點，進行抵鐵路綫，這點，在那裏發見……」

巡邏兵敲了一扇門。它打開了。一道黯淡的光綫映在我們身上。巡邏兵站在四面裝着截下來的小松的公共汽車的腳踏板上。他低聲通報我們的來訪。

「過一分鐘，」那個聲音說了又趕快口述道：「在那裏發見三輛敵人的坦克和兩架自動砲，這點，掩沒撤退敵人底左翼，句點，進來！」

我們走進公共汽車。在裏面極小的懸暗的小燈底下的小桌旁坐着一個戴航空員制帽的姑娘，她把亞麻色頭髮的頭放在恩特華打字機的巨大圓筒上，她已經利用休止的幾分鐘睡了。

「不過，請快些走過來把門關上，要不然，你知道，這裏不分日夜地飛着，」穿着綢青色的毛布獾獵的參謀長說。他帶着兩個勳章——列寧勳章和紅星勳章——和鑲着坦克的寬肩章。他不時去摸摸他底多肉的圓大的，剃得光光的發青的頭，眯緊着眼睛伸手拿我的證明書。他拿了它，走近罩着用報紙做的尖圓形紙罩的小燈，戴上玳瑁邊的圓眼鏡，這麼一來他底黑黑的，被太陽晒得發紅的臉突然變為年老而和霏起來，他不慌不忙地一張一張的讀了兩遍。此後他把文件準確地一摺四交給我。

「我知道，」他說，「軍醫參謀部已經通知我了。您怎樣來到鈞？平安嗎？路上沒有炸嗎？我們這裏昨天有十二架行軍飛來，毀壞了六個人和一趟客車。開始現出活動了，這位同志是和您一起的嗎？」

妮娜·彼得勞夫娜從皮夾裏取出她底通行證遞給他。上校同樣仔細地讀了它，後來摺了四下交給她說：

「您怎麼會跑 我們這兒來的？迷路了嗎？這是有的事。」

她簡短地述了她的歷史。上校搖了套黃皮匣內參謀部的電話搖手，翻聽筒說：

「給我月下香，是月下香？這裏是第七隊，你們已經和葉尼塞有聯

絡了嗎？那末讓我來，喂，莫斯科怎麼樣？藝術劇院已經恢復原狀了嗎？」他回過頭來向着我，可是不等回答，立刻就向聽筒說：「是葉尼塞嗎？這是第七機關。這是誰？您好，您已經移定了嗎？那末，恭賀新居之喜。請聽，是怎麼的一件事。您不等什麼後方的來客嗎？等待着？那末，放一部汽車到我這裏來，她坐在我底公共汽車裏聽地雷爆裂，這樣不好。妮娜。彼得勞夫娜。一點不錯。唉，你們這班紳士們！我不知道這事怎樣發生的。您知道得更明白些，好，我告訴她，你們那邊安靜嗎？我們這裏暫時也是的這樣。明天不知道怎樣。再見。」

他放下聽筒搖斷了電話。

「妮娜，彼得勞夫娜。這樣，一切都很好。早上便有車子來接您。而暫時不知道供獻什麼給您。您知道，我們是在行軍。連帳篷都沒有。一切東西都在第二輛軍行列車裏。我們睡在小灌木底下。當然，可以把您安排在這裏，所謂的事務室裏。祇是您在這裏恐怕睡不着：一會是電話，一會是打字機。」

「不，不，請別費事，」妮娜。彼得勞夫娜說，「非常感謝您，我最好到露天去。夜是這樣的溫暖。」

「至少我可以把我底大氈給您，我有一件厚呢製的奇妙的，溫暖的大氈。可是對您怎麼辦呢，作家同志，不然我也勸您安置在這邊的灌木底下，離壕溝不遠。打一會瞌睡心。橫豎將軍還沒有來。他去過巡各團旅團去了。坦克此刻恰好佔領了出發的地位。等將軍來的時候，我讓您知道。晚安。希望明天你有許多的印象。」

「有什麼徵狀顯露出來嗎？」

「是呀，可是，怎樣告訴您呢？我們緩緩地進攻，他（指敵方），當然，不肯，便要抵抗，非得打仗不可，比方說，他此刻攔住了一條小河，離這裏兩公里，哪，這件事我們當然不喜歡。明天要請他稍微向前一些，愉快的夢想。」

上校喚醒了女打字員，她從頭髮底下用天真的惺忪的睜眼看着他，忿然地將手放在鍵盤上。我們走出去，一面走，一面聽見他口述道：

「另一行起。昨夜來敵人的空軍表現了極大的活躍，還……」

月亮更光輝四射地照灑着，峽谷底山頂在透明的月色的天際黑黝黝

地明確地聳立着，山頂上面帶着偽裝底灌木和觀察空軍的哨兵底影子。我在靠壩溝的草上鋪開我底大的兵士的大氈。妮娜·彼得勞夫娜蹲在大氈的邊上，將文書底放在頭下，架上了腿沉靜了。我躺在大氈的另一邊，頭底下放了戰地行囊，用制帽蓋上耳朵。四周的一切是比較地寂靜。當然，這是寂靜得如離開敵人兩公里的在進攻前夜的可能的靜法。砲火幾乎要中止了。從我方和德方一共祇有幾尊砲射擊着。砲彈在我們上面高高地飛過。它們底有規則的響聲像是生鏽的風信旗底聲音。它幾乎沒有使人不安。德國人偶而朝我們峽谷底山頂放射一兩個重迫擊砲彈。它們帶着討厭的嘎聲爆炸開來，使峽谷瀰漫了燃燒的賽璐珞底氣味。可是這不是瞄準的而是所謂密魯的砲火，它像——我們和妮娜·彼得勞夫娜發覺到的——它並沒有警告誰。遠遠地在月明的天空上有時飛着高射砲底發紅的小星星。坦克在遠處發出答答之聲。可是在這一切聲音後面隱匿着那樣使人傾耳的沈寂，令人完全不能睡覺。由於無聊我常常抽煙，用乾煙葉捲成粗粗的煙捲，這煙葉會刺破包紙。火柴的火在我看來是巨大的，像一堆木柴。它照亮了整個的峽谷。每次我吸煙時，一個發怒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喊着：

「喂，你那邊的火小些好嗎。不然這裏時刻地在飛來飛去。」

妮娜·彼得勞夫娜時時在反身，找不着一個舒服姿勢。最後，她用手抱膝而坐，頭放在膝上。

「您怎麼不睡呢？」我說，——「睡吧！」

她把手轉開月光向一個大手錶看了一看。

「零點二十二分，」——她一面說，一面很響地打着呵欠。「絕對睡不着。」

「您大概睡在斜坡上不舒服。」

「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睡，這不關事。但是您想像此刻我底情形是怎樣的呢？現在是一九四三年的七月，而我底丈夫是一九四二年三月死的。算算已經十六個月了。每天我急迫地急到一件事：到底我什麼時候要看見他底墳，可是如今……您懂得……或許，甚至是明天……唉，如果您知道這是多麼難受。我焦慮得坐臥不安。您知道，我們和他生活得如此地美滿，」妮娜·彼得勞夫娜突然那樣率直而信任地說，「像是

祇有能和一個半相識的人在黑暗中並且是不十分平常的環境中繼續談的，「他底性格淳樸而快樂。和他生活是非常容易而愉快的。我底命運注定了極大的，雖是不長久的愛他與被他愛的幸福，」她凝睛直注視着自己面前繼續說，似乎是在講一個冗長古老的故事。「他是我最好的同志，最親愛的可貴的知己。他在戰爭中並不太常常寫信給我，但是按時地寫信，這些信於我是一切。我靠着它們活命。每一封信向我證明，他是活着。我覺得沒有他底信我便要死了，現在這些信一度中斷了。我當然很憶得戰爭是怎麼一件事。好久以前，從它最初的日子，我便作了萬一的準備。可是等它——這個豐碩的事——發生了，我不相信，不能想到他是死的，他已經不存在在這個世界的那個思想是這樣地不真實，違反自然，可怖。他完全不存在。簡單地就是沒有了，而且不會再有。明天不會有，後天不會有——永遠不會再有的了。我懼怕，我不相信自己底眼睛。我接二連三地讀了好幾次佈告。後來麻痺控制了我。不過在麻痺之後我也馬上感到即刻活動的必要。我覺得須要立刻，一秒鐘也不失掉地，往什麼地方跑去，打電報，寫信，乘車，出發調查明白。我感得我還能設法救他，讓他回來，挽回一些什麼。但同時懷着整個恐怖的真相，我懂得這是不可挽回的。」

三

「我迅速地穿上靴靴，皮大衣，頭上包了頭巾，開始找皮夾，錢，和鉛筆，「可是，主要的，是不要讓有一個人知道我底不幸」。不知為什麼我時時剝刻地在想：「這不必讓別人知道，這是我底。一切的事我自己都會做好」。但是我應該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小心地鎖上我底房間。將鑰匙藏在過道裏的水桶後面，我聽見女房東在廚房裏弄罐頭食物。我怕她要喊我。可是，謝天謝地，她並沒有喊。

「我走到院子裏。三月完了。可是寒氣依舊像一月一樣。我忘了，我為什麼走出來。本來是要走到街上去的，我轉到另一邊，穿過院子往後面，向伏爾加河走去。堆滿了積雪的小艇在院子裏過多。我踏着緊硬

的宿雪，穿過菜園往懸崖邊去。「向伏爾加敬禮」。正月當我們在莫斯科分別時，安得列(Андрей)說。現在我想起了這句話，這是他最後向我所說的話。他說這句話是在我們已經告別後，最後一次接了吻。他穿着短皮襖，肩上背着大的戰地地圖，手中提着小箱子走下「莫斯科」旅館底閣樓梯。我站在樓梯頭向下望着一段闊闊的階梯，在那裏的轉灣處掠過他底因為穿着皮襖和毛靴而顯得厚大的身體。突然他停下來，昂着頭，藍眼睛頑皮地閃着光，喊着：「向伏爾加敬禮！」他底聲音是强有力的含渾的，他說話像一個道地伏爾加流域的人，重音在〔O〕上。「一定要敬禮！」我快樂地喊道，我們呼聲的音響最後一次混合着傳遞寬闊的廊廡和旅館的樓梯。

「我回到我們的房間，可是，它已經不是我們的了。門大敞着，兩個女傭在收拾床鋪，掃除污物。可是盥洗室裏仍舊是亂七八糟，並且可以聞到香皂子，香水，和〔全羊毛〕牌板煙底溫暖的氣味，安得列剛在這裏剃鬚，照他底習慣，是並不把煙斗從口中取出的。

「如果您知道，我和安得列在我們底房間裏度了多麼美妙的三天！我們在莫斯科相遇是完全偶然的並沒有約定，我因為我們撤退工廠的事情從庫壁希夫(Куйбышев)被派到莫斯科的總局「乞爾密特」去(Чермет)，而他卻從前錢來從加里寧手中領取他底金星章。可以想，命運在使我們永遠分離之前，贈給我們那滿的，完全不能忘懷的幸福底三天。現在它們過去了，這三天，安得列走了。我也是收拾東西的時候了：我底使命的期限完結了。

「在我們的房間裏坐守最後的時間是多麼悲傷而孤獨啊！它已經不是我們的了。但是難道可以將這種孤獨和我站在伏爾加上的雪堆中間時所體驗的孤獨來比擬嗎？

「在伏爾加後面非常燦爛的落日眩耀着，去看它使人刺目，可是冷冰冰的東風更厲害地煽起它底紅的，黃的，綠的環抱了半地平錢的火焰。我把連指的手套遺忘在家裏。我底手完全凍僵了，手指不能彎曲，我盡全身之力把它們緊那在胸前。我目不轉睛地看着西方，我覺得，似乎戰事便在那方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坦克底藍色陰影在我覺得似乎是在地平線上面前後地浮動，砲戰底火光牽動着，火從稻草屋上爆裂出來，毀

壞了屋椽，這一切在重壓的，逼人發狂的沉默中完成了。

「我回到家中，也沒有生火，便躺在自己底榻上。仍舊像原來的樣子——穿着皮大衣和靴靴——我險朝牆牆着。我覺得一陣陣地發冷，我緊緊地蹣蹣着脚，繼續緊抱着兩臂，不住地重複着說：「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悲傷。」突然我怕有人聽見我。於是我仍舊低聲自言自語地說着：「何等的悲傷，何等的悲傷」。同樣地一會我又忘記了而重又開始高聲地說。但是沒有人聽見我。在整個的世界上我是一個畸零人，孤單單懷着自己底悲哀，對於它我還沒有習慣，對於它底整個的奧秘我甚至還沒有好好地去了解它。這幾分鐘是可怕的時間。它是可怕的，因為在我和他身上所發生的事為我仍然是——不管它底整個的明顯性和自然的法則——難以置信的，不自然的。『這怎會這樣的呢？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一面想着——一面逐漸地（當然不是被這些話）而是被這些思想溫暖了。『會有過一個奇妙的，不可再得的人。我們這樣地相親相愛，我們在一塊是這樣地好——在我們底年青的世界上。我們可以有孩子，有一個天倫之樂融融洩洩的家庭。我們可以和他一同活下去。可是現在他死了。他沒有了。他消滅了。一切的東西都在，而他不在。他簡單地是不再存在了。而最可怕的便是他將要一天一天地在我底記憶中黯淡下去。似乎將要一點一點地與我遠離。關於他不再存在這件事。我今天纔探聽到。但是實際上在貼出佈告時，他不在世上已經有兩星期了。可是為我許久以前他便不存在了。他對我消失是在一月裏，在「莫斯科」旅館內，當我最後一次看見他在樓梯最後轉轉上的那一剎那。每一分鐘愈來愈快地把他底細目從我那裏帶走。因為，人類的記憶難道能趕得上時間嗎？哪，比方說，他底聲音吧，它是怎樣的呢？要承認這件事是可怕的，可是我已經不能完全正確地記得他底聲音了。我想像它，可是在心中已經不能聽見它了。』

「這樣，被回憶磨折着，我度過了我底孤苦的第一夜。早晨七點鐘醒來。我還可以休息到八點。但是我再也沒有力量獨自就下去。我在過道裏用結束的水洗了臉，刷了牙齒。女房東從廚房裏張了一下。

「「是您嗎；妮娜·彼得勞夫娜？」

「「是呀，是我。」

「我還以為今天您又沒有在家過夜呢？」

「我實在是常常不在家住夜而留在工廠底作場裏。但是女房東不相信這個。她以為我在外面玩。」

「『不，今天我在家過夜的，』我說。」

「我不贊我底女房東。這是一個好罵人的，懷意惡毒，心地狹窄的婦人。她認為她為對我施了最大的恩惠，給了我一間，斜而低的天花板，糊著黃報紙的小房間。她盯着我看，好像盯視一個難民似的。她擲揀我，因為我——一個蘇維埃聯邦英雄底妻子——在工廠裏做工而帶回家來的生產品這麼少。最初的時間她企圖教我過日子，可是遭了拒絕以後便開始用種種不足道的吹求來與我為難。除此以外，她偷偷地偷我的糖，把我底牛奶喝掉一點，她當我不在家時，走進我底房間，細搜我底東西，讀我底信件。這當然是小事。我努力裝得沒有發覺。但是有時這使我非常冒火。我夢想給自己找到另外一個幽隱的一角。」

「我將布告放在皮包裏，使女房東當我不在的當兒不會看到它，鎖上房門將鑰匙放在桶後面。」

「『妮娜·彼得勞夫娜，您怎麼今天很早就收拾好了，』女房東說，「哦，是有很多的工作吧？」

「『工作非常的多，』我說。」

「『昨天的綜合報告您聽到嗎？』

「『沒有聽到。』

「『我也沒有聽到。』

她深深地蹙了一口氣，把嘴唇皺得像荷葉邊似的。

「『據說，謝華司陶泊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附近情形又不好，不知道嗎？』

「『不知道。』

「『是呀，就是這樣的事。』

「這一次她特別使我激怒，我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是和克里米亞和謝華陶泊爾相關的。我底心非常哀傷……但是這並不要緊。」

「當我穿過監督亭時，司關止住了我，向我要通行證。這是我熟識的殘廢老者謝爾蓋。謝爾蓋也維契（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他和我非

常熟，從來沒有向我問過通行證。我驚詫地停下來。

「老本爺！」謝爾蓋·謝爾蓋也維哭失聲叫道。「這豈不是我們底妮娜·彼得勞夫娜嗎？」

「說不出了嗎？」

「說不出了，弄錯了，您要發財了，☉走過去吧，最善良的，走去吧。」

進工廠領域，我站下來朝小鏡子裏面照了一下，我底臉是多麼不像比較地不久以前——一共不過是兩年以前——在克里米亞底喬陽之下乘着馬車從謝華司陶迫爾進發往喬治寺院（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時那個女郎底臉了啊。它是難看的，黃黃的，帶着夜來失眠的痕跡，難道這是我底變頰，我底昏，我底頰嗎？不，還不是我。這是一個非常親近的但是尚未完全非識的，陌生的女人，在毛織的領巾底下有着異樣的眼睛，蘇聯英雄的寡婦。「寡婦」。第一次用這個字來稱呼自己是多麼地可怕，多麼地痛心！」

四

「這樣便開始了我底新生活，其中沒有什麼新鮮的事情，除掉我現在是寡婦了。從那時起我底生活似乎分爲兩種，一種是簡單的，草草的、明白的，現在的生活，另一種是回憶底生活。我同時過着這兩種生活，它們並沒有在我身上融合起來，它們不知怎樣一個流貫過另一個。現在我幾乎每天在作場裏住夜，我一個人就在我的房間是苦惱的，那裏面堆滿了房東底箱子，放着許多老式的俗氣的零雜東西的無用的書架，沒有人要的污塵點點的貝殼，青銅的狗，磨琢的水晶球，這房間在這些東西中反映出許許多多瑣屑的情景和它底一切於枯燥與乏味。」

「我彰明地記得我底孀居生活的第一天，我記得，悲傷得麻木了，我穿過堆塞着金屬垃圾和未掃除的積雪的工廠的院子。」

「戰爭以前這裏是騎兵隊的兵營，現在作場是在長長的馬廄裏。不走進辦公室，我筆直向輪軸作場走去，它在不久之前方改製造新零件。」
☉ 俄俗以爲一個人被人認不出，他便要發財的。」

我打開膨脹的門，立刻——像往常一般——我被風和機器令人欲暈的響聲包圍了。

「從昨天起這裏一點也沒有改變：沒有遮蔽的千支燭光的燈同樣地在蔚藍的晨曦中放射着，用廢的乳劑反射着像珠母似的同樣地沿着腳底上的溝渠流淌着，從自動機器內部的磨石上同樣地飛放着火星，小小的女手藝人慕霞（Муся）同樣地高站在自己的機器上一個專門的箱子上。她穿着寬大的黑大衣袖子捲起，從大衣下面露出一雙穿長統襪的小腳，長統襪上面還穿着的短襪滑下來到新運動鞋而上捲得像環形麵包，戰事的告白與標語同樣地嚴厲而命令式地望着我。

「一切都照舊，祇有我一個人是新的，懷着我底新的悲哀，但是關於這個悲哀誰也不知道。

「我走近慕霞和她打招呼，女孩點點頭，眼睛不離開機器底材料箱，她向那裏面孜孜地等速度地撒下一把細小的鋼製的汽筒——輪軸——作場改了以後製造的那個新零件，同時慕霞用另外一隻手從籃子裏面重又撈了一份輪軸，當右手將最後的輪軸落進材料箱時，這個女孩子同時靈敏地轉了半圈，一秒鐘底時間也不耽擱，開始從左手裏將輪軸撒進材料箱，而開着的右手立刻縮回來放到籃子裏去，再撈一份輪軸。

「這是珍聞！

「我在慕霞旁邊站了一會，欣賞她動作底精確和速度。

「『好漢，慕霞，早就想出來了嗎？』

「她煩惱地搖搖頭並不立刻作答。

「『今天想出來的，』她不耐煩地說。『廿六，廿七，廿八，』她幾乎無聲地繼續翕動着豐滿的唇。

「我立刻懂得。她是在十位一數地數着輪軸，怕人擾亂了記數。我用袖子擦了她底被煤烟弄髒了的漂亮的小鼻子。她用眼睛向我瞥視了一眼，驕傲地抬起下頰來。這個良也懂得，她在自做。哦，她在說，我是怎樣的啊。實在，慕霞是一個非常好的女孩子。

「一次有一班外國新聞記者到我們工廠裏來，肥胖的，多脂肪的，被俄羅斯的嚴寒凍得紅紅的，穿着輕便而暖和的皮衣，厚厚的加拿大長靴，手上戴着毛手套，香煙吸得噴雲吐霧，他們和我們廠長，還有一個

穿着豹皮短大衣的女翻譯一同在結凍的被薪火青紫色的火焰怪幻地照明的作場裏走着。

「走過慕霞身旁，他們站下來，好奇地注視了一會她在怎樣工作，大概，這個可笑的，漂亮的，弄髒了鼻子，穿着寬大的大衣站在機器旁邊箱子上的俄羅斯的手藝人小姑娘使他們發生了興趣。他們表示了要和慕霞談話的願望，微笑的廠長撫摸着慕霞底背。

「『你好，慕霞。事情怎麼樣？』

「她將她那專心的，顰眉的，帶着黑鼻子的少女的小臉轉過來朝着他，她不出聲地翕動着豐滿的嘴唇，十位一數地數了一會輪軸，然後說：

「『我有事。』

「她又回過去向着機械，繼續孜孜地從她那凍僵了的小手中向材料箱裏搬輪軸，她這樣說，當然是沒有絲毫的矜持，沒有含着絲毫趁此特別在廠長跟前自眩的希冀，她不過是在說着她會向一切打擾她的人所說的話。顯見地，她所做的工作為她比廠長更重要，比穿豹皮短大衣的女翻譯重要，比美國人重要，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於是她便說了牠所說的話。

「但是豈不應該惱得，廠長在每一個工人眼中是含有什麼意義麼？！啊呀！您知道，這可不是弄着玩的。

「廠長幽默地張開了手，這是沒有辦法的，女翻譯譯了出來。外國人哄然大笑地鼓着掌，他們向我底慕霞歡呼，像對一個舞姬似的。但是她甚至沒有轉過身來。她就在這一分鐘內已經全然忘記他們，她完全專注於她底計數，她底輪軸，她底凍僵了的手和小鼻子了，鼻子在發癢可是沒有工夫去抓它。

「應該告訴您，慕霞在和一個最奇妙的小夥子競爭，他也是手藝人，一個名叫霍謝（Хозе）的西班牙的男孩。大家因為不拘禮節叫他霍齊亞（Хозя），這個霍齊亞有一雙好手。在作場裏有好幾個孩子在做工，可、沒有一個能趕得上霍齊亞。當慕霞向霍齊亞挑戰競賽時，大家都笑了。現在他們中間進行着不是為肚子，而是你死我活的戰鬥，我想無論如何慕霞有些過度估高自己底小力量了；日子一天天過去，小紅旗還

沒有一次從霍齊亞底機器上移到慕霞底機器上，甚至連一響聲都沒有，

「一個月完結了。已經有人在挪揄慕霞了。由於煩惱慕霞每每被微地消滅了，但是霍齊亞仍暫保持着真藝術家的非凡的磊落不羈的態度。

「似乎，他在心不在焉地工作。他常常離開機器，他一會抽煙，一會和旁邊的人談天，他好像是故意地落後，突然，他決心地吐掉赤加爾加（Уыларка）^②，用鞋跟去踏它，走近機器，在半舉鐘之內不但補上它忽掉的時間，並且超過許多，使他又容許自己偷一會懶。在這時候，他隨意地向四面看，但祇是不朝慕霞那一邊看。爲他慕霞在宇宙中是不存在的。

「我恰巧當霍齊亞將一根鋼棒塞進機器又放在磨盤旁邊時走近了他，爲了節省火柴，這是我們取火的相當普及的方法，火星繁密地四散，在霍齊亞底眼中反映成黃沙。作場裏很涼，但是霍齊亞像一個十足地地的工人似的，不穿大衣做工。他底黑棉絲緞襯衫底領敞着。袖子捲到臂灣。除掉這一雙黑熱的手，黑眼睛，不錯，大概，還有插在頭頸裏的散體的方格的手帕外，在霍齊亞身上沒有遺留下什麼西班牙色彩的東西了。從某一個時間起他甚至把煩鬚都剃掉了。現在這是一箇普通俄國做手藝的男孩子。

「我們打了招呼。

「『你好，霍齊亞，』我說。

「『榮譽與尊敬，』他露骨地在槓做着什麼人說。

「『抽煙嗎？』

「『抽煙，婉娜。彼得勞夫娜，土製煙葉，十盧布一玻璃杯，不想抽嗎？』

「『我給你抽，』我忍住了微笑嚴厲地說。

「『婉娜。彼得勞夫娜，您怎麼生氣了呢？難道我幾時欺騙過你嗎？您瞧瞧看，我一切的東西都整整齊齊。』

②「無話可說，真的，他底一切都按秩序，這個鬥牛士底機器是乾乾淨淨的。工作的地方按時打掃，——在小櫃旁邊的小釘有一把新的黍稷的掃帚，——在機械上一面小紅旗，在機械箱上和金屬的手雙方框裏是

③ 用新聞報紙捲着劣價煙葉做成的書禮。

一晝夜指定工作的表格，指定的工作永遠是超過的。

「但是我知道，過分的嚴厲從不礙事的，我因為乳劑不正確的支出責難霍齊亞。他立刻旋了龍頭，我從箱子裏面扒了幾個現成的輪軸在微物量算器（Машинетер）上檢對它們，沒有缺點，當我回到機器邊時，霍齊亞仍舊繼續抽煙。

「『瞧，霍齊亞，到底怎能不罵你呢？』我說。『你老是抽煙，可是慕霞已經發明了東西，』

「『她發明了什麼？』霍齊亞不在意地說。

「他吐了香煙，用鞋跟踏了它，用掃帚掃掉。

「『你瞧呀。』

「您也瞧呀！』——霍齊亞說。

「他走近機器開始非常敏捷，非常快地將一把輪軸，一個接着一個地搬進材料箱。

「『哪，你看啊。』我不由自主地欣賞着他底熟練說。』

五

「我一面沿着圓拱走，一面在某幾個機器旁邊停下來，檢查它們底整理。」

「大概，為一個新來的人，一排一排的發出軋軋之聲的，漆着不褪色的暗灰色的油漆，帶着紅號碼和轆條的半自動機器可能顯得是非常單調的。但是為我每一部機器對我都太熟悉了。

「我還是當這些機器站在新的赫赫有名的莫斯科工廠底輝煌的大廳中，光輝反映在鋪石地上和花磚牆壁上的時候認識了它們。

「我——還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大學見習生——是懷着何等的幸福，何等足以誇耀的欣喜，順着寬敞的樓梯有充滿響聲的迴廊走着，走過一切這些無數的工廠建築底龐大的，好像牆壁似的，在我看來像是水晶的，方格的窗。當然，這個為我比工廠還要大，比我實習的所在還要大，為我這是一個龐大的，我欣喜地生活在其中的新世界。每一瞬間我在它裏面一點一點地發見更新鮮的誘人的細事，每一刹那我找着新朋友，在

這裏我逐漸地由一個女孩子長成一個少女，爲了幸福迅速地成熟了。

「據他們說，我底性情是坦白而易與的。這是真的。在那個美妙的不能忘懷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善於交際的，非常快樂的共青團員，我許多朋友。說得更準確些每個人都是我底朋友。我愛大家。大家也都愛我。

「但現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留在我周圍。他們分散了流離四方。

「是的，」妮娜·彼得勞夫娜說。「分散了，流離四方，好些人早就不在這世界上了。新的人們到我們底工廠裏來！對這個要習慣是困難的，但我仍舊習慣了……。」

「我走過機器旁邊，一切在機器旁工作的人們，對我都是已經非常相熟了，我們寒暄着，像老朋友一般；我頂先已經知道，誰要對我說什麼和我要回答什麼。

「哪，比方說，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伏洛聶赤卡亞（Зинаи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Вороницкая），或者像大家稱她的——齊娜嬌嬌，是一個胖胖的，年老的婦人，穿着得整齊而溫暖，包着灰色毛織品的頭巾，戴着手織的，像女掌車的所戴的半截指頭的手套——是一個過去的家庭的主婦。在她底工作小桌上整潔地用報紙遮着，總是放着盛着什麼花或是綠色小枝的罐頭食品的罐子，在罐頭旁邊的一個專門的擱架上有一本打開的小書。

「齊娜嬌嬌習慣地在午飯休息時閱讀。她底白皙的，和霏的，圓圓的，鼻尖上帶着纖細眼鏡的臉時刻操心地迴轉着。

「我們打着招呼，我向她說了平常大家向她說的話：

「『齊娜嬌嬌，怎麼樣？在那裏好些；在爐灶旁邊呢，還是在機器旁邊？』

「在機器旁邊，當然是在機器旁邊囉。」她像平常對走過她身旁的人們那樣心不在焉地回答說。

「這時候驕傲的皺摺浮在她底嘴上。

「我了解她，這個高年的，精力充沛的老婦人，一個省裏外科醫生的妻子，一位賢妻良母，突然地到了老來剩下了一個人。她到工廠來做工，因爲這爲祖國是必要的。但是關於這一點她從來不說。如果有人問

她，她更這樣說道：

「『一個人待在家裏悶得慌，所以我就來了。我有什麼地方不如別人呢？並且事情，大體上說，並不特別困難。在這裏甚至是非常可愛的。』

「她工作得並不太快，可是總是完成了自己的常規。她底工作以異常的精密與準確見長。她身上的一切在我心中引起了柔情與深切尊敬的感覺；她底溫暖的頭巾，半截指頭的手套，盛着散出芬芳的小松枝的罐頭，一本破爛的謝爾蓋也夫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西伐斯托波爾苦鬥記（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ая Страда）』

「一面將輪軸放在材料箱內，她一面注意地聽着我說：

「『妮諾契加，您今天怎麼不像您自己了，您沒有生病嗎？』

「這正像用一把剃刀在我底心上亂劃。

「『不，沒有什麼。謝謝您。』

「我做出要去做事的樣子，連忙走開。我要儘可能地快些跑開，隱藏起來，祇留我一個人就下，可是在這時候有人叫我，這是我們底供應部長阿伯拉夏·米里克（Абраша Мильк）一個喧嘩的，非常好小題大做的同志，帶着一個像甜瓜似的又高又禿而細長的腦袋，夏天和冬天他都不戴帽子，但反之在用方格子布縫成的帶領的厚短大衣上反有拉鍊，從那下面露出駱駝毛的襯衣。在他底寬厚的胸部可以看見一顆人的『因工作勇敢』的新獎章。

「像往常一般，阿伯拉夏·米里克是十分地匆忙並且被一羣喧鬧的代理人和全權代表包圍着。

「他底帶着亂蓬蓬的非常黑的眉毛的眼睛瘋狂而威嚇地閃動着，如同司令官的底眼睛一般。

「『孩子，』他挽着我底手臂，把我朝他跟前拖。激動地說，『一個人要有良心。小貓，不可以這樣的，我不單是供給一個輪軸作場，整個的工廠都在我頭頸上，照你這樣我們很快就要變成沒有褲子穿了。您懂得，在我們的情形下乳劑是什麼嗎？這是鳳毛麟角！而您却在乳劑裏洗您底腳。我斷然地向您聲明，』他突然狂怒地喊道：『您可以去死，可是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您從我底裏休想得到一公升額外的乳劑，您高興

怎樣去轉圈子便去怎樣轉，如果不呢——您就去和黨部機關打交帶吧，止此而已嗎？止此而已！」

「這樣以後他突然立刻平靜下來溫柔地注視着我底臉。

「『喂，妮諾契加，您的事情怎樣？你底人寫點什麼給你嗎？』他已經完然用另一種聲音說，微笑着露出鋼青色的牙齒，他不等回答，便衝出作場，衝破包圍他的代理人和全權代表而去。

「又單獨地留下……絕望的感覺，簡直是恐怖，用新的可怕的力量控制着我，這是那樣的靈魂的空虛，那樣的無人道的痛苦，甚至現在回想起這事來，都是可怖的。

妮娜·彼得勞夫娜沉默了一會，淚眸目隨着緩緩高升在地平綫上又熄滅了的紅色的信火。我們山峽東邊的後面劇烈地爆炸着。後來大砲的射擊聲響着。後來在我們上面高高地飛過砲彈。過了一會當砲彈的響聲逐漸地沉寂後，遠遠地在西方微弱地爆炸着。後來爆炸的響聲傳到我們這裏。回聲隆隆。一切重又寂靜了好一會。

「這是什麼？」妮娜·彼得勞夫娜問。

「大概是試射，」我說。

她重又開始用她那平靜的聲音講起來，好像是在將自己最內藏的衷心的情緒託付與另外一個第三者，而不是給我。

「老實對您說，孤零零地留下我一個人對我是可怕的，我覺得生命已經完結了，不值得再活下去了。我祇是爲自己害怕。實在，我現在看起來，我是非常瀕近一個極大的厄運。

「我底另一個生活——回憶的生活——救了我，在這個生活中他——我底安得列，是活生生的，愛我而且被愛着。這個生活時時不斷地貫入我意識底最深處。這個生活底幻象忽然不知怎樣地開始透過了。而我竟不知下覺在淪落在其中。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幻象，有時一個字，一個音響，一種氣味，一件物事偶然的聯合是使在我底想像中立刻產生一幅過去底幸福的圖畫。

「最初我底回憶是毫無條理的，困難的，時時在一個同一的地方停滯着，重覆着，可是突然我回憶起來——甚至不用回憶，但是不知怎樣特別鮮明地帶着所有的細節我看見，感覺——一個炎熱的，莫斯科秋天

午後的日子，您知道，七月中的一日，是鞋跟陷在柏油路上，電車的玻璃，汽車和自行車上鍍鎳部分的眼鏡似的反光到處滑着飛着的時候。

「這天我在喧嘩而窒息的莫斯科爾格的百貨商店買了一隻纖維製的箱子。」

六

「這是戰爭發生的兩年前，並且算是我和安得列認識的前幾天。這一個夏天我和杜霞（Дуся）我底女朋友，也是一個大學見習生，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買了克星米亞地方一所休憩所の入場許可券，回想起來是可笑的，我們是多麼的慌張。我是第一次從莫斯科出門得那麼遠。雖說我認得爲自己是完全獨立的，可是這次出門我裝法裝得非常大膽，甚至是有旁若無人之概。我本來無論如何不肯決定去的。可是杜霞說服了我。杜霞是一個獨立不羈的，有決斷的少女，是所謂的有個性的，並且像我那時所覺得的她是不年輕了；她過了二十二歲。她已經遇到了一個入。而我纔滿十九歲，我還沒有愛過什麼人。」

「於是我們便出發了。」

「我記得，我多麼怕遺失掉車票。我記得，怎樣在用笨重不靈的，侵蝕剝落的椅子與食堂隔斷的枯爾車站（Курской Вокзал）底出入口在等待杜霞。我坐在我底纖維箱子上，在那裏面共總祇放了一件貴重的東西：我底唯一的出客的華麗紗的衣服。我熱得透不過氣來，一個人又害怕；當我最後在人羣中看見杜霞時，快樂得哭了出來。我們走下去，興奮的，沿着污穢的鋪石的地道奔跑，恐怕遲到，雖然離出發還剩將近二十分鐘呢。」

「當我們找到了自己底坐位後，我將我底覺得令人慚愧的箱子放在架上，我出去到月台上。決定不走開，我將背靠着車輛，而感到了它白熱的板壁上的熱氣。」

「上車的情形是快樂而無秩序的。您記得鬱鬱的夏天在開往南方的火車站上是多麼快活嗎？」

「所有我們西伯利亞波爾快車的乘客都是避暑的人，羣衆中大部分

是年青的，像我和杜霞一樣——都是大學生是從工廠裏來的，許多送行的出現了，他們比一切的人都喧嚷得厲害。他們爬進火車，車務管理人不放他們。於是他們互助扶掖着企圖擠進窗口。穿鑲空鞋子的腳踮擺着，不知那個開頭笑的人滾着誇大的絕望摟住他底女朋友。她掙開了，將雙肘突出在前面，極力保護她底新上衣。花落下來立刻就被踐踏了。

「杜霞遇見的那個人也來送她，我最初看見他時非常驚異。我想像中他是一個結實的，甚或許，甚至是已經結婚的爺兒們，那知他完全是一個年青的小夥子，穿着藍色膠皮，淡紫色的小足球扣在肩頭的短大衣下面，他用潛行的步伐走近他底杜霞的後面，突然抓住她底腋下，拖着她在自己面前推着。他們很快地便這種樣子一個在後，一個在前地開始在月台上散起步來；她在前面，他在後面，一會穿過右肩來看她底臉，一會穿過左肩來看她底臉。他們談着話，他是担心事的。她——怒沖沖的。在旁邊的人可能想他們是在爭執，可是我知道談話是關於工廠管理方面早就答應給他的一間單獨的房間。他們熱烈地夢想着在那裏面最後一同搬進去組織家庭。

「我一個人站着。沒有人送我。我甚至有點踴促不安，但是一點都不憂鬱。相反地，我感覺一種特別的意氣高揚，和所有心靈力量底充滿，那種沒有理由的，扣人心絃的，甚至是一種可怖的欣喜，它完全正確地，無誤地預言初戀的逼近。『他』還沒有，但是愛的氣氛已經圍繞着我，我呼吸着它。多麼美好的情景。它在人生中祇有一次。

「突然我看見我底父親。他沿着車轆擠着，朝窗子裏面張望，他在找我。這是出人意外的。我高興得叫起來，他擁抱我；注視着我底眼睛，開始摸摸我底頰。他手上熟識地發出鐵的氣息。我感覺他底所有的五個粗糙的手指，它們中間被機器截斷的中指短了一半。父親狂喜地看着我。他底眼睛半閉着，比平常稍微亮些，由此我立刻懂得他喝了一點兒酒。

「『怎麼，小姑娘？到避暑的地方去嗎？唉，聰明孩子，這才真是個聰明孩子，』他感動地說，『避暑地，兄弟，是必要的，國營的事務，它為每一個人是需要的。為大學生更是特別的需要。』

在這時候他向四方瞧，似乎關於他底女兒第一，是一個大學生，第



搭救受傷的戰士的蘇聯女救護員。

二、要往壁着地去這件事，要請大眾來分享他底驕傲。後來他，顯見地，仍舊還把我當作一個小姑娘，開始向我作各樣的指導並且給我勸告。不知爲什麼他特別堅持着叫我不光着頭在避暑地上走來走去，務必用頭巾包紮着遮太陽。我躍然如生地想像自己包着鄉下人的頭巾在避暑地上，我開始哈哈大笑起來。他擦了擦生着小鬍子的嘴。我們親吻了。

「『你多少限度的錢有嗎？』」他嚴峻地問。

「『有。』」

「『多嗎？』」

「『一百二十盧布。』」

「他想了想說：

「『少了，哪，再給你五十。一共一百七。這已經算得一筆錢了。』」

「他朝我手裏塞了幾張捲好的鈔票，潮濕而熱的，看得出事先就預備好的。我立刻明白，這是他在領薪水的日子從母親那裏瞞下來的『儲己錢』。父親用這個錢讓他自己和朋友們一星期裏喝幾次啤酒。我不肯剝奪他底這個樂趣，我開始拒絕了。

「『喏！』」他豎起那個研斷的手指，嚴峻地說。「既然給了就拿住。多餘的錢不會破壞避暑地方的。買點水果，它們是功長精神的工作的。』」

「他又虛榮地向四週看了一眼。

敲鐘了。我急促地攙了父親底頸脖，奔進車廂裏去，杜霞和他分散了跟我飛進來。火車蠢動了，父親和車廂並行着，揮動着他底土耳其式的圓帽。他透明的眼睛裏含着眼淚喊道：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打電報呀！』」

七

「那是晚上七點鐘，可是太陽還高高地掛着，在白熱的擠得過滿的車廂裏沒有空氣可以呼吸。我們試試把窗打開——顯得更壞些。灰塵又開始不讓人安寧。雲鵝的灰塵掠過莫斯科近郊的田莊，斑白的松，涼亭，排球網，和木板平台上的有着散步的避暑者的『美食食堂』。

「我們要得在火車上過兩夜一天。第一夜我幾乎沒有睡。我們車廂

裏的坐墊不夠，非得就睡在木頭上不可，頭下面放着大衣。杜霞睡着了，我不能睡。空氣似乎比白天更乾燥，更熱了。我後來滿身大汗。纏了擠痛了腳，我又怕難為情不肯把它脫下來。夜間我幾次到盥洗盆裏喝它一個飽。但是水幾乎是燙的；它全然不能解渴；相反地，祇是叫人更想喝些。

「想要設法消磨時間，我約有一羣半鐘坐在微微照亮的車廂裏的月台裏面的一只不舒服的，可折轉的，與制輪機並排的小凳子上。窗外飄過一大堆什麼黑色的東西。或許，這是樹木，或許是雲，也或許是房屋。有一次我看見下面夜色下的河流底白水。在它上面懸着嫵娜遲的眉。遠遠地露顯出火光，它們好久方才走近。這無數電燈底幾個的星座在黑暗中火星四散着，火焰亂吹着。這是工廠，大概，在那裏而恰巧在鑄鐵。

「這一切和神祕的火車頭的烟一同帶往後面去，往後面去。突然一陣非常孤獨底感覺控制了我。

「小傻瓜，當時我還不會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孤獨！」

「我希望儘可能趕快地，就在這一分鐘裏，回去，回家去，到莫斯科去。可是憂愁底來襲沒有長久。太陽出來了。周圍的一切都呈露出欣然的樣子，車廂廝磨的壁變成紅色。乘客們醒了，很快地我們便認識了我們所有的幫人。骨牌戲出現了。拿了一隻帶青色緞結的吉他。開始解開食品。輕率的，非常快樂的車廂中的一天便開始了。

「天氣變為新鮮的。我們確乎是很運氣。前面有雷雨。火車駛入驟雨的地帶。窗戶立刻打開了。清新的空氣，混合着潮濕土地的氣息飛進車廂。這是在奧遼爾附近。

「您想一想，這就是在這裏的某處。那時的風或許就從我和您今天駛過的這同一的土地上吹來，」妮娜·彼得勞夫娜震慄了一下說。

「駛行變為非常地輕鬆而愉快，」她迅速地接下去，似乎希望把一妨礙她回憶的思想都從她那裏屏却，「樹林完了，在哈里考夫(Харьков)郊外經過成熟的無邊無際一直通到地平綫的麥田。在一個地方躺着被驟雨打倒的穀物。我最初看見矮小的櫻桃樹環繞着的烏克蘭草屋，我非常喜歡它底。驟雨打得發青的，粗厚的，蘆葦屋頂晒得發白的牆壁。

「在開田裏站着自動曳引機，它底尖齒輪被很黑的幾乎是藍色的泥

岸在四周貼附着。一面是乾燥的，灰色的，乾霖雨的一面是潮濕的，顯黃色的，去年乾草的，長草堆下面，在盛火油的鐵筒上坐着用口袋裹在身上的烏克蘭人，青色的煙旋轉着……

「我那時可會想到過了兩年德國人會到這裏來掠奪，放火，暴行，打劫，俘虜；將此刻以它全部所有的年輕的新鮮，一切所有的美麗和富麗掠過我眼前這塊幸運的，太平的地方化爲一堆灰燼嗎？我可會想到，我們底祖國立刻就要經歷到這樣整個民族的不幸，這樣曠古未有的屈辱嗎？唉，不，我底靈魂是太純潔，太質樸了，過分地充滿了對善良，對正義的愛和信仰，過分地希望幸福，衝上去迎接這個幸福。

「黃昏時候火車在西森里尼考伏（Синельниково）站停下了，我和杜霞出來到月台上散步。太陽光從無力的帶雨的烏雲下面直射着眼睛。在大池塘裏已經反映出一塊塊的晴朗的天空。杜霞把她在途中時刻在熱心所寫的幾張明信片投在郵筒裏。後來我們看那神祕的，我從未見過的，歸在我們這一節火車內的國際列車。

「在這個長長的沉重的鋪着木頭，帶着鍍銅的字母和數字四輛列車的旁邊站着幾個戴着帽子，穿着白的黑的油絹布雨衣，雜色運動衣的人。

「『國際觀光部的人，』杜霞向我低語說，她是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的。

「我們自由自在地走過他們身邊，我聽見德國話，冷漠的不像我們底樣子的藍眼睛懷着討厭的本性底輕蔑的不隱蔽的好奇釘着我們。我變得心緒不佳起來。我緊靠着杜霞。我們回過身來迅速地回去。當我們走過軟墊客車時，突然有一個快樂的男孩子的聲音向我們喊道：

「『噯，小姑娘們，停一停，您們這樣飛快地往那裏跑呢？』

「出於不意地我們停下了。從火車窗口有一個淘氣，黑睛，年輕，鷹鼻的臉朝我們看，他頭上戴着理髮店的小網。看得出這年青人纏糊過面，因為他底淡黑頭頸周圍捲着乾乾淨淨的薄餅乾似的毛巾，頰上還看得出撲粉的痕跡，他轉動着他那發光的，女孩子底似的快樂的眼睛，從我身上轉到杜霞身上，又從杜霞身上轉到我身上，他當然在比較我們，決定那一個好些，最後他吹着口哨，帶着快樂的吃驚喊道：

「『兩個都是最好的，唉，這些姑娘纔算得上是姑娘呀！』

「我們不作聲，於是他問：

「『恕我麻煩，您不知道這是什麼站嗎？』

「『喀畢雅托克（Кипяток）站，』杜霞大胆地以鋒利的言語對待他說，她有話永遠放不住而會奪口而出的。

「『不，不開玩笑嗎？』他怨憤地說。

「『您難道不識字嗎？看，寫着西聶里尼考伏』

「『請原諒，我把眼鏡忘在家裏。您們是本地人，西聶里尼考伏人嗎？』

「這話甚至觸犯了我們。

「『就和您一樣的本地人，』杜霞說。

「『不，一本正經地嗎？』

「『我們是一輛火車來的。』

「『噢，您說什麼！多麼意外的愉快，原諒我直言——在那一節車裏呢？』

「『您爲什麼要知道呢？』

「『想跳過來拜訪你們。』

「『不會遇着我們的。』

「『不，到底是在那一節車裏呢？』

「『在鐵車裏，有輪子的車裏。』

「『我總會找到的。』

「『我們看吧。』

「『我們要看得見的。』

「『你們往那裏去？』

「『到您的那裏去。』

「『到克里米亞去嗎？』

「『到月亮上去？』

「『到休憩所嗎？』

「『這並不使您發生興趣。』

「『不，發生興趣的。但是到底到那裏去，到什麼地方去呢？』

「『用不着這樣的好奇。』

「我不是好奇。我是好知。往那裏去呢？」

「自己猜吧。」

「到雅爾泰（Ялта）去嗎？」

「不，這爲我們是太貴了。」

「往阿盧普加（Алупка）嗎？」

「那裏有什麼好呢？」

「往密司霍爾（Мисхор）嗎？」

「第一次聽到。」

「哪，是往里華季亞（Ливадия）。一定是的，往里華季亞，我贈東道。是嗎？」

「要麼的。」

「那麼，到底往那裏去呢？」

「自己猜吧。」

「我注意到，他一面在和杜霞說話，一面却老是看着我，又好像朝着我一個人說的。這對我是明白的，他喜歡我較杜霞更甚。在這一類事上，女子，甚至是最年輕的，也從不會錯諳的。說句老實話，在那時候，在那美妙的，不能再來的這候，我實在是很漂亮很動人的。我變得非常地快活，我想用什麼舊語誦進談話，我已經預備說「往里昂熱內盧去」（Риодежаланейро）時，我突然發覺，從那同一窗口裏還有一個人望着我，我底眼睛和一雙已經不是很年青的，溫厚的藍眼睛相遇。眼睛四周佈滿細小的憔悴的皺紋。亞麻色的頭髮向上梳，輕輕地從當中分開，兩面垂下來搭在好看的寬寬的額上。從沉着的寬大的嘴中突出筆直的烟斗，他把它拿出來，用「O」字重音的伏爾加河的方言說：

「『留着希望，彼底亞（Петя），會登陸的。在現在的情形下你底魔力是沒有什麼成功的。姑娘們可以保證這個。姑娘們，保證嗎？』」他已經直接向着我說。

「我不知爲什麼突然恐懼起來。我激怒了拉了杜霞底手。」

「『够了，杜霞，我們走吧！』」

「我們互相挽着手跑開了，拉起裙子，在胡蘇約台台上反映出朝上

◎ 里昂熱內盧——巴西首都。

的脚。那個叫彼底亞的，一面喊着什麼，一面在我們後面追，可是我們沒有回過頭去。

「下一站彼底亞，顯而易見地，在搜尋我們，好幾次，心神不定地在我們一節車的窗下走過。他頭上已經不戴網子，身上穿着一套很好的藍斜紋單薄的西裝，在上衣襟上帶着紅星獎章——大概是爲保衛西班牙的。但我們却緊貼着有裂痕的壁彎着頭，使他從窗口看不見我們，我們互相擁抱着頭頂，輕輕地大笑。

「這個不大的事件更激起了我們的情緒。夜間我睡得很好。已經不怕難爲情脫掉鞋子，夢中什麼都沒有看見，祇是時時刻刻地感覺，在我底生活中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幸運的事，可是到底是什麼事呢？我還不懂得，雖然這是那樣地明顯。」

八

「我醒得很晚，可是醒來以後，被宇宙間發生的變化感動了。怡人的，炙熱的，同時是柔燥的空氣流進窗來，揚起了頭髮，一行尖塔形的白楊在遙遠的盆地內迴轉着，好像耙子。在修飾精緻的像博覽館，蟠繞着的不是野的，而是家生的葡萄藤的小站的月台上站着一些穿白絨線短襪，軟底鞋的騷粗人。

「在一個地方我看見了回教的寺院，在另一個地方看見載着不大的山羊皮黃色的小瓜的長馬車。

「巴赫契沙拉依^②（Бахчисарай）這個蠱惑的字使我底心因爲狂喜而感覺壓縮。

「有時道路在層狀的斷崖峽谷中進行。生滿了粗硬的草原之花的多石的斜坡幾乎緊接地緊靠着窗口。那時狹狹的一帶穹蒼在我們上面青得特別鬱蒼而奇異。

「突然地，在生命中第一次我視能地感到我們祖國是多麼的巨大。當然我從前便知道這個，可是總是抽象地。現在我在行動與空間底整個的斷然的力量中感到它。我已經看見俄羅斯，看見烏克蘭，現在我沿

② 克里米亞之城名。

着克里米亞駛行而看見新的天空——這一日半來的第三個天空。我馬上就要看見黑海。並且還可以向北去，看見凍土帶，永恆的冰塊，北極光，壯麗。可以向東去，看見伏爾加，後來叫作符卡，往上海駱駝的沙漠中去，往用棉花底小白雲繡着盆地裏去。可以橫過烏爾嶺(Урал)沿着西伯利亞的大密林走，走，走，然後在貝加爾湖(Байкал)上面停下。這一切——無論向那一面去在一千公里距離——都是我底祖國，年輕，快樂而幸福的。

「突然變得黑壓壓起來。火車走進隧道。過了一分鐘太陽重又燃熾着，但是並不長久。第二個隧道開始了。後來第三個，幾次銳烈的陽光和隧道底窒息的闇黑隔絕了。可是突然這令人厭倦的，閃鏡似的曇眼中斷了，好像被切斷了似地。火車從最後一個隧道裏闖出來我看見面前的底下的西伐斯托波爾港，在高聳的，塵埃的粉紅色的岸中既是如此的矚目，恰如它是充滿了綠色的染料似的，我驚嘆着奔到右面窗口。港內停着幾隻舊老的，生鏽的輪船。在遠處，在大海的出口處，戰鬥艦在冒着煙。

「過了十分鐘我們已經絕望地在和馬車老闆講價錢，他應該把我們送到喬治寺，送到我們底休憩所。

「『原來是喬治寺院：我們是這樣記下的，』一個快樂的聲音跟在我們後面說。

「這當然是我們昨天的樂天者彼底亞。手中拿着雨衣，他肩上掛着『濕水器』走過我們身旁到一部被灰塵遮得發白的大敞篷汽車上去。

「『我們一定要來拜訪你們的。等着吧。』

「『如果你們沒有事幹，請來吧，』杜霞倨傲地說。

「載滿了人和箱子的汽車移動了，裏面有幾個穿着民用空軍制服的人，在其中我看見那個，另外的一個抽煙斗的人，他含着靦腆的，疑問的微笑看着我。汽車開動了，轉了彎隱藏在萬丈石女質的灰塵中。燃燒的，欣喜的不安控制着我。

我和杜霞坐在馬車上背對背地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平坦的塵埃飛揚的草原，以遼遠的海岸綫為限。這綫劃得很粗硬，好像是用尺劃的，海爾參尼斯(Херсонес)燈臺的燭光在這綫上發着白光。

「馬車輪下細小的石子貝殼沙作聲。空氣中散佈着苦艾底氣味。我們乘着馬車上在這草原行駛，疲憊而激動的。」

「一切都顯得完全不像在莫斯科所想像的，沒有柏樹，沒有大理石的獅子，關於這些杜霞曾誇張過。後來弄清楚了一切都有，可是不在這裏，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那裏票價要貴上許多。總之，我們跑到，像人家所說的，不是這地方來了，當然這也是克里米亞，但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雖然如此，這裏仍舊是華麗，用不着再好了。在一生中我沒有看見過類似的東西。」

「荒野的草原突然截斷了。目光看出去空空如也。從一百五十米突的高度陡然筆直從腳底下——完全垂直地——露出海來，從上面不能了解它是不是平靜的。影在它那巨大的海面上的波濤底皺紋看上去覺得這樣地細小，而且像一動也不動的。海像一座荒涼的石頭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上面灑着黃沙。從那邊吹來浩浩蕩蕩的，無點塵的風捲住衣服把它吹往一邊去。」

九

「休息所在從前的寺院旅館。這是一所長長的，綠屋頂的白色建築物。我們被安排在兩層樓一間用白堊粉刷的小房間住下。牆壁非常厚。窗和陽台面海。陽台下面生着一大顆老胡桃樹。這休息所是貧乏的，不出名的。幾乎沒有人往這裏來，在這裏休息。大約有十五個人左右不會再多了。」

「他們把時藏室的臥具拿出來留給我們。我們自己用僵硬的，裏面有許多鮮苗的草原的乾草裝塞了墊子和枕頭。後來，捲起了裙子，我們兩次刷洗黃色的，被太陽晒得赤熱的地板。房間裏立刻充滿了澡堂裏的蒸氣帶的氣味。」

「兩星期單單地過去了，但是絲毫不寂寞。在這些日來祇有一樣意外的事件：就在第一天我去洗澡，洗得出神了，被太陽灼傷得厲害。帶着深紅的肩和背的我在床上躺了好幾天。我底寒熱很高。灼傷的皮膚痛得惱人。粗糙的麥單惹起苦難。雛菊底莖穿過墊褥刺痛人。我呻吟着。輾

轉不寧。杜霞用凡士林和橄欖油給我塗抹。

「夜裏我說謊語，熱得透不過氣來。周圍的一切在我看來全是酷熱的，好像在風箱裏。甚至異常凜然的月光也似乎是沸燙的，討厭的，同時一種愛情的，一往情深東西時刻惱人地磨難我底靈魂，沉重地壓逼着想像力。我是墜入情網了。可是如果那時有人對我說這句話，我不單是會不相信，甚至還不懂得是在說些什麼。

「很快地我恢復健康了。杜霞剝掉我背上晒焦的皮膚乾燥而纖薄的，如同曬過的紙，嬌嫩的粉紅色新皮膚在發癢，但這甚至是令人愉快的。我底病祇留下了這個肩胛骨間的易感的發癢，和還有一種失去自由的騷擾之感以及等待底不安。

「我重又開始去洗澡。

「在離去的前幾天我和杜霞早晨跑到海邊。我們在那邊有一塊心愛的常去的小地方，我們在那裏的石頭後面脫掉衣服。平常在礁石上打一會滾，便沿着水漫到膝部的岸上走了一會後，我們投入海中游到百米外的岩石島上。我們在莫斯科的河，在水力發電站游得並不壞，可是在這裏在水流很緩的鹽水中游得尤其好，我們改變着游泳式一直游到自己底島畔便攀上去，膝部在尖銳的多孔的石頭上搔破了。上面是一個小平壇，在小平壇上有一個類似祭壇或是承日時計座台的東西。在這隔離塵世的寂靜的地方我們平常總是在赤熱的石頭上躺下，躺着一會把背心，一會把胸部迴轉着朝太陽，一直等到我們底頭髮和游泳衣都吹乾為止。

「這是一種無可比擬的樂趣，我們躺着什麼也不想，也不說，被從兩面來的——上面從天上，下面從地裏——向眼睛直射的暈眩的閃光照耀得聲響。我們躺着朦朧地傾聽細小波濤底玻璃似的叩擊聲。乾了的眼睫毛之間覺得有一粒粒很小很小的鹽，有時候，從眼睫毛中看出，時而瞥見那翻轉的海和巖崖與那模糊糊的紫色的菲奧倫特角（Мыс Фнолент），時而瞥見那淡淡一抹的地平綫，那邊在遼遠非凡的地方掛起一縷輪船的長長的烟。

「突然我聽得順水流來的木槳底急促的聲響。它竊竊地敲着我們底石頭。在我明白這是小汽船以前，在我看見它——這個裝着輕便的懸吊發動機的小船以前——我底心裏懷着，一個內在的聲響說道：「這是他。」

「『啊哈！捉住了！』坐在小舢板上的三個人中的一個喊着說。

「來了！一次急轉以後，舢板筆直向島上來。說時遲那時快，舢板已經隨着鼻子。彼底靈敏地攀到我們上面來，他穿着胸部帶繩子的，白熱的晒得褪色的粗紗睡衣，頭上戴着理髮店的綳網，在斷壁上跟在他後面的是他底較長的朋友，他身上也穿着同樣的療養所的睡衣，但頭上却戴着像小帽子的，四角上打了結的濕手帕。

「他黑了一點，瘦了一些，年青了些，他仍舊含着那同樣的靦腆的疑問的微笑應着我，這個親切的微笑比所有的話說得更都明白，說他是夢寐不忘地在想我，並且焦急地等待着會面。而我，也不隱藏自己的欣快，也用同樣的微笑向他笑着。

妮娜·彼得勞夫娜沉默了一會。

「哪，後來怎樣呢？我底老天，後來是進行着怎樣愉快的蠢事！」她仰臥着把手放在頭底下說。

她不動地微微地眯着眼睛看着天空，似乎她在那邊看見了她所述的一切。

「後來我們開始哈哈大笑起來，以療養地近鄰底誇大的情感互相握着手。總之我們像故友般地見面了。原來他們從用攝生法醫雜他們的那個療養所逃出來，他們特地來追訪我們，要讓我們坐着汽船去逛逛。他們在西密依茲(Сименз)的漁夫處租了一隻舢板，而發動機却是屬於同伴中第三個人叫雅謝(Яша)的，他留在舢板上在弄他那頑強的機器。

「計劃是這樣的：到巴拉克拉華(Балаклава)港去。在巴拉克拉華城裏逛逛，看看熱內亞塔的廢墟，洗一個浴，日落前回去到喬治寺院去。我立刻欣然同意了。杜霞開始在拒絕。

「『您怎麼的！怎麼可以呢？』她受驚地說着，一面朝上望着在翠綠叢中隱約可見的我們休憩所底綠色的屋頂。『無論如何不可以。下次隨便什麼時候去吧。』

「如果你們幾天內就要走了，下次要到什麼時候呢，」安得列用懇求的目光望着我，帶着「O」字的重音說。『請您勸勸您底朋友吧！』

「我試試去勸她。

「『不，不，』杜霞說。『隨便怎樣都不去。他們要把我們帶到維

便什麼地方去，後來豈要把我們淹死呢。在路上不知什麼地方還要和這個廢料的小發動機一同擱淺。

「『您要什麼我就可以用什麼担保！』」彼底亞一面拖着杜霞底隻手往小艇上拖，一面喊着說。

「『放手，無論怎樣不去。』」

「『勸勸您底朋友呀，』」安得列繼續咕噥着說。

「『她會去的，不必担心，』」我向安得列低聲說，「『她這樣不過是鬧鬧別扭。』」

「我很知道杜霞為什麼要推辭。她想到我們將要錯過已給付過錢的早餐和午餐而恐慌。但是她十分想走。她堅持着。到底彼底亞把她拖進了小艇，我們划到海岸上拿我們底衣服，在這裏杜霞作了從舢板逃出去的和奮的企舉，可是彼底亞牢牢地握住她底手，安得列跳到沒到腰部的水裏，把大家濺了一身水，跑到岸上，把我們底衣服頂在頭上。

「『雖謝，開足馬力！』」彼底亞底聲音中含着那樣的絕望喊着，似乎他底性命全依靠着這個上面。「舵向右！開啊！」

「鼓着浪花，發着響聲，揮發油發出惡臭，舢板在海裏航行，波浪攔住了它。

「『真的，您們在什麼地方總要把我們顛覆的，』」杜霞已經不是那麼怒沖沖地說，「『放開手。至少要讓我底衣服穿上。』」

這時山頂上開始敲起鐵鑼來。這是早餐的信號。杜霞幾乎哭了出來。

「『喏，你看！』」她帶着坦白的懊傷說出來：「『早餐錯過了。中餐和世上的一切也都要錯過的。實在都是怪你們！』」

「『這是怎樣的一頓早餐呢？』」彼底亞說。「『多分也不過是一份小麥粥和水，此外也沒有什麼了。』」

「『這並不要緊，可是錢已經付了。』」

「『不要緊，我們在巴拉克拉華要請你們吃那樣的鱈魚，叫你們要吃得搖搖幌幌。』」安得列搓着手說。

「『我不曉得你們底什麼鱈魚，』」杜霞怨激地說。

「『不然就隨便您吧，迴轉去也可以的，』」彼底亞譴誶地指指說。

「『爲什麼再迴過去呢，』杜霞說，『橫豎已經晚了。』並且突然閃爍了激動的眼睛，迭次地叫道：『既然去了去就是！』」

「毫無正當的理由我們大家重又哈哈大笑起來。」

十

「我們往巴拉克拉華的突然的旅行是稀有的順利。

「在最初的一分鐘我們大家中間便建立了非常正確，非常明白的關係，這爲每一個同伴，特別爲新同伴，是異常重要的。

「彼底亞立刻懂得同我默殷勤是無益的。他將他底注意力移到杜霞身上，並且從第一句話起便和她進入拚命的愛情的決鬥。他不斷地一會用戲謔，一會用諷刺，一會用抒情詩向她進攻。他這可憐的人，並沒有疑心到杜霞，像所說的，是已經傾心於另外一個人，並且永遠要對他忠實。但是杜霞巧妙地諱言着在莫斯科留着她愛得神魂顛倒的「一個人」。她擊退了一切彼底亞的進攻，然而她是那樣小心翼翼，不致會失去一位可人意而伶俐的默殷勤者。杜霞懂得我對這件事很明白。我們有時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高聲大笑，雖然局外的人看來，我們像兩個傻大姐，毫無理由地笑着。

「安得列非常靠近地躺在我旁邊，他，圓潤的，結實的，由於他竭力不要使自己底肩膊碰着我底肩的那件事上，我感到他底整個的戀慕和體貼入微。我們把身體朝前俯着，頭湊在一起，向模糊的綠色的流水裏觀瞧。

「我們底第五個同伴——雅謝——我們開玩笑叫他『爲技術的受難者』或者是『車夫』，是完全專注於他那打噴嚏的，搞麻煩的發動機和一個不知怎樣塞滿了灰屑弄壞一切事情的，簡直是『該死』的管子。

「我底心一分鐘一分鐘地愈來愈熱烈了，好像被浩蕩的濤風煽起了一般。

「在巴拉克拉華我們在一個漁夫的庭院裏吃了一頓豐美的中餐。事實上，所讚美的鱈魚並沒有出現，但是反之，一個烏髮如雲的，黃黃的臉上生着口鬚，帶着親切的微笑的年老的希臘婦人給我們拿了一大油煎鍋

的蘇丹魚到亭子裏來。細小的緋紅色的魚在尾巴上紮成一束一束的，每五隻紮成一束。它們在橄欖油中差不多炸得很乾，像餅乾似的咬在嘴的裏發脆聲，簡直可以連骨頭一同吃下去。雖然用來炸的油有着燈油的氣味，我却沒有吃過更美味的東西。後來給我們上了有餡的茄子，按照希臘風味烹調的，放了橄欖和乾酪。橄欖我和杜霞培了一下，可是立刻便惡滿地吐掉了。這事惹起了男子們底蔑視的笑。餘下的我們都非常歡喜，我們吃得飽的。

「這對於你不是小麥粥了罷，」彼底亞彷彿無意地攔住了杜霞訓地說，可是立刻手上被打了一下便惱怒地退開了。他望着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唉，妮諾契加，妮諾契加，你們真真是輕看了我。』」

「『呸，彼底亞。』」

「我們喝了啤酒，彼底亞，安得列和誰謝欣然地喝了從冷地窖中拿來，放在粘土的家用水罐中的渾色的白啤酒。我和杜霞都不喜歡它。可是這啤酒是發的。男子們重又含着蔑視看着我們。特地爲我們叫了粉紅的葡萄酒。我們用小酒杯喝，喝得醉薰薰的。」

「太陽還是高高地掛着。短短的淺紫色的陰影濃密地橫在庭院中的黃沙上。黃蜂在葡萄酒的黑瓶上飛繞。綠色桶中壘着緋紅小花朵的夾竹桃多油地散着芬芳。在庭院裏東倒西歪地放着帶剝落辰砂的鏟和幾個漁網上底乾燥的大軟木塞。」

「我底心却愈來愈熱了。」

「午餐後我們攀登到一座險峻的山頂上去看熱內亞塔的廢墟。一會是安得列倚着我把我底手朝自己面前拖；一會是我倚着安得列，從上面將手遞給他困難地朝自己這面拉。海風在塔底浪着大口的砲眼裏歡笑着。我攀登塔顛，站在那裏比一切都高，臨風招展着好像一面旗。底下整個的巴拉克拉華港，如印在地圖畫上一般的收入眼簾。在港中聳立着一隻張着滿帆的碇泊的古老的船，它看起來完全不大，這是拍攝藝術影片『兒女英雄傳』^⑥的外景攝影隊，〔早在午餐之前我們便注意到繫船岸上的高大而可笑的腋下挾着望遠鏡的帕加聶爾(Паганель)，人家告

⑥ 俄名(Дети капитана Гранта)曾在這地放映。

訴我們這就是演員契爾卡索夫（Черкасов）]

「五艘水雷艇——兩艘，又是兩艘，還有一艘較後些——撥動着水，擊雷閃電地疾馳而過，下面帶着泡沫底曲折的尾巴，好像是帶着俄國狼獵犬的狩獵。

「這一切細目——分鑿琢在地平綫上的規——不知怎樣突然在幸福和爲着這種幸福恐怖底一種感覺中聯合起來。

「我們晚上很晚踏着月色回去。和我告別時，安得列將我底手握在他那兩隻大手中，搖撼了好久，彷彿不情願和它分別似的，最後，他異常溫柔而渾厚地說：

「『現在將要怎樣呢，妮諾契加？』

「『不知道，』我用低語說。

「我和杜霞走到上面，我們看見他們底自動小艇底小小的剪影，它橫過月光底遼闊的，金色的地帶，往後走。

「斷壁上面的苦艾完全是白色的，銀色的，浴在淡青色月光中的古老的寺院的鐘樓光輝皎然，在右首的下面明晰地可以看出曠野上野草叢中的白石，像傳說中的——狄安娜寺院的廢墟。遠遠的在斷壁上站着哨兵底黑影。在那邊某處隱匿着陸上砲台，在世界上還有某一種砲台的存在的事，似乎是全然不可解的。

「但大體上說來，這一切都是巖惑的。

「我們並不立刻就寢，還和一大夥疲癯的人在懸崖上的長凳上一同坐了許久，合唱了一切適合於這種情景下的歌——『從島後面到水路上』，『刮風』，『噢，滿滿的小盒子』。杜霞有一點惶惑而發惱。我非常明白是怎麼一件事。當我們駕着小艇上回家時，她容許彼底亞涇輕地抱了一下她底肩，現在良心在責備她。

「當我們回到我們的寺院時，我立刻去睡了，可是杜霞却拿了一支蠟燭——她底箱子總有點蠟燭頭以預備萬一之用——燃亮了它，很久地並且迅速地給自己底『一個人』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她時時停下來嘆息。

「在我們離去之前，我又和安得列會面了幾次。有兩三次他在我們底喬治寺院出現，一個人，不帶彼底亞。我和他倆個人去散步，到草原上去了許久，或是坐在我們底陽台上，欣賞大海和如同灰帆一般的，在

碧水中拔出的巖。因了這幾次的會晤，我親密地知道了安得列，並且格外喜歡他。我用整個的靈魂感覺他底又率直又忠實又坦白的性格，他底內在的力量；和他對我關係底持久和信實。要去解釋它是困難的，但是我準確地知道這是真實的。我們女人在這等情形下很少會錯誤的。我愛安得列，這種愛全然制服了我。它不知如何使我底心靈鼓舞，使它充滿了幸福與驕傲。同時我們招口不談及我們的愛情。它是可以意會的。

「過幾天我們走了。雖然我和安得列沒有設定，可是我知道在離開之前必定會和他見面的。然而他並沒有來。」

「火車在半夜出發。我和杜霞在九點鐘抵西伐斯托波爾。我看見車站前從車上下來的第一個人便是安得列。我一雙都不感覺驚異，祇是我底手發冷了。但是我注意到杜霞也不驚異，一切都像是應該如此的。同時熱血流上我底頭頂，開始昇到面頰，耳朵，一直熱到頭髮根。我一個字都說不出——我變得如此地窒息。甚至而淚眼盈盈了。直到現在我纔感到連我自己也不懂得最後的四天我是生活在這樣可怕的心靈緊張之中的。」

「而他站在我面前，善良而嚴肅的眼中依然懷着同樣的自疚的表情，彷彿在說：『現在我們將要怎樣呢，妮諾契加？』」

「靠着安得列的幫助我們將東西交進保管室，他提議在離別前在西伐斯托波爾散步，在大路上吃冰淇淋。杜霞立刻以疲倦為藉口推辭了。」

「『妮諾契加，你去吧，』她說，『當心，不要晚到。』」

「我甚至自身尋不到力量去勸服她。我已經是什麼都不考慮了。我挽了安得列底手臂，內疚地望着杜霞。杜霞憐愛地微笑着。」

「『不要緊，去吧，我在等待室裏。』」

「以後的一切如在夢中，我們當然是遲到了。」

十一

「從那時過了三年。這是多還是少呢？這彷彿是小事。可是，我的天，這三年來我底心靈上，我底生活中發生了怎樣可怕的蹂躪。安得列不再和我一塊。我底歡樂，我底愛是難再。我是完全孤獨的。要逃避單

，我幾乎將所有自己的光陰——卜晝卜夜地——都消磨在工廠中，

「我已經習慣了我們那個冷冰冰的，不舒適的作場，在那裏面直到現在還沒有驅掉馬廐的氣味，現在它們——這些作場——在我看來已經不停撤退最初幾個月那般的陰氣沈沈和暗鬱了。

「您記得，一九四一年的秋季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嗎？機器從鐵道上紊亂地運到，把它們從運車上卸下來，又不能將它們留在放貨物的院子裏任它風吹雨淋。須要立刻將它們運到工廠裏裝配好。

「遲滯得像死一般。像我們這種工廠底裝配，在太平年頭普通要做五六個月。我們在幾天內便把它做完了。機器還在從鐵道上運來，但我們已經為它們預備好了地方，製就了一切的圖樣。我們沒有權利失掉一分鐘，荷馬撬和卡車都不够。有時不得不自己將機器從車站拖到工廠。我們用車子裝了轉軸，在泥濘上拖着它們，用盡全身之力，手和背上都被粗繩磨擦得出血。

「在作場裏還沒有實施壓縮空氣，還沒有裝置熱水汀時，而我們有已經開始有生產了。但是，您想想一下，這對於我們有何等的價值？俄羅斯勞工在這些日子裏完成的工作祇有英雄，大力士方能完成！

「您記得，那年冬天多麼早便開始了嗎？樹葉還沒有來得及從樹上飛下來，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像應該的那樣發黃，濃密的雪已經落下來了。在它的重壓下發育受阻礙的樹枝被彎曲而折斷了。從伏爾加河上整星期不斷地帶來潮濕的冰雹。伏爾加變為冷若冰霜的，陰暗的。天空也是冷若冰霜的，陰暗的，低壓而陰鬱地罩在我們往這裏跑來的污穢的各地的城上。日以繼夜地從逆流上傳來的輪船底陰沈沈的呼聲，令我們想起空襲警報時的警笛聲。

突然來了從所未有的冰雹下三十度的寒浪的襲擊。伏爾加石化了，被蒸氣包圍着。作場裏的自來水管爆炸了。水從天花板上流下來凍結了。玻璃，窗戶，覆瓦都蓋上了一層厚厚的灰色的霜。凍結在機器上面。把手拿開，手上的皮便留在鐵上了。在這等環境下工作似乎是超乎人力之上的。但是我們工作了。我們在作場裏分放了一些薪堆。它們燃燒着，發出噪聲，冒着煙，彷彿在陰鬱的積雪窟中一般。

「啊，這是一間何等噩夢似的詩間。回想起來也是駭人的。烏克蘭

被佔了，白俄羅斯被佔了。列寧格勒在包圍圈中。伏秀考拉姆司克（Волоколамск）。依斯特拉（Истра）。祇要想一想——依斯特拉！謠言傳來，說德軍坦克在赫姆加（Химка）了。

「白天漸漸地短起來，光綫愈來愈少。從早晨開始了微光。風在電話綫裏嘯着，呻吟着，在柱子裏發出蕩蕩的聲音。藍色的火光在州的無線電台的空中綫上閃爍着。整天，這個短短的，過早的微光抑壓着的整天，在擴音器底紙唱片上聽到單調的，冗長的，無間斷的重來覆去的一句本地地方呼號的樂句，好像有一個人將信將疑地，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帶着很長的休止符，在鐵梳齒上彈出這惱人的冗長的樂句。彈到末尾，停下來再從頭起。無盡地，單調地一直弄到突然有一個東西的答作響，一個決定命運的聲音說：『莫斯科電台。蘇聯情報局報告，激戰的結果，在敵人優勢壓力之下，我軍撤退……』

「低沉的天更往下沈了。

「但是最驚人的是——在這些不吉的日子中工廠生產了比戰前在莫斯科時更多的出產品。人們幾晝夜不離開機器。他們站着吃。但是要強迫他們走開去睡一覺是不可能的。是的…可是我似乎開始了另外一件…

「我想講給您聽鄰居生活的第一天。有什麼辦法呢？這是毫無可以注意的工廠的一天。對我的悲傷置之漠然的生活按着自己的軌道推動着我。我和阿伯拉夏。米里克談了一會，走到用木板和作場隔開的我底小小辦公室去，在那裏放着我底桌子和我有時在上面睡覺的放東西的凳子，現在我底整個的注意力，我的心靈的力量已經被乳劑佔去了。阿伯拉夏。米里克完全是對的。我久已注意到這一點了。我甚至有一個計劃。可是不知怎樣總是無暇顧到。現在我決意精密地從事這件事。我拿了作場計劃開始仔細地研究。很快地我覺得我知道需用怎樣去做。我從小皮包裏抽出鉛筆開始略述概要。

「工作那樣控制了我，使我有些時間不但不念及我底悲哀，甚至還完全遺忘了它，彷彿它根本沒有發生過似的。我像往常一樣地工作着，機械地想到戰爭和安得列，為什麼他好久沒有信來了。我甚至有些生安得列的氣，因為他信來得這樣稀少。『如果他覺到，』我想，『我在怎樣地爲他操心和我怎樣地愛他，——他會偷閒塗幾句話給我的。可是這

沒有關係，」我想。「到底這並不是那麼重要的，隨他來信稀少好了，祇要他沒有什麼事發生便是了。」突然地，在我底意識中正像有閃電掠過似的：這已經發生了，我底天，我怎能就忘記了呢！一剎間我失去了感覺。鉛筆從我手中落下去。一陣新的絕望的痛苦控制了。我已是準備了遺忘痛苦的。但是這時候木板的門軋軋發聲。在戰爭開始自動回到工廠來的受年金的工人伏爾考夫（Волков）走進辦公室來。這是一個壞脾氣的，令人不快的老頭兒。我承認，我並不歡喜他。

「他有一個長而厚的，好像發腫的鼻子，瘦瘠而密佈着皺紋的頰上生了一根灰色的剛毛，他身上永遠發出酸汗，劣味烟葉，鐵，常常還加上伏特加酒壺的不淨的氣味。

「不朝我注視是他底習慣——他坐在我放東西的凳子上，把自己底大而厚的勞工的手擺在磨破的膝蓋上，不慌不忙地往地板上吐了一口痰再用下面貼着棕色膠皮的長靴擦去。他沉默了一會說：

「『最尊敬的小姐。我們底事情要做不成的了。不要等待了。』

「這樣以後他用他那尖銳的像山羊一樣的眼睛直視着我底眼睛，他抿着狹窄的嘴開始不慌不忙地，用手指敲着膝蓋，用自己那副樣子讓人家懂得，不必再想從他口中等到一個字了。

「我非常明白他底固執的，無友情的性情。我覺得他對待我是特別地好次求。他含着輕侮的蔑視察看我的年青和我的做工程師。他認為我是一個平地得勢者。我覺得他固定地暗底下監視着我，捉我最小的錯誤，最微小的不當，他和我說話，總是稱我：『最尊敬的小姐』或是『生產指揮員同志』或是諸如此類的稱呼。在他底山羊似的眼睛我永遠看出下列的話，比方說：『你啊，生產指揮員。瞧着看吧，看你對我發什麼命令。』

「他是一個著名的工人。磨琢作場最優秀的斯達哈諾夫工人。我當然尊敬他，但是處處地方對他留神，不要一旦在他面前喪失了自己底尊嚴。我知道，無論如何，總不是他，而正是我是生產指揮員。我負着責任；並且我非常重視我底這個地位，懼怕在工人目中降低自己的身分甚於一切。

「他是固執的。但我也固執的。當他沉默時，我做出埋首工作忘

犯了他底存在的樣子。我們好半天不作聲。這事激怒了我。我怒氣生長了。他底沉默到底超過了我。

「『我在洗耳恭聽。』最後，我裝作不在爲意地說。

「『我們底事情要做不成了，可敬的小姐，』他重複說一遍，繼續用手指敲着。

「『簡短些，』我冷淡地說。

「『不會比麻雀的鼻子長，生產指揮員同志。』伏兒考夫說了又半天不則聲。

「『我有事，』我說。

「『我們在這裏的人全有事，可敬的姑娘，』他說。

「『我並沒有看見您在做事，此刻是工作時間。而您却白白地將它浪費在令人難算的談話上，或者是說，或者就走吧，並且，一般地說，您爲什麼自作主張地停止了工作離開機器呢？』

「我愈來愈激怒，他依然是泰然自若的。

「『我底事情是小事，』他說，『有零件——我就磨，沒有零件——便不磨，我是不會停止的，我不會吃白飯的。在責備我之前，姑娘，您最好關照按時把零件交來。像這樣事情是不成功的，與其在這裏做吃力不討好的角色，我還是回去領頂年金的好。』

「『怎麼沒有交零件？爲什麼？』

「『這件事您總應該知道。您是我們的工程師，工藝技師家，而我底事情就是來報告。』

「他站起來用他底樹腿走到門口。

「『等一會，』我喊道。

「『我底事情是來報告，』他重複說。『調整工藝過程。沒有關係。噯，調惑者們，呸！』

「他推開震動的板門，唾了一口熱然地走了。

「『不過不要說粗話，』我抑制了聲音說。

「我非常激動而憤懣，雖然我心裏明白伏兒考夫是對的。作場裏的機器排置得不好。許多工作時間化費在傳遞零件上。倉庫在遠遠的，沒有小貨車，又沒有車軌。零件放在重箱子裏用人工搬來，這件事上同樣

地也化費許多精力和光陰。」

十二

「早就應該重排列一下機器了。須要行動。」

「我到建設局去商榷，那裏我有幾個舊相識的工程師，我從將我底建議欣然採納的建設局出來，便到工場幹部，然後到總工程師那裏去，後來獲得要領使這個問題可以不遲延地提到局裏。總而言之，當我將這件事纔辦得有一點成績的當兒，一天已經過去了，並且我甚至不知不覺，它是怎樣過去的——我底羈居生活的第一天。」

「這一天最鮮明的印象——這怎麼不奇怪呢——不是我底悲傷的情感，不是關於死去安得列的思想，而是我注視到的，當第一次換班時在輪軸車間所發生的生動而快樂的一幕，我看見了慕霞勝利的一剎那。」

「在我來到之前怎樣，我不知道。可是當我走進車間的那一瞬間，交替剛剛開始，大家都站在慕霞的機器旁邊。這女孩精確地用抹布擦它。後來她，不慌不忙地把這塊破布掛在小釘上，在自己底大衣上擦擦手。她整理了一下辮在後頸上的紋絲形的亞麻色的辮子，無論向誰都不注視，迅速地向着霍細亞底機器前走去。她從霍細亞底機器上取下小紅旗，又迅速地回來把小旗插在自己的機器上。但是這時霍細亞擰開了腳，孤單單地站在一邊，貪婪地抽着煙並且做出這一切對他是毫無足重輕的樣子。在這時候他努力要抑制而不能的優笑在他底臉上徘徊着，他底黑眼睛嫉妬地閃着光。將小旗裝在自己底機器上以後，並且還試了一下，它插得好不好，慕霞，無論向誰都不看，但是特別向霍細亞瞧着，用碎細而若有其事的步伐走到出口，嚴峻地昂起下巴，小小的，像一個小饅頭。她那樣接近地：從霍細亞身邊，肩頭幾乎擦着他，她仍舊一面走過一面不抑揚地說：

「『吃過了嗎？』」

「她突然用閃電似的速度伸出縮進捲成管形的舌頭。」

「霍細亞底臉氣得發青。他吐了香烟，暴怒地用腳跟踏它，可是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了我而克制住了。」

「『您看見了是怎樣的事嗎，妮娜·彼得勞夫娜？』他說。

「『本來我會警告過你。』

「『沒有關係。明天我給她顏色看，』霍細亞牙縫迸出來說。

「『我們看吧。』

「『正是，』霍細亞說。

「我回家很晚，大約十一點鐘光景，喝了一杯牛奶馬上就睡在床上。我要趕快開始想到安得列。但是替代這事的，我漸漸緩和了便立刻沒有感覺不做夢地沈睡了。

「我在這異樣的狀態中生活了好幾天，或者是幾個星期。它底異樣是在於雖然我底情形對我是特別的，新奇的，但是並沒有什麼新鮮的例外的事發生。周圍的一切都是照舊的，我不知爲什麼特別留心提防地向一切的人隱瞞着安得列的噩耗。大概，我衷心還希冀，他到底還是活着。謀害的事豈不是常有嗎？

「安得列底死是獨立的，我底生活也是獨立的。在它們之間沒有什麼顯著的關聯。有時我覺得這是可怕的，可是在開始重新排列機器的作場裏從事於它的急用的零件時我更常常地完全想不到這個。

「可是有一次晚上，我剛走進甬道，女房東說：

「『您的信。』

「她遞給我一個熟識的安得列手書的三角信封。這件事我不會弄錯的。我底眼睛模糊了。我用手抓住門柱。瘋狂的希望最後一次地撲燃起來了。

「我跑進房間，跌在椅子上。周圍的一切東西都看不見，我用顫慄的手指拆開信封。『親愛的妮娜 原諒我，親人，我這麼久沒有寫信給你』，我讀了用熟識的平穩而清楚的書法寫下的熟識的字句。

「我不能再讀下去，我看了一考他永遠正確地記在信端的日期。我讀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里司（lec）』。那時我從皮包裹抽出布告來，這需要我費了難以置信的氣力去展開它讀它。我閉着眼坐了一會。最後，我強迫自己去讀。上面寫着『三月十日完成了鬥爭的使命，勇敢地戰死』。我的希望化爲泡影。一切都是非常地明白。布告越過信札，但這信是在這個前夕寫成的。

「這是他最後的一封信。此後永遠不會再有信來。唉，有什麼辦法，我也是這樣想着。

「我一動不動地坐着朝屋角裏凝視了一會。後來我平靜地讀了信。它並不太長，裏面也並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事。但是現在當我確切地知道安得列已經不在人世時，他信上的每一個字在我看來都充滿了特殊的意義和神祕的意味。

「『我們一切照舊，』安得列寫道：『前綫相當沉靜，工作很少。但這如俗說的黃梁夢。不會永遠有同樣的事情的。我們的生活還過得去，盡自己的力量，掃清蘇聯天空法西斯的烏妖瘴氣。天氣非常好，還是像冬季那般的寒冷。可是，你知道，空氣中已經感覺到多少有些那樣難以解釋的春天的樣子。白天在陽光下是顯然地炎熱，這樣使我們雪裏的小航路在有的地方顯得叢腫了像俗說的『開始微微地出汗了』。然而，周圍還沒有見到夜鶩，但是灌木中有一種深冬的俄羅斯中部的鳥啾嘶喧嚷着。今天是三月八日——婦女節，爲了這個理由，我們的午餐晚了三個鐘頭，因爲所有我們戰地商店的婦女和共青團食堂的女招待都宣告罷工去頑去了。可是我們並不惱怒她們。親愛的人們，讓她們去頑吧，是她們的節！爲了節日的緣故，午餐時我們喝了放着一百公分的酒以祝我們不在面前的情人的健康。我爲你的健康乾杯，但意想中爲了你給我的愛情和幸福而吻你底可愛的手。你在我底鄉下的伏爾加高岸那邊生活得怎樣？我底親愛的小兵士，你不寂寞嗎？我的親人，不要憂悶。世上的一切都要過去的。我們的別離也要過去。相信吧，我們會重相見，並且和你一起生活得比從前還要好。目前我們不要氣餒，而要堅強地沒頭沒尾地打敵人。我打頭，你打尾。或者是，調轉來。你做喜怎樣便怎樣，說定了嗎？是呀，可是，我差一點忘了。你知道不久之前是誰到我們部隊裏來了嗎？你無論怎樣都猜不出。是彼底加！天地良心！你記得彼底加嗎？就是那個和我們在克里米亞南岸上，同度過那個難忘的時光向你底女朋友鼓鼓勁失敗的那個彼底加。他是一個可欽佩的青年，我底老朋友，他非但沒有見老反而更年輕了。我和他常常回憶起那些優美的幸福的日子並且很多談起你。並且，他向我承認，他當時對你底女朋友着迷，並不像對你着迷得那麼厲害呢。被他瞞過了。唉，這個小刁碼子！

他向你敬禮，吻你底小手。唉，已往的美妙的時光！你至少偶然還會回到西伐斯托波爾——我們愛情底城市吧？可憐的，它遭到強烈的厄運。據說——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子。連綿的廢墟。那時候我和你可能會遇到會遭遇這樣的事呢？可是沒有關係。我們的街道上將有節日了，再會，緊緊地柔順地吻你，我的親愛的情人。我什麼事都不擔心。祇要是你健康而幸福的。請你也不必惦念我，我沒有一點事情發生。死——這事與我無緣。我是不死的！等等。

從這天起有一個時期我平靜下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希望的了，充滿了單調煩勞的週日延長着。工作占據了我底全部的精神上與身體上的力量。

「我完全停止在自己身上花功夫。我對自己失去了一切的興趣。有時我甚至覺得私人生活於我是永遠完結了。令人可怖的冷漠控制着我。但這僅是覺得如此而已。

「在靈魂最深的某處，在冰底下聽不出地流着活水之流。

「照舊地沒有人知道我底悲傷，照舊地我沉默着。或許正是因為這樣要我和我底悲哀塊然捨處，對於我纔是這樣地困難，這樣地沉重。或許因此我便努力儘可能地常常在人口衆多的作場裏，在自己底板壁的小辦公室的放東西的凳子上過夜，僅僅是爲了不要一個人在家裏過夜。」

十 三

「可是有一次大家都知道了我底憂傷。

「這事是這樣發生的。在第一次換班的末尾時，一個產品選別員謝尼亞·安梯泊娃（Женя Антипова）跑到隔板的後面到我這裏來，她面無人色將一握塗了油的輪軸拋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困難地透着氣道：

「『妮娜·彼得勞夫娜，爲了上帝的緣故，看一看吧，有一件叫人不能相信的事！』

「『有什麼事情；』

「『不合格的東西。』

「『誰的？』

「『伏兒考夫的。』

「『你發瘋了。』

「『您自己去檢討呀。』

「我抓了幾個輪軸走到微物測量器面前。謝尼亞·安梯泊娃原來是對的。所有的輪軸都帶缺點：直徑是對的，但是面的通徑却被多磨損了百萬分之十二米，那是說比限度要大得多。我不相信自己底眼瞞，從伏

兒考夫那裏可以期待一切：粗魯的行爲，酗酒，有時甚至是毀壞職責，可是要叫他精塌零件——這完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再一次在測量器上檢討了他底輪軸而又一次確信它們是不可挽救地弄壞了。

「『奇怪，』我說。『有缺點的成分多嗎？』

謝尼亞·安梯泊娃絕望地聳聳肩。

「『全是不合格的，』她簡短地說，她底唇抖動着。

「『給我看！』我戒着竟認不出自己底聲音了。

「我們跑進不合格的貨品間。在那裏的綠質大桌上放着一個裝滿了輪軸的箱子。這是伏兒考夫一晝夜全部的出產品，大概有近五萬個的輪軸。我開始用雙手從箱子裏抓了它們來選擇，一個一個地放在測量器上，測量器底小箭頭擺動着。全部輪軸沒有一個例外的，全帶着毛病。我戴厭了。在月底前四天——五萬隻弄壞的輪軸！不單爲我們底車輛，即使爲整個的工廠道也是一個災害。

「我一面撫在箱子上，腳攀住壓縮空氣電錢，一面跌跌踉踉地奔進作場。

「伏兒考夫彎着背站在自己底機器旁邊，迅速地將輪軸灌到材料箱裏去。他底黝黑的大手抖動着。山羊似的眼睛向下面看。它們似乎是玻璃的。

「『還算什麼意思？』我說着把一把不合格的輪軸伸到他面前。

「他木然地望着我，

「『您懂嗎，您做了什麼事嗎？』我竭力心平氣和地說。

「他繼續不作聲，而輪軸仍然那樣自動地從他那抖戰的手中遠遠地落在材料箱裏。

「『立刻停止機器，』我說。

他沉默着彷彿不懂要他做什麼似的。

「『這一分鐘裏停止機器！』我喊道。『我命令您。』

他沉默着一動也不動。我恨恨地看了一下他頰上的污穢的鬚毛，他底鞋跟穿薄底下貼了橙色膠皮的穿得服貼了的皮鞋。

「『您不過是喝醉了！』我叫道：『離開機器。』

「他服從地走開了。我擰上了機器，抓了螺旋鉗，擰開角釘，一面

除去機器底護牀。我立刻明白機器是沒有修好。地位和刀底厚度是顯然地——甚至用肉眼去看——不對的。

「您怎敢在沒有修好的機器上工作呢？」我絕望地問。

「不過因為伏兒考夫繼續沉默着，我揮了揮手，叫機器修理匠來，機器修理匠弗拉索夫（Власов）也像伏兒考夫一般的是領年金的老工人，他早就在這裏了，他從人羣中走出來站着，黃臉地搖着頭。

「『機器為什麼沒有修好！』我嚴峻地問。

「『妮娜·彼得勞夫娜，您自己豈不知道，』弗拉索夫茫然地將手翻來覆去地說。『華西里·費道·維契（Василий Фелорович）總是個人修理自己底機器的。他從不讓人走近它。要抱怨是罪過的，從沒有出過亂子。華西里·費道洛維契你這是怎麼弄的！』他責備地向伏兒考夫說：『你瞧瞧，做出了什麼好事？五萬隻零件都糟塌了，這為整個的工廠是多麼的不幸，做了多麼可怕的事！你怎麼會這樣做的？』

「『您還向他說什麼呢？』我被弗拉索夫底好脾氣的聲音激怒了粗魯地喊道。『難道您看不出他是醉得人事不知了嗎？』

「『無論怎樣都不是，』伏兒考夫把雙腳像兵士那樣地立正着用發白的嘴唇說。意識的陰影在他呆止的眼中掠過，他大概此刻剛剛明白過來他做了什麼事。這使他恐怖了。

「聽到了木然的『無論怎樣都不是』後，我感覺血沖到我頭腦上來了。那樣的暴怒控制了我，如果再厲害一些，我便要打他底臉了，我底力量仍然足以自制。但是我已經不能止住我底聲音。

「『您憶得您闖了什麼禍嗎！』我盡全身之力喊着把所有的聲音都喊出來了。『最劣等的無用破壞者是這樣行動的！這個您明白嗎？』

「『我錯了，』伏兒考夫一邊咳吐着一邊說。

「這個遲鈍的惱人的咳吐決然地剝除了我底自制。我開始叱罵整個的作場。我以低低的胸部的聲音罵着，這突然變得像我母親被什麼事激怒時的聲音。這是使我底發怒的心過溢的那多餘的一滴。在我心中隱藏得那麼久的整個的悲傷，整個的靈魂的痛苦突然不能克制地，暴風雨似地從我裏面泛濫出來了。

「我那樣匆忙地要說出一切，以致我來不及把一句句的句子說到結

東。語無倫次地這句搭到那一句上，意思紊亂了。我氣塞了。

「人們在打仗，可是你們呢？你們想想看，你們做了些什麼事？糟塌了五萬隻輪軸！」我叱罵着整個的作場。「最優秀的人們為幸福和自由捨棄自己底生命，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為祖國流着血，我們兄弟們和丈夫們底神聖的血，你們考慮一下看，輪軸對於他們算是什麼呢？這是飛機，是大砲，是坦克。懂得這件事，懂得……馬上給我滾出去！不要有你們底鬼影子！不過你們要注意，不會這樣就讓你們過去的。我不能安寧，一直到……聽着，你們別敢在我面前露面，出去！」

「妮娜·彼得勞夫娜，忍耐一點，安靜一下吧，」伏洛尼赤卡壓住她底溫柔的，戴着手織的半截指頭的手觸着我底肩說：「別罵，看看他，你豈不看見他是神經錯亂了嗎？」

「他是神經錯亂？」我狠狠地讓開了她喊道。「可是我呢……，我的神經不錯亂嗎？我底丈夫在前綫戰死。」我自己也沒有料到地說：「你們能够懂得這個還是不能够呢？我的老天，死了優秀的人們，真正的英雄，神聖的……但這個時候在後方有却有一種卑劣漢……喂，」我向伏兒考夫說：「您還在這裏嗎？」

「悉聽尊便，」恭順地，伏兒考夫用抖戰的嘴唇輕聲地說。

「他胡裏胡塗地伸進袖子，穿上他底寬大的棉外衣，隨便地把圍巾繞在瘦細的衰老的頭頸上，手中拿着狗皮做的耳套，彎着腰從場所裏走出去。」

「當然，我沒有什麼權利可以把他驅出作場：何況還要開除他呢？還是專斷。在另一個時候一定有人代伏兒考夫辯護的。可是我說我死了丈夫的那件新聞使大家如此地吃驚，以致誰也不再想到洛兒考夫了。在深沉的沉默中大家望着我。」

「是怎樣的悲哀，」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說「這事發生了好久了嗎？」

「唉，我的老天，」我激怒地說：「還有什麼意義呢？已經一個多月了。現在不是談它的時候，須要計劃一番。這可以叫人發瘋。作鬼不能就此為了一個無用的人而停頓在這樣可恥的中斷中。」

「我猛地回過身來到自己底辦公室去。本來是應該在桌邊坐下的，

我反而在放東西的凳子上躺下了，閉上了眼睛。

「『可以到您這裏來嗎？』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那小心翼翼地說。」

「她蹣跚走進來到我跟前，彷彿走到病人跟前一般。她側身坐在放東西的凳子上把她底面頰沾上我底面頰上。」

「『我底可憐的人，』她輕輕地說。『您一定在這些時候總在痛苦吧？不對一個人說。難道可以這樣的嗎？這樣的傷心是不長久的，你前面還有整部的生命呢。』」

「『我底生命完結了，』我一邊說着，一邊感覺異樣的輕鬆，幾乎是幸福，這是由於我終予能夠這樣單純地，坦白地談到自己的悲傷。」

「『這是您覺得這樣，』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那含着溫柔的憂鬱的微笑說：『我今年六十歲了。不久以前我葬了我底丈夫和兩個兒子。我完全孤獨地生活着。我底生命是真的在結束。可是我仍舊還活着，並且照着自己的力量並不銷沉，甚至我想活到看見勝利。妮諾契加，您相信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在過去。您底悲傷也要過去的……』」

「『永遠不會的，』我說。」

「『噢，或者您底悲傷是不會過去的，可是它要走開，朝後退，沒有在生活面前會不退後的那種悲傷。這個是一種偉大的幸福，』她低語着說，彷彿向我吐露一件大秘密，『不然我們大家怎能開始生活呢？不管是誰——每個人都有悲哀的。深不可測的深處底偉大的，偉大的，全民族的悲哀。但是我們豈不是相信，豈不是知道這個悲哀不是永久的嗎？它要過去的。勝利的日子要來臨，在那樣的情形下怎麼能說生命已經結束了呢？這是不好的。這是不對的。這樣豈不是在承認死、沒有這樣的事的。人民是不死的。所以我們也是不死的。這樣，我底好人。我底親愛的，死是沒有的。生命，祇有生命。您和我同意嗎？我同您說的話當然是非常不新奇了，可是這是純粹的真實，這甚至比真實更甚，這是——真理。』」

「她幾次撫摸着我的底額。」

「『喂，妮諾契加？』」

十四

「這一天我回家非常晚，因為洛兒考夫的故事已經得到普遍的公開，並且已經有了幾次關於輪軸作場工作的會議。當女房東瞥了一下說有人從工廠來看我時，我已經頂備就寢了。」

「這是機器修理匠弗拉索夫。」

「『請您原諒我這麼晚來訪問，』他說，一面『支』的一聲點着了自製的大而好的打火機，一面吸着烟。『我不知道，妮娜·彼得勞夫娜，您對這事怎樣看法，可是我想這樣：不可以去毀滅一個人。』」

「『您說的是什麼事。』」

「『我說伏兒考夫，說華西里·費道洛維契。』」

「我剛聽到這個名字，惡毒的，殘酷的情感立刻重又在我靈魂中升起來。」

「『您來救您底好朋友嗎？』我冷冷地說。」

「『這要看怎樣看法，妮娜·彼得勞夫娜，』弗拉索夫低聲地說，顯然地，他並未注重我底冷冷的兇狠的語調。『當然，華西里·費道洛維契是我底老朋友。這完全不錯。我是不會爭執的。雖然友誼是友誼，但是像俗說的，我們是各歸各的，難道我是祖國的敵人嗎？即使你是我天大的好朋友，如果你在戰時糟塌了五萬隻零件，我也要把你底頭弄斷下來的。關於這一點您儘可不必疑慮，我不是按照了友情來的，妮娜·彼得勞夫娜，我是按照正義來的，當他闖下這樣的禍事時，他連他自己都不記得了。』」

「『當然，他喝得大醉了才記得的』我醜態地說。」

「『他並沒有喝醉，妮娜·彼得勞夫娜，他有，妮娜·彼得勞夫娜，一件非常的不幸發生了——希特勒的強盜把他全家都給弄死了。』」

「我變得蒼白了。」

「『真實的，一個人都沒有剩下，他底家留在土里斯卡亞州（Тур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他們在那邊的鄉下有經營。沒有來得及出來。現在他們的鄉村被解放了，昨天鄰面鄰人的信到了，一切都詳細地報告

了。這樣一來，妮娜·彼得勞夫娜，您知道他血管裏的血都冷了，在那邊他一共有五個人留着：妻子——老太婆華爾華拉·阿歷克謝也夫娜（Варвара Алексеевна）。老兄弟——完全是一個老頭子的費道爾·費道洛維契（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弗拉索夫扳着指頭說。他底手指中也有一個和我父親一樣被機器截斷了。』一個大女兒，名字和您一樣——叫妮娜，所以是妮娜·華西里也夫娜（Н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是紅軍隊長底妻子，她有一個小兒子，小華西加（Васька）是照着外祖父的名字起的。還有一個小女兒——十五歲的娜泰霞（Наташа）。據說是一個美人兒。她，當然，在臨死前的遭遇比所有的人都慘。

『我的老天，』我緊握着手指低語說。我想回憶起來我方才怎樣責罵伏兒考夫，他怎樣不作聲地，雙腳立正地站在我面前，和他底大而老的手怎麼抖慄的樣子。

『羞恥底濃厚的色彩衝到我臉上，頭上，耳朵上。』

『何等的悲哀，天呵，何等的悲哀，』我下意識地反覆說着：『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相信我，完全不知道，一點都不了解。』

『關於這件事沒有什麼可以談的，你我都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弗拉索夫說：『妮娜·彼得勞夫娜。您自己底悲哀便足夠了。到處是悲哀。我就是說：必需在中斷時設法想出法子來。不能使作場蒙受恥辱。華西里·費道洛維契現在就到您這兒來，不過尚未決定，他不知道，您要怎樣接待他。他所以請我來。』

『他此刻在那裏？在家嗎？』

『在家，他有什麼地方可就呢？』

『他住在住宅裏呢，還是住在宿舍裏？』

『住在宿舍裏，宿舍第十六號。』

『那麼我們去，』我迅速地從釘上除下大衣和肩巾說。

『時候晚了，況且又不近，大約有四公里的光景。』

『我知道，這並不要緊。』

『有什麼辦法呢，』弗拉索夫說：『讓我們去吧。』

『我們走出去。時間是夜間一點鐘。雪早已化了。地上是堅硬的，乾燥的，爲步行是輕便的。在黑暗的穹蒼上微微朦朧的，綠色的新月照

亮着。黑色的土地上橫着枯樹底更黑的影子。天氣溫和。祇是有時從伏爾加上（在它上面流着最後的冰塊）還吹來寒風。

「宿舍在平鋪大道的路旁，在一小叢柳樹中，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有龐大的新飛機廠和工廠的飛機場。在天空完成夜間見習飛行的，看不見的驅逐機和戰鬥機時刻發出聲響。

「我們上了木梯到入口處，穿過放着一口大鍋的小小的甬道，然後走進宿舍，我們走過擠滿了睡覺的和未睡覺的人們的宿舍的最遠的一面，伏兒考夫底吊床放在老人的一角，在一隻大大的塗白的磚灶邊，在它突出的部分上我立刻認出了底下貼着橙色的橡皮，放在灶上烘乾的伏兒考夫底氈靴，我底心便緊縮起來了。

「伏兒考夫坐在小燈下面的一張凳子上，燈用一張黑色的面具紙圍繞着，這樣燈光便祇往下射。伏兒考夫在釘褲子上的鈕子，照男子的樣子用三隻指頭聚成一撮，拿着一根大針。在他底大而厚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小小的深度眼鏡，這把他底眼鏡強化到牛眼一般的大。我看見了他底穿着灰色襖褲，盤曲在凳子底下的瘦腿。我底喉頭間哽住了。

「『華西里，費道洛維契，親愛的，』我迅速地說：『我一點也不知道您底傷心的事。看上帝的份上，原諒我吧，假如您能够。』

「看見了我，他手足無措了，在凳子上騷動着，不知道把腳往那裏藏，褲子往那裏塞的好。

「『謝謝您，您肯來。請讓我，這個，穿上一點衣服，』他咕噥着說。

「我轉過身來把背朝着他。等我再轉過去時，他已經穿上氈靴，上衣，不戴眼鏡，像平日一樣。可是，我的天，直到現在我纔發覺他老得多麼厲害，衰弱得多麼厲害。他底眼皮不知怎麼的瘦削了凹了下去，好像老太婆的眼皮似的。瘦瘠的頸項上的筋一根根的硬着。眉毛悲憂地舉着。眼睛中不動地含着發亮的液體。

「『原諒我，原諒吧，』我用全身之力緊搓着交叉的手指說。

「『是我的過失，』他說：『糟塌了五萬隻輪軸，這事須要會做。請祇要相信我底話，妮娜，彼得勞夫娜，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一切怎會弄成這樣的。我站着一點也看不出在做什麼。我眼前祇有一件事——他

們怎樣被殺死的，還有娜泰霞，我底小女兒，不但被殺了，在被殺之前還被這些惡漢強姦了。」

「他底臉突然皺了起來，變得小了，像一片小圓片似的，他啜泣起來，彷彿竭力在從自己裏面擠出燃燒的，瘋狂的眼淚。

「從我知道安得列遭難那天起，我還沒有哭過一次。也許就是因此我纔這樣困難地忍受我的悲哀。可是此刻突然有一件東西在我裏面爆裂開來。我跑過去，抓住，緊攥住伏兒考夫底瘦頸項，險伏在他底穿髒了的外套上痛哭起來。痛哭使我從頭到腳地抖戰着，溫暖的，大量的眼淚順着我底臉流着。我用唇將它們捕住。將它們嚥下去，我喉嚨裏感到它們底苦而鹹的味道。最後我安靜下來。可是後來在家裏，一個人就着的時候，我又把枕頭哭濕了幾次。

「我爲安得列。爲自己，爲我們底愛情，爲我們被滅亡的幸福而哭泣。我爲孤零零的老婦人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伏洛尼茲卡亞和西班牙孩子霍細亞哭（他底父親爲自己祖國底自由獨立作戰而死於瑪德里城下）。爲被侮辱的土地哭。爲伏兒考夫，他底被殺絕的家庭和他底心愛的，在臨死之前蒙受這樣的恥辱和苦難的娜泰霞而哭。這一幅難以置信的令人毛髮聳立的景畫那樣明晰地向我表現着，使我由於心痛和激怒而開始呻吟了。

「早晨我渾然四肢無力。可是反之這一夜來心靈方面我反而異常地長大了堅固了，現在我正確地知道我爲了什麼而生活，我需要做什麼。

「我用寒冷徹骨的水盥洗了便很早地到工廠裏去。當我到了那邊，伏兒考夫已經在作場裏了。我們立刻便着手做起事來。

「我腦際早有意思把二隻機械聯合起來使生產可以加倍。曾經想出一個方法。可是要使這個意思實現却不知如何總是不成功。現在不論任何代價不論有何事發生都需要將這事做好。第二個辦法是沒有的。我當場開始苦心地作出補充的圖稿和要略圖。大家——整個的工廠——製閘人，裝配工人，弄器械的人都幫助我們。大家都熱烈地來從事這工作是爲了要復興工廠的榮譽，要使它一個月不要再有因輪軸而中斷的事。

「夜裏機器裝好了設定了。伏兒考夫到機器邊去。他說不做了常規



蘇聯戰士擊退盤據在某城火車站上的希特勒匪徒。

的雙倍，再也不離開它。我在伏克考夫旁邊拮了整整夜。我們竟達到了自己的希望。我們一同做了常規的百分之三百六十之多。」

十五

「您當然記得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是怎樣的；是珊珊來遲的，寒冷的，霪雨的。在五月裏開始了幾次風雪，濕的雪被整塊的烏雲從伏爾加河後面帶來。河流氾濫，道路爛濕。在所有的前綫上都來了困難的，延長的，暫時的休止。

「我們的工廠裏已經有了自己的俱樂部，圖書館，並且有演員前來，當我走過工廠領域時，我不相信七個月前這裏的糞污和瓦礫會堆積如山，到處是那樣的泥濘遍地以致在裏面的人們，不光是穿着套鞋，並且還穿着長靴和腿套。

「我底生活中毫無更改，除了現在我住在城中心，在一所從事醫藥者的新房子裏，在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宿舍裏，她勸服了我搬到她那裏去。她給了我一間小小的，白色的，帶着大窗戶的房間。窗面臨伏爾加和植樹的林蔭路。在林蔭路上豎立着一個戴着尖頂皮帽，彎曲的指揮刀舉在頭頂上的夏伯陽（Чапаев）底黑色的潮濕的紀念像，面對着州的戲劇戲院。

「我的室內除了一張狹狹的鐵床和三夾板的小桌椅外，別無長物。我所有的東西都放在箱子裏，一件出客的衣服掛在門上的被單下面，我用桌布把桌子鋪上，在上面放了一面小鏡子，裝在克林姆里塔形狀的無光澤小瓶裏的「克林姆里」香水，裏面藏着安得列信扎的餅乾匣，裏面還有我們一張唯一的磨損不堪的照片，是我和安得列一同在西伐斯托波爾的林蔭路上，在全景的一所圓建築物旁邊的。

「近來我和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非常友愛，非常喜愛我自己底小房間，空空如也的像一個姑娘的房間。常時我站在窗前包頭巾，一面搓着冰冷的手指，一面注視着伏爾加，朝西看。伏爾加後面的整塊低窪的砂質的空間都是被森林底蒼鬱而鮮明的蔥翠籠罩着。在樹林帶雨的雲底藍色的砲火藥的背景上顯得分外鮮明，分外蔥翠。烟——綠色的，

藍色的——在遙遠的地平綫上混合着，我一面搓着自己底冰冷的像一個小姑娘的手，一面無終止地重複着不知從何處得來的一句：「春天底綠烟和戰爭底藍色的臭氣。春天底綠烟和戰爭底藍色的臭氣……」

「有一次我在薄暮時回家，我在走道中脫掉大衣和套鞋時，看見衣架上的帶着青色帽緣和繡着金紋章的軍帽。衣架底下放着安得列底用皮帶縛着的小手提箱。我底房門開着。我瞥視了一下看見了一個不認識的飛行員。他坐在我底小桌旁，握筆作書。聽見我底腳步，他站起來，端正了一下制服。他身材不高，骨格很好，皮膚淺黑，帶着兩枚勳章。在他底青色的帽緣上我看見了一條橫帶。原來他是一位隊長。」

「『妮娜，彼得勞夫娜，』他帶着一半詢問的口氣說。」

「『是的，是我。』」

「『沙伏盧庚(Савушкин)隊長。』他碰着腳跟說。」

「我把手伸給他。他握着它，遲疑地舉起來，彷彿要吻它，可是發覺了我眼中掠過的躊躇，他重重地握了它，搖撼了放下了。他臉紅了。因此他底清潔的淺黑的額顯得更黑起來。這甚至在黃昏中也可以注意到，他整了一整他那稀少的小髭，決然地咳嗽了一聲說：

「『我和尊夫是同聯隊的。我奉命來此在工廠採用為前綫之用的飛機，在黎明時要飛回部隊。受聯隊指揮之託轉交給您……』」

「他輕輕地側身坐下，以習慣的手勢拉開戰地皮包的皮帶，拿出一包不大的東西來。他把它給我，而自己却敏感地往一邊走開又回轉過去。我打開包。那裏面有安得列底手錶，他底三枚勳章，蘇維埃聯邦英雄的紅星，獎狀，皮夾和我底一張照片，四邊切得零落的，很久之前的，攝得又不好。那上面的我——顯而易見地是在冬天——戴着白色手織的小帽子，穿着白色的絨襪衫，不知為什麼像一個金頭髮的人。我站了好久，手中握着這一切的東西，彷彿在衡量它們——他底光榮，他底愛情，他底時代——可是我仍舊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到底還一切都留下了，存在着，而他，我底安得列，已經沒有了，而且永遠不會再有了。淚珠便順着我底冷冰冰的面頰上流下來。」

「『我還帶來裝着一些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Андр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底東西的箱子。我把它放在走道裏，一位老太太給我開了門。』」

「『這是我底女房東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

「『哦，哦，您底房間是她給我開的。我已經想，等不着急了。我開始寫一張便條。容許我把箱子拿進來嗎？』

「『謝謝您，別費事。這慢慢的來吧。』

「天已經完全黑了，我放下偽皮的藍布窗簾，開了黑燈罩下的小燈。我請那位隊長坐在椅子上而自己却坐在牀上。我們沉默了一會。

「『妮娜·彼得勞夫娜，難道您認不出我了嗎？』他說。

「我突然認出了他。

「『彼底亞！』

「『哦，當然呀！喬治寺院，巴拉克拉華，粉紅的葡萄酒等等。』

「『原諒我，我連您姓沙伏盧庚都不曾知道呀。』

「『是啊，沙伏盧庚隊長。這是現在。在太平時候是彼底亞。現今誰都不這樣叫了。怎麼，我比那時大大地改變了嗎？』

「『我覺得並不如此。可是多少有些，變得更為堅實，長成大人了。又是小鬍子。』

「『鬍子是前綫的。不像那麼快活了嗎？』

「『是的，這也是。』

「『沒有辦法。打仗。快活的事很少。』

「『您知道，安得流夏（Андрюша）在他給我最後的一封信裏會提到您，甚至代致問候，恰好是這個不幸的前一天……』

「『是的，非常不幸的事情，』彼底亞蹙眉說：『不要說您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即使於我們大家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打擊，對於整個的聯隊。失去這樣一位同志，這樣一位優秀的指揮。』

「『這事是怎樣發生的？您在場嗎？』

「『不但我是在場，甚至，如果您情願的話，還是爲了我。』

「『爲了您？』

「『是的，不過，當然，不是我底過失。您瞧，我們在二千五百米突的高處作戰。我底飛機起了火。我趕得及和降落傘一同逃出。飛來三架密塞斯密特轟炸機開始用機關槍來啄我。一粒子彈擦傷了鎖骨，僥天之幸，不是爆炸彈。第二粒落在大腿軟肉裏。第三粒打碎了一根繩索。倒

猛，最主要的我是完全無力了。我看得見，可是什麼事都不能做。完全要死了。這時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來搭救我。他從上面突然沖下來向右轉彎，從一百——一百五十米突的距離用機關槍向一架敵機作短促的射擊。它着了火落下去了。第二架密塞斯米特機這時飛到安得列的尾部。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及時發覺了。他斜削地下降，向左面飛開去又朝着第二架密塞斯米特機垂直地向上飛，它不與他垂直地作戰而避開了。這時候第三架敵機飛機增加高度然後垂直地向我飛下來，所有的機翼槍一齊開槍。那時安得列重新將飛機側重在右翼上圍着我繞圈子，不讓第三架敵機飛近我。他這樣一直圍着我，一直等到我着陸後。戰事在德國前方的邊界上進行，可是幸虧風向東吹，於是我不容易地，但是終於支持着到了自己的領土上。當我在着陸時，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十分靠近地在我旁邊飛行着。移去了帽子，向我揮着手套。您知道，妮娜·彼得勞夫娜，我非常清楚地看見他底朝後飛揚的栗色的頭髮。安得列是不喜歡戴着飛行帽飛行的：無綫電激怒了他。除非萬分不得已時方才戴上飛行帽。正巧在這一剎間在右翼下面現出了火焰。像所看見的，這是第二架敵機重又飛近用大砲向安得列夏射擊。安得列夏飛機側在右翼上去撲火。可是剛一平衡，火焰重又爆發起來，發出濃密的烟，飛機開他傾側了。第二架敵機重又飛開來，飛得離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很近。可是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已經不放射了。顯然地子彈是完結了。抑或當時他已經受了致命的傷。我看見他底飛機怎樣搖擺着，可是他仍舊對準了向自己底飛機場飛去，後面拖着一團黑烟。他用最後的氣力支持到飛機場，仍舊安放了燃燒着的飛機。等到把他從機身裏搬出來時，他已經死了。他底右手燒壞了，子彈打穿了肝臟。

「『等人們把我搬進聯隊時，安得列夏已經躺在密地上的叢枝裏。用雨布的天幕遮着。

「『我底天，』我感覺我在開始發抖了說。

「『，妮娜·彼得勞夫娜，』他底強陰鬱地說，『一點辦法也沒有，第二天把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葬了，』他注意到我底激動後，忽忽地接下去說。『我當時沒有在場，因為他們把我送進醫院裏去了，可是這裏，大約您高興看一看……可是我不知道，也許，不值得……』

「『給我看，』我克制了自己說。『沒有關係，給我看吧。』」

「他從他底皮包裹拿出一隻裝着照片的信封。」

「不過不是重要的文件，」他說。

「這一張照片上我看見安得列在棺材裏。熟識的，親近的，熟識的臉，鼻梁上帶着不熟習的擦傷，光滑地從額上朝上梳的頭髮，都可以從帶着倦果的松枝堆中看得見。棺材放在雪地上，在背景上有兩個頸上掛着自動槍的紅軍兵士。他們站在兩邊，支持着直放着的普通木板做的棺蓋。」

「我忽忽地看了一下其他的照片——埋葬，敬禮，安得列底焚燒了的，被射穿的飛機，有着教堂和安得列墳墓的鄉村寺院景色的鳥瞰圖。」

「『我可以留下嗎？』」

「可以，當然，這是特地為給您的。』」

十 六

「後來我開始詳細地詢問彼底亞關於安得列的事。他在日期和事實上也盡力地求正確，開始不厭其詳地告訴我關於安得列最後幾個月底生活。」

「我懷着感激的熱望傾聽他底故事，但是，當然這個故事於我是太簡少了。我底靈魂要求更多更多的，那是彼底亞雖然非常情願而不能給我的東西。我需要的即使是活的，愛的，生存着的安得列夏底一部分也好，而不是曾經存在過而現在已經不存在在世界上。」

「當我突然想起來我連茶都沒有請彼底亞吃，也沒有關心他的受傷時，已經十二點鐘了。」

「『那末您，意思說，是和降落傘一同跳下的嗎？』我找到適當機會便說。」

「『不得不如此呀，』彼底亞蹙着眉說。『飛機燒着了又到了山頂上。要使它平衡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可能範圍中的我都做了。祇剩下跳的一個辦法了，我奉命是有權離開飛機的。』」

「我不能忍住不笑。」

「『請聽，真的，你們是些多麼使人難以置信的人！』我說。『你們是用什麼材料做成的？一個人爲救自己的性命從燃燒的飛機裏跳出來，後來還要道歉說什麼對這件事是有權利的。』

「『不然怎樣呢？』彼底亞嚴肅地說。『不可以的，妮娜·彼得勞夫娜。飛機這是我們戰爭的武器，祇有在生死關頭，沒有第二個辦法時纔可以丟掉它。您別拿這個來開玩笑。』

「後來我們開始喝茶。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也來參加我們。彼底亞馬上就被她喜歡上了。

「『等一會，』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說。『照我想，我們有什麼事做得不對。等一會。我想沙伏虛庚隊長不會推辭喝一小杯倭特加吧！』

「『有嗎？』彼底亞說。

「『我在這個上不是專門，』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說『不過，我想，我在什麼地方有一點純粹的，蒸溜的酒精。這是怎樣說法？』

「『一定的。』

「『據說，它祇需要用開水滲合，就變成非凡的倭特加酒。』

「『甚至可以不必滲，』彼底亞說。

「『噢，您更曉得些。』

「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去拿酒精，而我迅速地在小圓電爐上煮了洋山芋，開了一鍋罐頭魚。此外，我們還找到了鱈魚，二隻玉葱，甚至還有一點醋，成爲一頓豐美的晚餐。

「不顧彼底亞不滿的微笑，我們仍舊把酒精滲合了，並且爲了好看把它倒在小的盛酒器裏。沒有酒杯，就用藥杯喝。

「『喂，同志們，我們爲我們的安得列乾杯吧，』彼底亞嘆了一口氣說。

「『是的，爲安得列乾杯，』我說。

「我們過了圓圓的小藥杯，喝了，撥着板，最先吃了一塊切成美麗的環形像吉卜賽人的耳環的玉葱。』

「我朝彼底亞瞥視了一眼便立刻清楚地，幾乎是可以觸覺的那麼逼真地看見了我們在巴拉克拉華愉快的早餐、安得列、沙上的葡萄菓子的

濃度的影像的蔭影、枯萎的上丘、蔚藍的海——這整個不能再來的七月的一天……

「我們靜悄悄地坐着，沈於回憶，當有人來重重地敲門時，大家都感覺非常驚異。這是來接彼底亞的車夫出現了。原來，已經是早晨五點鐘了。既然我和齊娜依夫、康士坦丁諾夫橫豎已經不值得再去睡了。於是彼底亞提議帶我們到工廠，它是和到飛機場的路順路的。」

「在塞滿了戰爭飛行員和機械師的公共汽車裏我們繼續談到安得列，彼底亞偶然地說：

「『妮諾契加，您爲什麼不要到我們的前線上來，看一看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底墳墓呢？』

「我能看見他底墳墓，站在它旁邊，在它上面獻花的這個思想觸起了我底幻想。這，突然地，不知怎樣立刻使我幾乎可觸覺地與安得列接近。可以觸覺得到了。」

「『這事是可能的嗎？』我說。」

「『所以，』彼底亞說。『我們要做到。從前線的參謀部裏將要召人。』

「『這是多麼好呵！』

「『正是。』

「在工廠的門房和我道別時，彼底亞說：

「『我一到部隊，馬上就寫信給您。而您就準備，這樣，意思說，我們不久就要再見了。』

「從這一天起，到安得列墳上的熱烈的希望控制了我。在等待彼底亞底信的時期中，我焦急地數着日期。雖然五月過去了，六月來了，可是信老是不來。夏天開始了德軍的進攻。可是我仍舊繼續等待着，希冀着。最後，信來了。從這封簡短的，忽忽的，用青連鉛筆寫在斜條子的練習簿紙張上的，並且摺成和安得列底信一般的三角形的信上——我懂得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目下前線的情勢非常複雜，』彼底亞寫道，『我們時刻在行動，所以關於您底將來暫時不必談起，況且安得列所舉的僑民點，此刻離我們防禦的西綫更遠了。不過您，親愛的妮諾契加，不要着慌。我們一

面退出，還來得及從墳上除去木頭的尖方碑和木板。這樣，我希望墳墓可以保全。我夢想着和你再相見，不過這在最近的時間內是有疑問的。現在絕對談不到這個。您如果有空，請寫信給我。您底信札使我得到極大，極大的喜樂，您的朋友彼底亞。」」

十 七

「在八個月英勇防禦後的七月三日，」蘇聯情報處底晚間公布這樣說，「我軍放棄西伐斯托波爾」。

「四日的早晨我知道這個消息。

「啊，這個哀悼的帶着塵埃和熱氣的紊亂的風的陽光的日子使我多麼念念不忘啊！我怎樣能向您更好地解釋我當時的心境呢？

「我記起在孩提時一次夏天我所看見的日蝕，也是這樣鮮明的有着塵埃和騷動的風的炙熱的日子。樹葉抖着，閃爍着，彷彿是金屬的。假使您記得，這不是全蝕。

「似乎，太陽照以前一般底照耀着，並且朝它望去是和以前一般地刺眼，甚至，或許是更厲害些。但是在宇宙中有一件什麼已經更改了。會有過一樣東西是那樣的，可是又不是那樣了。樹葉底閃光變為更銳利了。在紅迫連司娜村上我們木屋牆壁上的野葡萄的影子異樣地移動着。彷彿是並列着。不可解釋的恐怖的感覺和抑壓的寂寞的感覺控制了我底靈魂。人家給我一塊燻黑的小玻璃，我透過它朝太陽看。透過天鵝絨似的，赤色的煤煙，我看見一個小頂的白色的太陽邊上帶着一個不大的非常黑的缺齒，這個缺齒在不知不覺中一直長得把太陽弄成像一個小指甲。駭懼的我扔了玻璃。冷冷的半陰影橫在四周的一切上。太陽耀目得使人難堪地在陰鬱的天空發光，彷彿是鉛裂的星。我大喊一聲哭了起來。母親費了許多事才使我安靜下來。日蝕漸漸過去了。可是後來整天甚至到第二天我老是覺得世界上光綫有些不足，一切的物體都鑲着喪服的邊緣。

「在那個驕陽的七月裏可怕的一天，當開始知道關於西伐斯托波爾陷落的消息時。——我體驗到這個同樣的感覺，——是的，一定，不止我一個人，您當然也體驗到它的。

「西伐斯托波爾——『我們底愛情之城』！這不幸的一年以來多少次我想到它以及我和安得列在這城中那樣安閑而幸福地消磨的那一天不可再來的日子。

「想到這八個月來它底光亮的，帶有織的青色的，或是綠色的露台的小屋子每天在石灰瓦礫的雲集中崩倒破壞；被打死的孩子跌落在塵埃滿地的花園裏；被炸彈從街道上炸開的圓石塊和柏油塊帶着嘯聲飛着；被火控制的亞拉毗亞護謨樹和篠懸木炭化了的這一切情形是令人困難安於這種思念的。

「可是無論如何這個城市——或者更正確地說，它殘留下來的東西——仍舊是我們的。乾燥的，稍帶粉紅色的西伐斯托波爾的土地會是我們底。草原和它底缺少疊白色的蝸牛，海，海爾參耐司[⊖]的燈臺，巴拉克拉華和在費奧連持淡紫色海旁的，在克里米亞中午被祝福得陶醉的我曾躺在上面，把手放在頭下面的那個斷崖都會是我們的。

「但此刻這一切都被奪去了。

「我底安得列，我們底西伐斯托波爾都不再有了，並且連我——以前那個年青的幸福的我——豈不也是已經不再存在了？這是一個完全另一樣的我——一個孤獨的女人妮娜·彼得勞夫娜，工業技術家兼工程師。這個女人現在操心地在帶有灰塵的伏爾加的風吹得灼熱的工廠領域內走着。

「可是我底靈魂不在這裏，我底靈魂住在西伐斯托波爾那天底索爾的，輝煌的世界中，在那裏我是年青的，沉浸在戀愛中，穿着短袖華爾紗的衣裳，我底安得列——活潑的，幸福的微微有些迷惑的——和我在一塊。

「我向您說我和安得列安閑而幸福地度着了這一天，我不怕重複它。這真正的是我們的節日，我們知道這個。我們也慶祝它。

「那時在西伐斯托波爾醒來，我們互相直視着各人底眼睛重又緊緊地相吻了一次。那是大清早。我們最先跑去沐浴。在過分長久的沐浴後浸得發冷了的我們在一個食堂裏用錫匙敲破了牢貼我們底玻璃杯上的紙，貪婪地吃了酸牛奶。後來我們在耀目的街上走着。天氣非常熱。安得

⊖ 古希臘城名，即今之西伐斯托波爾。

列脫了上衣。我拿着上衣把它掛在肩上，用小指頭鉤着掛衣帶。

「安得列將他襯衫衣袖捲到臂灣。我發覺，他底手臂頗為粗糙，但是我非常喜愛它們。我朝它們看着，彷彿是第一次看見似的。」

「我挽着安得列的臂將我底光膀子放在他底上面。」

「他底手大，我底——小。他底手熱，我底涼。可是它們組合在一塊彷彿是一個物體。我懷着柔情看着這物體，好像是向一個嬰兒看着。」

「我將自己底手指插在安得列底手指裏用全身之力緊握它，他回過臉來不靈敏地吻着我的耳旁。」

「『你瘋了！在大街上，在衆人面前？』」

「『有什麼關係呢？讓他們這些鬼去嫉妒好了，』安得列攬住我底腰說。」

「我們租了一隻小艇沿着岩岸緩緩地浮到海爾參耐司去看考古學的發掘。我們視察了一些用不普通的大磚，用特別的古代方法疊成的地下窟窿底殘蹟。繁生着高草的粘土堤在曠野天空的背景上襯映得特別鮮明地發黃和發紅。長長的由於塵埃變為銀色天鵝絨似的金雀花的樹枝帶着細長的微黃的粉紅的葉子從古老的牆上垂下來，以張開的小爪攀在那上面。細眯着眼睛在太陽底下取暖的細小的土耳其玉似的蜥蜴，也像這藍天和這些由時光的侵蝕而發白的磚頭一般的古老。」

「我們走過這荒涼的博物館底一間間的空洞的，陰涼的房間。在這裏倚牆放着一些巨大的，粘土製的古代希臘兩耳瓶和用以盛酒，水和油用的細頸瓶。」

「在陳列窗底玻璃下面陳列着半磨光的，薄薄的，好像小紙片似的古代的銀幣，陶土器底碎片，捕魚的器具，箭頭，青銅的小像，淺橙臺，腕鐲，梳子，整個這個枯燥的博物館的無意味，由於它的單調的樣子，我希望趕快到空氣裏，到陽光底下，到海邊去。」

「喂，走吧，够了，」我不耐煩地說，

「可是安得列慢吞吞地從一個店櫃走到另一個店櫃。沉思而嚴重地視察陳列的東西。」

「『是的，』他嘆着氣說。『人們從事了些什麼工作，做買賣，打

仗，戀愛。是有引誨性的。」

「從博物館出來時，我們停留在一塊巨大的大理石的石板旁邊，它上面是半圓的，像一塊告示板，它是灰色的，因為年代久了有些發黑。它直立着，在它上面刻着一點銘記，安得列開始研究它，銘記是拉丁文的，可是出我意外地安得列竟讀了它。」

「『Hic iacet Aulus Terencius Balbus centurio princeps legionis II Marco Aurelio regnate』安得列讀道。『原來它是這一類的東西，妮諾契加，你懂嗎？』

「『完全不懂，』我笑着說。

「『這是，你看見嗎，』安得列緊緊地握住我底手說，『這指示在這塊大理石下面葬着一個奧流司·泰倫茨·巴里布司（Аулос Теренций Бальбус）底屍灰，譯成俄文意思是：卡爾泰伏依——知名的羅馬帝瑪爾可·奧雷理奧之第二軍團第一百夫長之兵士。懂嗎？』

「『現在懂了。』

「『好，把這個奧流司·泰倫梯也維契·卡爾泰伏依，古羅馬的屠中于頂者埋到那裏來了！』安得列發出O字的重音，眼睛閃光說，『該死的舊世界的盡頭，到克里米亞來了！他在這裏，顯見地，把自己這個狂暴的臭皮囊也坐上了。』

「回首西伐斯托波爾時，我們看見黑海毀滅軍艦的射擊演習。第一隻戰鬥艦和海爾參耐司聯合並列齊了，從它底灰色的舷上立刻放出了，爆炸了一排長火舌，軍艦被那籠罩着，過了一分鐘後地平綫上一道遊着一道地昇起了六道白色的噴水泉。就在那同一剎間我們聽得一齊射擊的驚天動地的響聲，它底聲音直到此刻纔傳到我們這裏。沉重的回聲響應着，好像是鑄鐵球滾過海底大理石。但是這個響聲沒有來得及遠去而消失，我們就聽見爆炸底遙遠的轟轟而新的回聲又追跡着舊的滾滾而來，在汪洋的某處追上了它，然後這兩個回聲重又滾回後面，低微地嗚嗚着，在非常遙遠的某處消失了。大概，是在巴拉克拉華的山中。」

「這是這樣地出入不意，又是這底下相宜於火焰似的黑海的白晝底溫和的誘惑，竟使我呆了一分鐘假近了安得列，彷彿他應該保護我不讓我受到什麼災害似的。」

十八

「我們回到西伐斯托波爾，」因為天氣變涼了，妮娜·彼得勞夫娜用大氈蓋上腳，接下去說。「離午餐還有許多時候。安得列拖我去西伐斯托波爾防禦底軍事歷史博物館。

「不太多了嗎，安得列夏契加（Андрюшечка），一天兩個博物館？」我不滿地說。

「沒有關係。不會死的，」安得列說，「一個人應該知道歷史」。

「在博物館裏有銅砲，鑄鐵彈丸底銃叉，腐蝕旗幟和古代快三槓戰艦帶着全帆的艦裝底大而詳細的模型。粗糙的脫視的水兵，拿着洗礮筒的砲兵，工兵，和穿着膨脹如囊的披蓋魚蛙食的布制服的步兵等底模型到裏陳列在木架上，使它們比活人稍微高些。特別鮮明令我想起的是那些模型底厚紙的光澤鮮豔的臉——黃色的，紅潤的，帶着大鬍子和頰鬚以及恐怖地突出的，最自然的人類彩色的玻璃眼睛。他們衣服上的某處釘着裝棹擊丸的小袋。

「腐朽底微細的氣息散佈在博物館內炎熱的，靜止的空氣中。

「不過無論如何這一切的帆船，發黃的旗幟，橋頭旗，這些彈丸，鏽，用來築壘填壕的柴把和來福槍，這一切的東西不知如何異常強力地，崇高地，以舊俄羅斯底榮譽的情感激動了我的靈魂，在安得列底眼睛中我發現了淚珠。

「但是這火焰似的克里米亞的白雲繼續放着光輝。在博物館底筆直高大的窗外面可以看到深藍色的，多雲的天空那些窗有着炎熱的拭淨的橫門和赤熱的窗檻。在它那平坦的背景上篠條木底爪形的葉子那樣活生生地，那樣透明地閃爍着；它底果實底帶毛的小球懸掛着；被剝去樹皮底河月渾子斑點佈滿了的，本色的，羊皮似的樹莖，——彷彿時時使我們想到愛情和幸福。

「我們非常餓了，懷着過大的欣喜在林蔭路上的一只『公共食堂』飯店底露台上進了午餐，在那裏海風拂動着小桌上底潮濕的桌布。

「午餐時除了鱈魚湯外，我們吃了二份異樣美味的，火一樣的放

了重重的胡椒的，輕鬆的肉圓子，放在羊脂裏炸的，還喝了一瓶啤酒。

「可是白雲延長着，離傍晚仍舊還遠呢，我們重又在城中徘徊，在每一個攤棚旁，停留下來飲果子汁或是澱粉的，多沫的，富於滋養的冰燕麥酒。

「最後，我們來到『賞景樓』的圓形建築物旁。

我們就在那裏的一個街道攝影師兼砲兵那裏拍了照，用來做背景的多慶的大花壇上生着一些什麼像絨毛的室內裝飾底繆一般的，葡萄紅的，做裝飾的植物。

「當攝影師把另一隻手伸進了黑色細綿布的袖子，在他那器具底夾板匣中摸索的當兒，我們跑到『賞景樓』裏面去。

「我們好不容易沿着用鐵欄杆圍着的圓平台上的小樓梯拾級而上，突然在我周圍四面一直到地平綫展開了乾燥的粉紅的西伐斯托波爾的草原和暑熱得褪色的慘藍色的天空。在為均勻的光澤的室內之光密密地照明的整個廣大的地域上，一縱隊一縱隊的軍隊在不同的方向內緩緩地行動着。

「在一塊地方裏可以看見停着不動的閃爍的大船的海港。

「從煙囪到頸際的峽谷中，帶着鼓和展開三色旗法國人攀登着進擊，一個穿着帶有紅肩章藍軍服的軍官將留着下唇小鬍的鉤鼻子的臉轉向後面，將劍朝前拉出。可是在他們爬過來的那裏，在俄羅斯的稜壁上，在裝着土壤的口袋和圓籠的中間的擊碎的砲架上放着鉅砲，橫籍着砲彈，坐着負傷的水兵和戴着無舌帽的砲手，他底帽子被迫近的敵人那邊所來的汎礮杆打落戴在後腦勺上，像一個薄餅。

「另一塊地方的一個行軍聖像的面前完全自然地燃着燭，一個穿着錦緞祭服的牧師舉行着安靈祭，在他底張開的手裏拿着香煙裊裊的香爐，從它裏面緩緩地發出灰色的，淺紫色的一絲一絲的香煙，還落下香灰來。但是在土地上躺着被殺的兵士們用大氈蓋着，從那底下突出穿靴的，不動的雙腳。

「我和安得列站得高高的，在這個默默無聲的，靜止的戰鬥的中心，被誘惑着並且被那可怖景像底偉大壓倒了，在這景像中我們彷彿自己也參與神祕的一份。

「突然六次大砲的發射接二連三地響亮而清晰地響了六次——彭，彭，彭，彭，彭……它們響得那麼堅實，那麼清晰，並且和在我們眼前的東西那麼符合，以致我以為整幅的景像變活了，帶着自己全部的大砲，鼓和旗幟朝着我們而來。

「我駭怕起來，可是在那同一剎那間我懂得這是演習射擊的噪音，從泊船處傳到這邊來的。

「幾架飛機尾隨着這個在「賞景樓」底砲塔上面帶着響聲低低地掠過。

「『喏，這已經不是時代的作風。』安得列說。『完全是離了題目。當時，謝天謝地，還沒有航空。看，我們底海軍轟機從演習射擊回來了。』

「在日落之前我們坐在海邊的帆布睡椅上，在林蔭路下面，看太陽落到水裏去。

「銅樂器隊在上面演奏着。空氣中瀰漫着剛洒過水的砂礫路的氣息，玫瑰和木犀草的芬芳。遊人的曳足聲，談笑聲都可以聽得見。一個跟着一個，走過浮筒旁，到巷口回到分艦隊底大船上去。水上飛行機，在城上作了最後的環繞停到海灣裏去，一面濺起了泡沫，一面馳向自己底碇泊所去。

「午夜我離去了，我變得非常憂鬱。」

「安得列將他底長腿伸直了伸得遠遠的，把軍帽移了蓋在眼睛上，後來便抽起煙斗來，他筆直地朝面前的海裏看。他底闊大的，剃過的唇牢牢地緊閉着，下巴向上昂。

「『你在想什麼，我的親親？』我問。

「他從口中取出煙斗，將它在平滑的，被海浪沖磨得發光的，海邊的小石敲叩了，放在口袋裏。

「『想到你和我自己，』他沉思地說，『同樣地也想到這一塊小小的土地，我和你此刻坐在它上面互相相愛着。』

「『極端美妙的半島，』我抓住他的手說。『還是你和我不同意呢？』

「『同意，這半島是非常的。不能再好了。但是，我底親人，你底

腦子裏沒有想到今天一整天我和你在這極頂美妙的半島上有時會在人類底骨頭上走過嗎？成千成萬或百萬的人類的骨頭。」

「『人們要死的，』我說。

「他斜視了我一眼。

「『我說的不是那些死的人們。我們大家總有一天要死的。我是說那些被殺死的人們，諾，請看這裏，——這一塊小小的土地，手掌那麼大，和我們整個的行星比起來真是滄海一粟，可是在這塊手掌大的地方已經有過多少次最殘酷的大流血的激戰？並且，主要的是爲了什麼，什麼道理，爲了什麼原因呢？你想這個奧流司·泰倫茨·巴爾布司，羅馬兵士在自己底意大利有什麼不好嗎？老實對你說，那裏是絕佳的。氣候，優美而溫暖；穀物，酒，乾酪，油，橘子，葡萄——甚至盈滿出來。可以就在自己家中，耕耕田，空閒的時候讀讀味吉爾^②（Virgilia），繁生孩子，用本國的大理石創造出最美妙的藝術。有什麼不好呢？妮諾契加，你會拒絕這般天上的生活嗎？這樣代替這一切的，爲貪婪所克服的奧流司·泰倫茨·巴爾布司戴上銅軍帽，兩面刃口的劍，手中拿了投槍，走上軍艦從自己底意大利往天涯海角去，往克里米亞南岸的某處，往對他完全人地生疎的海爾參耐司去。問題發生了，是爲了什麼呢？是爲了——堂皇地表示——給大羅馬帝國合併一塊新殖民地，但老實說呢，是爲了掠奪。於是他掠奪，殺人，放火，暴行着直到一箇晴朗的日子人們用石頭或是用和他同一的投槍把他本人殺死。那枝投槍直到那時被認爲是最新式的戰爭技術，於是問題又來了，菜園爲什麼要用圍牆呢？或者是熱內亞人圍的。你記得亞拉克拉華約熱內亞要塞底廢墟嗎？那末熱內亞人也會到此地來掠奪。祇是他們把這種掠奪稱得較爲高尚：自由貿易。他們的熱內亞商人相當獨特地貿易慣了：一隻手中拿着秤和尺，另一隻手中拿着帶往上扳擊機短槍。這是些海盜們。真正的土匪。所以這我和你在它上面攀爬的所有的風景絕佳的廢墟，在一百維爾司持周圍都滿布着白骨。」

「『曾經滿布着，』我說：『但現在呢——你瞧，何等的美景：田地，草原，畜羣，葡萄園。』

② 古羅馬詩人，紀元前七〇——一九。

「『哦，哦！』安得列喊道，他底眼睛發出光輝，『你抓住要點了。周圍都是美景，這是因爲人類的歷史，謝天謝地，不單是由戰爭一樣單獨構成的。假如永遠祇有戰爭一項，那末你我都不會生在世界上。無論什麼都沒有。文化是智慧的，強有力的，正直的民衆所創造的。但毀滅文化的是和這個巴爾布司一類的強盜，三倍地咒他……』

「赤紅的，光輝的太陽高高地懸在水面上，海浪以有規則的行列波動着，太陽底反射在它底光澤鮮豔的側面上奔跑着。可是太陽更往下落。它失去了光輝，變爲綠色的。浩蕩的，均勻的風從海上吹來。它撫摸着水面彷彿是逆着毛摸它，把海弄成光澤的，深藍的——靛藍的顏色，檣頭旗底狹飄帶抖動着，在水站『發電機』底旗竿上刮得發響。天氣開始涼了。我底手臂起了雞皮疙瘩。

「安得列從自己身上脫下上衣逼我把它穿上。我裹在上衣裏，默默地坐着，低下頭來仔細地觀看衣襟上的紅旗獎章。

「『爲了什麼？』我問。

「『爲諾蒙罕（Холхингол）。』他說。

「我們沉默着。從被風吹得垂下來的頭髮底下，我偷偷地朝安得列看，朝我底安得列看，他有着闊肩和在雪白的汗衫襟下隱約可見的胸口一塊赤紅的被日光灼傷的三角形。

「『我底天，』我說。『難道幾時這事還要再重複嗎？』

「『必然的，』他強力地注重着。音說，『甚至是非常快的。』

「『可是這豈不是可怕的，安得流夏！我不情願。』

「『你還以爲我情願嗎？我也不情願。』

「『無論誰都不情願。』

「『可惜，』安得列嘆着氣說，『世界上還有許多心中懷着像奧流司·泰倫茨·巴爾布司底婪食而粗暴的心的強盜們。我們礙了他們的事。他們不能安心叫世界上有幸福，自由，年青而獨立的國家，這國家不是按照着他們底欺騙，掠奪，殺人底懲役的，錙銖必較的法則存在着，而是按照着愛和正義底最高尚的，深刻的人類的法律存在的。世界上一切的黑暗勢力遲早有一天必然要帶着刀向我們投過來。這些土匪們想像他們比我們強。還是從羅馬兵士巴爾布司的時代，——不，甚至還要早

些，從該隱(Канн)的時代——他們就想慣了正義是在強力裏。可是，他們這些該死的，他們深深地想錯了。不是正義在強力中，而是強力在正義中。可是正義是我們底，所以，你要確信我們的力量，妮諾契加，他們還要感到我們正義底力量，唉，惡魔！」安得列用拳頭擊着了一下掌心喊道，「真的，我底知己華連里·帕夫勞維契，契卡勞夫是對的，當他向我說：「安得列，我和你算得什麼實驗者呢？你我是典型的毀滅者。我們神聖的工作是從空中攻擊，以及毀滅任何手中帶着武器向我們衝刺的卑劣漢。」我，你知道，妮諾契加，幾次請求把我從民用航空中調到軍用航空裏，到驅逐隊，可是不錄用。難道我年紀大了嗎？」

「請你不要繞着圈子討人稱讚了。」我說。「你不老，你是可欽佩的，你是年青的，我非常愛你。」

「我將我底手指插在他底手指裏，用盡全身之力擠它們。」

「你懂得這個嗎，安得流夏？」

「懂得，」安得列笑着說。「可是我們還要去打仗。爲了自己底幸福需要戰鬥。不過無論如何我和你在生命中邂逅了我是多麼幸運啊！」

「紅色的陰沉的太陽接觸着地平線。它開始迅速地墜入深藍的多風的海中，很快地在水面上祇剩下它上面的一小塊，像一小塊小石炭。大砲射擊響鳴了，這一塊小石炭也投入海中。周圍突然黑暗起來。在泊船處的檣上面爬上了火光暗晦的黃燈籠。」

「完了，」安得列說。

我們站起身來，握着手，緩緩地走到上面去。」

十 九

「哦，」妮娜·彼得勞夫娜說，「我想起了七月四日的悲哀的一天裏的一件事。看起來要忍受西伐斯托波爾，「我們愛情底城」的陷落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終予忍受了。生顯得比死更強，生命在延長着。」

妮娜·彼得勞夫娜沉默了。四周萬籟無聲。月亮可以看得出在往西移。一小塊一小塊的斑駁的烏雲漸漸聚攏在天際。天色有些昏暗了。參

◎ 註釋：舊約創世紀亞當之子，曾殺其弟亞伯。

諜部的公共汽車內打字機的響聲中止了。不遠的某處移動行軍發電所底小發動機的聲音微微可以聽見。

西方地平線上探照燈底灰青色的光在發着光，移動着。

「德軍的探照燈；從奧遼兒那邊照來的。」哨兵走近我們說。

「多麼近，」妮娜·彼得勞夫娜說。

「伸手可以碰得到。」

哨兵在我們旁邊站了一會，打了個呵欠走到後面去。他邊走邊說道：

「這是最後一夜從奧遼兒那邊照亮了，卑劣漢，明天我們要擄他。」

上校手中拿着大斃從參謀部的公共汽車中走出來。他用燈籠照了一下，找到我們便走近來。

「沒有睡嗎？」

「沒有，上校同志，我們在談天，」我說。

「我主要的是談話，」妮娜·彼得勞夫娜說。

「應該睡覺，而不該談話，」上校說。「您該覺得冷吧，妮娜·彼得勞夫娜？冷得不能睡覺。把大斃拿去蓋上吧。」

上校站了一會，一邊打着呵欠一邊說：

「莫斯科那面怎麼樣？您沒有告訴我，藝術劇場恢復了嗎？」

我正要回答，但是這時聽得一個響聲，從黑暗中跳出一架裝甲汽車來。裝甲車驟然停下。坐在砲塔上的那個人跳下地面，迅速地跳到上校面前，行了軍禮，用男孩的啞聲，將「P」字母滾得非常厲害地說：

「近衛軍上校同志，軍團指揮有緊急包裹。」

這是一個連絡士官。

上校接了包裹打開了燈籠光下讀了。

「好。」

「沒有答覆麼？」

「您去口頭傳達說工兵在二十分鐘前走開了。」

「是，口頭傳達說工兵在二十分鐘前走開了。」

「將軍在那裏？」

「在渡口。」

「轉達一聲說從軍隊參謀部裏有緊急密碼。」

「是，去轉達。准許走嗎？」

「去吧。」

連絡士官帶着花花公子的風度轉過身去。跳上裝甲汽車，把脚伸到前面。

「在一波一口！」他底斷續的孩子的聲音喊道。

裝甲汽車轉了灣，轉瞬黑不見了，把連絡士官底短小的，結實的身體帶入黑暗中。草上留着深澀油的氣味。上校迅速地回到自己底公共汽車裏，從那裏立刻獲得恩德華底的答聲。德軍探照燈又移動了一次而熄滅了，彷彿用帽子遮蓋了它。蟋蟀仔細地唧唧着。

妮娜·彼得勞夫娜將上校底大鑰丟在自己身上，裹在它裏面。

「好像：我們底工廠裏一點也沒有改變，」她說。「一切的東西第一眼看去都照以前一般地進行。但實在卻有許多新的東西了。」

「比方說，我試用索細亞，叫他在三架機器上工作，而他將自己底任務處理得非常好，於是小紅旗又從慕霞那裏移到他那裏。索細亞並且狠狠地罰辱慕霞一輩子永不會在她底機器上再看見這面小旗了。」

「慕霞輕蔑地壓着輪軸，可是她底鼻子發紅了，眼中閃着淚珠，她掙掙肩說：

「『看吧！』」

「我繼續在工廠內消磨着幾乎全部的時日，可是現在我已經不感覺自己是那麼孤獨了。親愛的，和蕾的齊娜嬌嬌竭力幫助我忍受我底悲哀。我因而接到波底亞底信。他將他底前綫生活記述給我看，懷憶過去的事；而我將我們工廠的情形告訴他，有時也回憶着過去。」

「在十月中我和工廠搬到這裏——中部的伏爾加——來了正好一年。第二個冬天逼近了。在我們的工場幹部內掛着一張畫着粗大河流的，學校使用的巨大的蘇維維埃聯邦地圖，朝它看去是可怕的。情形看起來比去年這時更為嚴重了。」

「大家旁邊都掛着史大林格勒這個字。人們懷着那同樣的驕傲與痛苦底嚴肅的情緒發出它底字音，在最近之前人們還是懷着這樣的情緒發出西伐斯托波爾那個字音的。」

「爲了工廠事務和領到空屬飛往史大林格勒的阿伯拉夏·米里克肩部和足部受了傷回來了。手放在吊綱帶上，撐着棒，他敏捷地一瀉一滴地在作場裏走着，像往常一般地被代理人和全權代表們包圍着。

「『喂，妮諾契加，』他在我身旁滯留了一下，恐怖地閃動着眼睛說，『你差一點要不能看見我了。糟糕透了。不過金屬到底裝好了。兩隻駁船。可是你不能想像，是費了怎樣的九牛二虎之力！』

「『裝貨困難嗎？』

「『裝貨嗎？這是當然的嘍。人工貴得駭人。自己裝貨。我個人從岸上到駁船上就搬了不止一噸金屬。你記得我底一件咖啡色的皮大衣嗎？它那時還完全像新的……這麼一來——成了粉碎！德國人每過半點鐘飛來一次。對着碼頭和駁船射擊。總而言之，糟糕透了。你看把我打成了什麼樣子？謝天謝地。骨頭還是完整的。可是要站並不在這裏。這事祇有我能做到。不過是不給我們上等的鍋而已。他們說：『沒有這種事情，我們自己也需要金屬。』我嘆道：『你們要這些金屬有鬼用，你們一大半的企業已經停止工作了？』但是他們說：『這不要緊，總會有用處的。』『呸，你這個鬼！』你知道，妮諾契加，在我沒有將電報和人民委員會接通之前，在他們沒有接到確實的證據之前，他們一直不給金屬。但是我無論如何，到底從他們那裏奪來了，把口邊食奪來了。這便是全部的史詩。』

「『城市呢？』我問。

「『城市什麼？城燒了。德國飛機把天都遮黑了。可怕！』

「『德國人沒有佔領它嗎？』

「『史大林格勒嗎？你在開頑笑！』阿伯拉夏·米里克喊道。『看他們就要得到史大林格勒了！看見嗎？』他惡狠俱向我白了一眼，又敏捷地癱着走遠了。

「過了一分鐘後我已經聽見他底如雷的聲音在遠遠的地方說：

「『什麼？一公斤也沒有！除非跨過我底屍首！到十月一公斤也沒有！』

「空襲警報已經發出了幾次：這是德國的夜轟炸機從南面向這個城市飛來。那時玻璃似的探照燈光撐在煙色的天空，在烏雲上和工廠的邊

暗的作場上面探索。在工廠裏的工作一秒鐘也沒有中斷。高射砲的砲台開始從屋頂上迅速地射擊，倉皇地用阻止射擊底粉紅的小星星覆蓋了天空。

「在很晚的，可是仍舊是黑暗的早晨屋頂上和馬路上的霜雖然發白。伏爾加流着薄冰，逆流中——也和去年一般地——載着從史大林格勒來的難民的雲集的汽船鳴喊着。寒冽的東風在電車軌道上帶來矢屑和塵土。裝着木板代替玻璃的電車車輪在轉彎處短促地發出尖銳聲。人們穿着棉襖，身上掛着口袋和籃子的人們站在緩衝器上，抓着車頂。在擴音器旁邊的街角上，黑越越的一羣人背對着風站着，在聽早晨的綜合的報告。

「『支持着嗎？』晚來的趕緊加入人羣中間道。

「『支持着，』人羣中間答說。

「人們迅速地散開了，把紅紅的手深深地插進口袋，把臉背轉去避開以沙塵撲面的寒風。

「史大林格勒是我們光榮之城，史大林之城。民衆是不能讓它給德國人侮辱的。

「他（指民衆）並沒有放棄它。」

二十

「在十月末，經過長期的杳無音信後，彼底亞出人意外地出現了。他像去年一樣，是為飛機的事而來的。他非常忙碌，祇和我消磨了一晚，清早又要飛回前綫去了。

「這次短短的會晤使我非常高興。它不但增強了我快要看見安得列墳墓的希望，並且現在當我們在史大林格勒城下粉碎德軍，將他們往西趕的當兒。我堅決地知道，它是會這樣的。

「在不久之前還是那麼駭怕去朝它的那張地圖，現在像磁石一般的吸引人。人們很困難把眼睛離開它。人羣在擴音器旁久久不肯散去，諦聽在全城高歌的合唱團底有力的歌聲：『列寧之黨乎，史大林之黨乎，布爾雪維克智慧之黨乎』。這是我們底勝利之頌歌，

「一切都是優秀的卓越的，冬天也是稀有地解人意，嚴寒捲着風雪。狂暴的旋風從伏爾加左岸地方吹來，帶着乾雪的密雲，在河地方，工廠院子的橫路裏堆着齊人胸部那麼高的長雪堆。在其他的地方——柏油路被風掃得不滑的，並且磨擦得發光。

「伏爾加噴出風雪的白煙。

「人們用釘底的長統靴靴在堅固的雪上踐踏着，呻吟着，添上去說：

「『好天氣。正常的天氣。是該這樣的。再冷得厲害些，讓德國人現在在頓河座一會舞吧。』」

「可是反之，當帶着不久便退去的密雲的，冰凍的，嚴寒的太陽照耀着沈浸在五彩雪中的城，伏爾加，以及伏爾加後面的樹林時，那時這是不可描寫地美觀，說得更準確些——是美極了，甚至是奪魂的。

「就在這樣的日子中的一天，彼底亞來了。我完全沒有期待他。我腦子裏也根本沒有這件事。無論如何關於這樣的可能性他在信中一次也沒有提起。但是這一整天我是在一種特別輕快的，興奮的狀態下在工廠度過。我想一切的事情都一同在我身上起了影響：我們底勝利，工廠裏底好事情，——我們獲得國防人民委員會的錦標！和最奇妙的天氣。

「我回家很早，我想散散步，逛逛。孤獨着——這是我已經久未體驗到的慾望。

「太陽剛落山。緋紅的，綠柱石的，檸檬黃的長帶在西方萬里無雲的綠色的天際內寒光照入地，鮮明地放出異彩。在強烈的冰凍的寒風裏，它們似乎更鮮明而有寒氣了。朝它們看去令人目光眩暈。

「噴水泉旁的薄冰，冰柱，和在屋檐下被孩子滑冰劃出的冰帶，都像琉璃金般地閃耀着。

「在列寧紀念像旁的圓廣場內裝置了一株高大的，蒼綠的松樹。它平常在這裏代替了新年的聖誕樹。

「在這裏面也有些什麼令人興奮的事，

「這一切連最細小的細節我都記得。

「我沿着過度冗長的，筆直的庫壁希夫街上走着經過「大飯店」旁，在那裏停着被雪遮的，插着外國旗的，華麗的汽車。

「不滑的風帶着駭人的力量順着這條街吹來，像穿堂風一樣。我底

耳朵凍僵了，面頰變成像蘋果一般的堅硬，女孩子們穿着兵士的大氅，戴着風帽，穿着長靴，帶着非常紅的顴頰，非常藍的眼睛和被雪落得發白的捲髮，忽促地跑過街角，在那裏的風勢總是特別地猛。我也跑着，鹿靴有力地踏着。一列載貨的雪橇從碼頭上一面發出軋軋之聲，一面昇到山上去。馬匹底濃密的冬天的毛被霜蓋着，從鼻孔裏冒出熱氣，可是風將它像棉絮似的吹去帶走。

「我背着風，竭力屏住呼吸，一直跑到家。在門口有一條長長的被孩子們滑出來的綫條。這時在我心裏突然地，起了一種被遺忘了的童年時代的本能。我飛跑着，兩足交替地擦着地面，在冰上滑着。我幾乎將一個穿皮襖毛靴的飛行員撞倒，他恰巧在這一剎間，彎着腰要走進小門口。我來不及止住便用雙手抓住他底肩頭。這原來是彼底亞。由於出其不意，他被弄得那樣地狼狽，以致他並不努力去遮飾他底不安。他簡直是手足無措了。他站在我面前穿着用狗毛做的灰色鬃毛的長靴，大大的地圍袋掛到膝部。紅紅的微微粗糙的臉，朝着自己的被呼吸弄得發白的羊毛領呼吸。我一點也不感忸怩，反而不住地喜歡。

「『您早來了嗎？就得意嗎？』我挽着他底臂說。『您不能想像，我看見您是多麼地高興，走啊。』

「『今天來的。明天回去。』

「『從史大林格勒來的嗎？』

「『會到過史大林格勒城下。』

「『您彷彿有點變了樣子，累了嗎？』

「『我想是，』他笑着說，他底褐色的，姑娘似的眼睛依舊如昔地鮮明而淘氣地閃着光輝。

「『前綫的情形怎樣？』

「『我們的不壞，德國人的壞些。』

「『他的聲音是女人的，傷風的聲音。』

「我讓他大喝了一頓茶。他不聲不響地喝了有六杯，這樣一來以後方才復元。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總在二次交替中工作。我們是單獨的。當他在喝着茶，竭力不要太祖魯地咬着糖的當兒，我便細細地觀察他底臉。真的，這些時來他是改變了。並不是說他老了，但是不知如何

他變得更爲老成持重了。他底臉，假如不算髮角邊的，僅僅可以看出的
一點白髮外，大體上仍舊像從前一樣。但是改變的是面貌底特色。從前
一種惡作劇的狡猾底表情在它上面佔優勢。現在惡作劇的狡猾雖然還同
樣地遺留着，但是，堅毅的決心底表情，我甚至可以說——殘忍底表情
在臉上佔了優勢。眼睛較微細小了些，在它們下面有着乾枯的細皺，在
額部，鼻梁上面，橫切了一條新的堅硬的線，這使彼底亞不知怎樣不可
捉摸地肖似起安得列來。顯見地，人們並不是那裏容易忍受戰爭的。

「天色黯淡下來。圓形的粘土小電爐底赤熱的大紅的盤香管開始格
外地顯著。我重又放下了布窗帷，重又燃上了黑罩下的小燈。我們重又
像彼底亞第一次來的那樣，開始談起安得列來。我們談了許久。後來談
話不知如何自己中斷了。我們沉默了好一會。像俗說的，飛過了安靜的
憂鬱的天使。

「『您知道，妮娜·彼得勞夫娜，』彼底亞突然毅然地說。『您不
和我去聽歌劇嗎？實在，』他靦靦地加上說，『這無論如何是國立大劇
院。蘇聯最好的劇院。什麼時候還能再去呢？於前錢的人，您知道，這
是極大的宿願。』

「我不想到戲院去，我對於一切的景象都生疎了，並且不感覺對它
們有什麼慾望。但是要剝奪一個從前錢到後方來共總祇耽一天的人底這
樣的喜樂未免太殘忍了。我換了衣服，我們向文化宮出發，在那裏大劇
院在作臨時的上演。

「天氣轉變了。開始起了風雪。

「彼底亞跑到票房，可是又垂頭喪氣的回來了。原來，今天是星期
五沒有演劇，而是演奏叔斯達柯維赤（Шостакович）底『第七交響
曲』^③。

「『這樣好極了，』我說，『就聽聽音樂吧。』

「『整個晚上光是一個沒有演員的管弦樂隊！』彼底亞苦惱地說。
『我和您運氣不好，妮諾契加，怎麼辦呢。』

但是下餘的沒有其他辦法。彼底亞又去買票子。」

③ 叔斯達柯維赤之第七交響曲爲列寧格勒被圍時獻與列寧格勒之作，一名列寧
格勒交響曲。

二十一

「管弦樂隊的最初的聲音便使我浸沈入習慣的回憶底世界。

「您，大概總聽過第七交響曲吧？

「開頭音樂中的一切都非常美妙，我想像是一個溫暖，落着迷濛細雨的夏晨。我穿過避暑的地方去迎接答應乘十二點鐘那班火車前來的杜霞。我底心靈是輕快的，平靜的。一切安排得彷彿不能再好了。我們夏天從不住在都市裏，而是向一個共營農場場員租一所小屋租到九月。母親一直住在鄉間，我和父親——僚做事的，工作的人們——等時間允許的時候纔來，可是從星期六到星期日是必定來的。

「我和安得列已經結為夫婦，但是還沒有同居，因為他在莫斯科沒有寓所，他幾乎時時都在北方，在那裏準備大規模的，往北極的飛行。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西伐斯托波爾之後我和安得列一共祇見過幾次，並且連那幾次都不是長久的。但是在這個夏天，在六月底，他答應前來和我們在鄉間一同住到八月。不過冬天我應該和他一同安居在莫斯科一所民用航空艦隊底新屋子裏面的精美的一層中。

「等待着安得列，我並不感覺特別的心焦。我們是那樣的如膠如漆地相愛着我以為在我們面前有的是一段那樣悠長而幸福的生活，所以早一天，晚一天幾乎是毫無關係的。甚至在等待中有一種不可言狀的欣喜。

「當然，我們在通信。但是安得列並沒有確定地告訴我前來的日子。照他底快活的，詳細的信中底某幾點暗示看來，我有理由去猜測他是為我準備一個愉快的驚異並且預備出人意外地突然來到。我每天等着他。我到火車站是去接杜霞，可是我私心裏卻確信是去迎他的。

「我故意早些從家中出去，選了一條最長的道路，又可以順便散散步。

「起初我沿着松柏樹林間的修長的小路穿過去。樹林是異常地沉默，彷彿在陰雲的六月的白晝永遠是這樣的。在多樹脂的朦朧的清新的棕樹林底翠綠間隱現着淡青色的霧。平常每逢星期日總有許多遊人從莫斯科到這樹林裏來。枯枝和落木更常常地發出碎裂聲並且播散着轟然的

巨響。但是今日的樹林中非常寂靜。祇聽得霧的小水滴落下來的聲音。我向自己以天氣的惡劣為理由來解釋這寂靜的原因，可是，不知為什麼總有些令人不快。

「後來我轉移了穿過一條壯麗的，滾得發光的，被夜間的雨打得發銹鐵青藍色的莫斯科與明斯克（Москва—Минск）間的公共汽車幹路。它用自己漆白的小柱寬敞而美麗地圍繞着樹林。一輛電車載滿了一些事務室傢具和臥床掠過我身旁向明斯克那方疾馳而去。在這些傢具上坐着幾個用綠色天幕遮雨的紅軍兵士。『大約，是往野營裏去的』我想，『雖然是晚了一些』。不知為什麼這個也使我有些不歡喜，我又往前走。

「再往前走仍舊是樹林，可是已經是另一類的。這是難看的，稀有的，有着赤裸裸的高楊幹和細小的，污穢的樹頂的小松林。這樣難看的，沒有草，帶着波蹂躪的土地的小松林普通總是生在化學工廠的近傍。我是第一次看見它。兩個圍着灰色肩巾的老婦人，步伐慌亂地穿過這難看的小松林筆直向前跑。她們每一分鐘朝後看，搖着空籃子。這些步伐不整地奔跑的老婦人和這個無花的小松林刺激我使我更不愉快。她們發出像在樂隊中被次要樂器因錯誤拿了沒有關係的音譜時的聲音。

「爲了要趕快脫離這令人不快的印象，我加緊了脚步。我趕到一個被古老公園包圍着的優美的，古代的泉水旁，樹林上面的銀樣的，青色的曇朦朧地反映在平靜的，石鑲質的水中。一羣皎白的鵝沿着碧翠欲滴的草地上走到水邊。這令人心目爲之一爽。但是以前的平靜便在這裏也是沒有的了。

「音樂好像忽然開始抑揚起伏起來。

「在米朱李恩小村避暑址的遙遠的某處無錢電斷續地不明瞭地喊叫着。車站的月台上是荒涼的。在鎖閉的街道讀報處旁站着六個人。他們在不出大聲地談話。我走近他們，他們便住了嘴，似乎希望有事要隱瞞着我。我站了一會又沿着月台往前走。他們重新又談起來。我聽得與地薩（Одесса），基輔（Киев），基希烏夫（Книшиев）等城市底名字。它們通過我底意識。可是我聽見西伐斯托托波爾這個字，於是一種可怕的疑慮忽然現於我的心頭。

「避暑班的火車經過月台，不停留地，帶着嗚聲向莫斯科疾馳而去。它不停留的這件事倒沒有什麼特別。不是所有的火車都在這一站停的。異常的是，普通往莫斯科的星期日的早班車是空的，可是這一輛車是擠滿了的。

「一位熟識的工程師帶着妻子，和年青的兒子，不是照避暑的打扮，站在荒涼的月台邊上。

「『看上帝的份上，』我說，『發生了什麼事呢？』

「『怎麼，難道您一點都不知道嗎？』他底年青的兒子嚴峻地說，我看見了他背上的帆布背囊。

我看見了他母親底全然不動的臉便明白了一切。突然，在一剎那間在我面前的幾千公里上展開了灰色的，倦人地微明的，死氣沉沉的，無人烟的戰場。在層狀地平綫後面看不見的小小的，工廠的鼓手——兩個或是三個——在行軍着，他們偶而用自己的小棒敲着，重重地踏着脚步。

「我明白，誰也不會來了；以前的一切都完結了。當我跑回家去，母親已經在捆紮東西。就在當天我們回到了莫斯科。

「可是音樂仍舊繼續抑揚起伏着，好像一個人白天摸索着在倦人的無用的藍色的小燈光下走一條黑暗的樓梯。

戰場在城外酷熱地發出微光。在扶梯裏放着盛沙的箱子。這是戰場上來的沙，被藍色的藥房裏的光照着。在擱樓上掛着拷問具——一副粗笨的火鉗和極大的鐵鉗。在高爾基街上新圍牆裏的商店的櫺窗用裝着戰場上來的小沙袋底斜堆堵塞着。戰爭，像疫病一般用白色的斜十字在房屋窗戶的每塊玻璃上做了標記。每到晚間燈火管制下的莫斯科是壯麗而美麗的。它底長拱形的，掛在水上的，新的，光亮的橋梁；它底古代的砲塔和犬齒形的牆，克列姆林宮底穹窿形屋頂和鐘樓——一切都沈浸在窒息的，白堊的空氣中。夜晚在燈火管制下的街道上漸漸地濃黑下來，像煤煙一樣。高高地的屋頂上，還沒有昏暗的，微綠的，七月的天空照亮的背景上，在整個的莫斯科可以明晰地看見面朝西的高射砲和消防隊底側影。

當莫斯科上面升起空中阻隔的氣球時是一點鐘。像有着下垂的簾的

，死的，白色的動物去了，黯淡着，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停止在那裏的微光的——肉眼看不出的羣星中，好像空襲狀態下的黑細菌。

「但是小鼓手繼續進行着，重重地踏着機械式的脚步，愚笨的橫笛聲小心翼翼地，像胡狼似的，跟在他們後面在層狀的沙上走着，時時刻刻起伏着，無論如何不能整齊，突然它絕望地叫喊着，它底高音的假音，惱人地脫腔的，高高的假音高揚在黑暗的城上又死一樣地落下來。在黎明，當人們在失眠之夜後從地下鐵道裏出來帶着包袱走回家時，從戰場帶到人行道上的發燙的沙子在他們脚底下沙沙作響。被塗上一層燒灰底暗藍色帷幔似的炙熱的太陽昇起來了。

「但是鼓手們愈來愈頑強地，不屈地重踏着脚步。現在號筒也來加入稀疏敲擊的鼓聲，號筒底尖銳的整管從多層的地平綫後引出一隊白旗幟上面有黑十字的白旗和上面有白十字的坦克一輛。軍用汽車向城市的烟霧和火焰中緩緩移進，一隊跟着一隊從平坦的地平綫後走出來的黑色軍隊上面的黯然無色的天空像死神一般迎面吹來。

全身被火綉包圍的大隊長加斯吉洛（Гастелло）^⑤，像光明之神，飛過了，向帶着十字的黑色坦克衝去。光榮和死亡在荒涼的戰場上用巨大的磨光的石板堆成自己底陵墓。死亡放了黑色曹灰長石的石板。光榮放了紅色的花崗石的。我把安得列領到一扇黑暗的青銅色的門前。門大開了。我吻了安得列底閉着的眼睛和石膏似的雙唇。

「已經是透不過氣來了。

「可是機械式的鼓手總是走着走着，一邊用小棒敲出有惡兆的進行曲——抑鬱而單調的。有時這進行曲被沙子聲遮蔽，於是它就聽不大出，在輕下去的音樂中又繼續有着起伏，工廠結束了。最後，在最後一次的起伏後，它停止了，彷彿是懸盪在那塊土地上面的空氣中。號筒又不響亮地發出最後一次的聲音。

「沉默延長了某一時間，忽然爆發了騷動的鼓掌聲。

「我恢復了意識，像經過熟睡後一般，我看見了有皮大衣的觀衆席

⑤ 「加斯吉洛蘇聯空軍大隊長於作戰時被敵人的高射砲彈打中他飛機的油箱。他就駕駛着火光熾熾的飛機向敵人的汽車和油池衝去。幾十輛汽車和油池就和英雄的飛機一同爆炸了。」——蘇聯情報局戰報

，敞露的舞台，裝置着的樂譜架。我看見了樂師，提琴類和垂下的提琴弓。闊寬的襯衫前胸漲得挺硬，燕尾服衣襟帶着動章的樂隊指揮，興奮的，幸福的，粉紅色的，站在他那高高的樂譜架旁邊，一面用手帕擦着發光的額部，一面鞠躬告別，維欣司基（Вышинский）同志挪開了天鵝航的椅子，在政府的包廂內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

「和我並排的彼底亞半閉着眼睛一動不動地坐着。雖然樂隊已經停止演奏了，我覺得餘音仍舊繞梁不絕，而且小鼓手們在雪堆上曳足而行，每一步，都跌跌盪盪地，停留着，滑跌着。

「『讓我們去抽一會煙，』彼底亞決意地立起身來說。他迅速地跛跛着，穿着內八字的長統靴在我前面向出口走去。

「我明白了。他不要讓我發覺他底眼淚，我一邊從呻吟的大禮堂走出去，一邊瞥視一下而看見了一個穿着領朝後面反的上套的，瘦瘦的，年青人，他戴着眼鏡，頭頂上的頭髮登起了像雞冠似的。他迅速地，枯燥地和提琴家們握手，鞠躬。這是叔斯達柯維赤。

「當我們走到下面的休憩室時，彼底亞已經把自己弄整齊了。他開始抽起煙斗來。這是安得列底煙斗，我贈給彼底亞做紀念的。

「我們站在海水色的，人造大理石的，射光的，四角形的柱子下面。觀眾作圓形地走過我們旁邊。英國及美國官吏底污綠色和本色的軍服上衣，外交官員底黑色上套，外國通信員底手織的工裝外衣與人顯出差別。上等香水和埃及捲煙的氣味瀰漫着。從熱水汀底橡木柵格中冒出熱氣，令人不容易想像在院子裏此刻有着風雪，狂風把被看不見的月亮虛渺地照亮的濁雲底密雲吹過伏爾加河上面。

「『喜歡嗎！』我問。

「『相當喜歡，』他斷然地說：『應該讓軍隊裏的人聽聽這個。這是蘇聯音樂底優秀作品。』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時彼底亞拿了我底手，細心地壓我底手指。

「『唉，妮諾契加，我們底安得列沒有了多麼可惜。他沒有機會看到在史大林格勒城下怎樣把德國人擊破。這是稀世的美觀。』

「我詢問關於我往前綫去的事。

「『現在快了，』他確信地說。

「等我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時，彼底亞抓住我底手，小心地吻了它一下。這時候指揮振着棒，立刻我又被帶到西俄斯托波爾「水晶灣」（Хрустальная бухта）埠頭上小旅館的一間房間裏去了。我和安得列醒來時看見在炎暑的薄明下發出光輝的房間底天花板。

二十二

「活潑的明鏡似的小網，精微地，常常閃爍着，在天花板上流動着。有時某些不可解的物體底虹色的陰影在這個小網上緩慢地移動着。我被誘惑着，久久注視着天花板的銀幕，却不去考慮這到底是什麼。

「『安得流夏，這是什麼？』最後，我克服了困惑問說。

「他用溫柔的，快樂的，在闇暗中閃光的眼睛朝我斜睨了一下。

「『這是一種現象（Феномен），』他說：『在物理學中叫做暗箱，聽見過嗎？』

「我底天，聽見他底渾厚的，〔о〕字重音的聲音，用頰感覺他底圓渾的，寬大的肩是令我多麼高興啊。

「我們學習過物理，我當然知道什麼是暗箱。可是我怎會沒有立刻猜到呢！

「我變得很快活。

「『那意思說，並沒有什麼魔術麼？』我說。

「『相反地，是完全的魔術。』他說。

「『你這樣想嗎？』

「『當然，難道臨到我們的事不是魔術嗎？』

「『你想是嗎？』我又問一次，努力盡可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他底感情。

「『當有魔術時怎麼會不是魔術！』他熱情地，幾乎是狂喜地喊道：『你想一想，再辨別一下。我和你隱入一個黑暗的盒子裏，用百葉窗遮上，自己想像，是遁世了，但是本性忍不住黑暗和孤獨，甚至這孤獨是兩個人的。』

「我立刻懂得他底意思。

「『啊，我懂了，百葉窗，在百葉窗上有木節的小孔，最最小的小孔就够使……對嗎？』

「『是呀，是呀。爲了祇使一道光綫透進來，餘下的一切已經和這道光綫一同來了。你瞧，是多麼好。『水晶灣』底不憚其詳的活生生的描繪。細小的波紋和它們上面的日光底細小的閃光。』

「『一般地像活生生的大理石，』我說。

「『甚至像喀山（Казань）的藍花洗衣肥皂。』

「『你自己是喀山肥皂。』

「『我愛伏爾加，簡直沒有辦法。而喀山是伏爾加河上的城市。』

「『啊，我們從困惑扯到了什麼廢話上，在我們底置一個早晨上我們在一塊又是多麼好。我叫他安得流夏，並且聽見他叫我妮娜是使我多麼高興。爲了要多多地叫他幾聲安得流夏，我一本正經地不時問他這樣，問他那樣，以及關於暗箱現象的解說，彷彿他儼然真是對於暗箱的大專家。』

「『安得流夏，在移動的那個是什麼物體呢？』

「『這個嗎？這個小的嗎？』

「『是呀，虹色的，帶爪的。』

「『你不認得嗎？』

「『不，安得流夏。』

「『你仔細瞧瞧。妮娜。』

「我開始孜孜地仔細瞧着，在這個小物體上有一樣熟習的東西。特別是在它底移動的，閃光的小爪上。但是無論如何我仍舊不够理解。

「『喂？』安得列側面向我瞥視着說：『噢，你啊！還是大學生呢。這豈不是小……』

「『是小艇！』我突然認出了那個物體叫道：『是小艇！』

「實在，這是舢板底小小的魔術的寫照。灰色的，紅色的，帶着槳底閃光的小爪，它以微微的搖盪前進着，在我們上面的天花板上，在海的漣漪底明鏡似的小網上顛簸着。我甚至觀察出了兩個人——一個在船尾，另一個在把槳，並且還掠過一些白色的發出光輝的影子。但是我已經毫無困難便認出了它們。這是海鷗。我立刻希望趕緊離開室內，到藏地去，到陽光底下去，到海上去。

「我還沒有來得及把這事想一下，安得列已經說：

「『洗澡嗎？』

「『當然，並且要趕快！我們又不要在這裏待上一整天。』

「『早安，』安得列說。

「『早安，』我說。

「我們率直而簡單地互相看着對方的眼睛，緊緊地打吻著。立刻我又被帶到戰時迷彩下的莫斯科去，房屋粉塗着好像是超然派混世以上的藍色，赤紫，黑色的幾何圖形，我們挽着臂沿堆積着未掃除的大雪堆的街道而行。這是一九四二年的一月，而我們並不知道這是一生中最後一次一同在莫斯科同行。莫斯科的德軍剛被擊退。德國人被從莫斯科驅出。這是我們最初勝利底狂歡的日子。可是在莫斯科內還遺留着包圍底粗險的，恐怖的痕跡；在邊境上的冬天早晨的粉紅色背景上露出用一半被雪遮白的交叉鐵軌做成的，像刺網似的防坦克障礙物，在克里姆里宮牆上繪着假窗和樹木。炸彈會落在裏面的一所大劇院底整面用褶縐歐與朱麗葉一劇內底巨大的舞台裝置遮蓋着。這上面帶着一些華麗的意大利風味，有着圓柱和噴水池。粗俗地漆着污白色的顏色的坦克潛高爾基街走着，一隊帶着射穿了玻璃和被蹂躪的側身的白色前轆汽車像瘋狂似地馳過街上，將空氣中佈滿了軍用摺發油的氣味。天色很快地暗下來。安得列底羊皮衣領被他底透氣弄得發白。在劇院廣場上的塗着藍色的鐘底針面漸漸發光。在『東方影院』影戲院旁邊……請原諒，這似乎是來接我的！」

妮娜·彼得勞夫娜從草地上站起來，把上校底大鑒交給我。天已經快要亮了。天空為灰色的清晨的密雲所遮。在我們對面的道路上停着一輛頂上遮着雨布的小小的直三角形的『微里司』^⑤，一個戴青帽綠軍帽，金肩章，微黑的，有着小髭的飛行員少校從裏面朝外張望。

「妮娜·彼得勞夫娜！」他喊道。

「那末，再會了，」妮娜·彼得勞夫娜向我伸出手來說。「這位是沙夫盧庚少校，謝謝您的陪伴。請把大鑒交給上校。或許，我們有一朝會再遇見的。」

⑤ 微里司——汽車牌名。

她向「微里司」走去。把自己底皮包包進裏面，坐進汽車，他們便揚長而去。

真的，很快地我和她又遇見了一次。

二十三

起初我們彎着腰走，後來開始用四肢匍匐而行，一邊小心翼翼地分開非常濃密，非常高聳的裸麥。

大約經過五十米突，我們看見了我方的戰鬥防衛。

幾個戰鬥員騎在用新鮮乾草鋪的溫適的巢內。一個攻鋼甲射手哥薩赫人，小小的，帶着發光的粘土色的面孔，將自己攻坦克鎗底槍身——細而長得不自然的，尾端帶着瞄準器——遠遠的放在前面。所有的戰鬥員們都偽裝着。在他們底帽緣上戴着寬闊的稻草笠帽，在某幾個身上穿着上面釘着草的網。這把他們弄成像日本漁夫。

德國人昨天會在這裏。夜間把他們打跑了，在步兵的到臨前自動槍手和攻鋼甲射手的分遣隊暫時維持着陣地。

看見了匍匐而行的將軍，戰鬥員們試試要立起來。但是將軍怒沖沖地噓着叫他們靜寂。他們重新架着腿，橫臥下，好像孩子們坐到自己底有欄杆的臥床上似的。

將軍跪着，一邊用手分開裸麥，開始緩慢地，精細地用保護色的兩眼千里鏡向德軍陣地仔細觀察。

從這裏到德軍那邊「不屬於誰的地方」並不多於半公里。

「我方的步兵在那裏呢？」我問。

「它立刻就要來了，」將軍不拿下千里鏡說。

他穿着一件簡單的，保護色的衫褲相連的衣服，從它的褲子裏露出粗笨兵士長靴的多灰塵的靴統來。將軍叫砲兵隊的軍官來到自己面前，他便馬上用四肢爬過來了。

將軍和砲兵隊軍官開始用兩副千里鏡視察地方。他們底注意力特別為在有花紋的蕎麥田後面在全景最遠的背景上的發藍色的小樹林所吸引。

照將軍底意見，在那邊有砲台；照砲兵隊軍官底意見，——還是咋天堆塞的兩尊大炮。

「地圖！」將軍說，他並不迴轉來，祇把手朝後面伸着。在那同一分鐘裏，一個副官過來了，將軍底手中出現了一張磨損得非常厲害的，全部加以符號的地圖，摺着像一塊手巾似的。

他把地圖放在爲落穗和穀殼所遮的，有塵埃的土地上將它弄到盡可能地平坦後，便耽溺於研究了。

「命令向那面投過去四個碎散片炸彈，」他說：「或許他們會回答的。」

「是，四個散片炸彈！」

砲兵軍官爬到砲底電台那邊。這是一個小箱子，裝了像細竿形的空中綫和三個長的三角形小綠葉，這使它像一棵人工的棕樹。

這時空氣中有一樣東西很近地，短促地幾乎是無聲地翱翔着。「追擊砲彈！」有誰不響地喊道。

就在那一剎間一聲兇狠的，斷續的，嘎然而鳴的爆裂聲在作巨響。空氣相當可感得到地碰撞着，壓縮到耳朵裏。一羣碎片帶着嗡嗡掠過，打落了花朵和麥穗。一個小小的碎片帶着響聲遠遠地彈在不知誰的鋼盔上。窒息的，棕色的煙爬過地面。風曳着它，好像頭髮似的，經過課麥的密齒的梳掃。火藥和燒焦的硬紙發出好像夏天花叢中放了花火過後的腐臭的氣味。

「活着嗎？」將軍說。

「活着，」幾個聲音回答說。

「你們僞裝得不好，」將軍發怒地說：「在這裏擺成了市場了。走啊，隨便走走。須要爬，懂嗎？掘壕溝，不過需在全側面。」

幾個戰鬥員，側臥着，立刻開始匆忙地用短鏟掘地，可是在還一分鐘內又飛來兩個砲彈。他們在較遠的地方爆炸了，把它周圍的課麥炸得四散，把矢車菊和雛菊炸散得遠遠的，連根拔起。

「去找，」有誰說：

「祇是找不着。」

「形式主義者，」將軍說着，一邊把自己輕便的，夏天的軍帽移在

後腦勺上，一邊繼續做着地圖的工作，「德軍形式地開始戰爭了，給我潛望鏡。」

馬上在他手中發現了一隻不大的潛望鏡。

將軍爬到前面遠遠的地方，——我覺得，他爬到了德軍底邊前方的邊界上，——在那裏躺下，從襯套中把潛望鏡底綠色小棒抽到上面來。

砲彈又飛來了。後來又來了二隻。後來很快地又來了一隻。從這時起到進攻前每經過正確的時間後便飛來許多重迫擊砲彈。它們在遠近左右爆炸了。但是已經不再有人對它們加以特別的注意，因為大家非常懂得德國人是隨意亂發的，餘下的一切都是機會的問題。

完結了地圖的工作，——依照地方定了方位之後，——將軍對於假如從側翼出現了敵人坦克的那種情形下了幾個命令，他就先是匍匐着，後來便是彎着背走到鄰近的堇菜田裏去，在那裏他有援助處預備着。

這是普通的壕溝，在它裏面已經有一個戴着鋼盔的接電話生坐在壁龕裏，常常向佔領了進攻前出發點的附近地形起伏某處的坦克大隊通電話。

將軍看了一看錶。到進攻的開始還有十五分鐘。周圍的一切俱靜，當然「寂靜」在這兒意義中是說我方和德方的砲火入於一種平靜的，不忽不忙的，不預言任何事的節拍。

在用各種的武器射擊。

遠遠的，在後方，這砲火大概是聯合的，作隆隆聲的，抑鬱的，恐怖地騷動的。但是在這個多樣化的砲擊中心，人們用習慣了的耳朵，完全無誤地決定什麼聲音對他們是危險的，或許甚至是致命的，什麼聲音不是的。

所有「無危險」的聲音，彷彿不管它們怎樣響法，都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好像是在次要部分的某處；所有「危險」的聲音在它底一方面可以分為普通危險的和致死危險的，為要適合這個，它們在意識中佔着比較重要和次要的地位。

這樣，譬如德軍「亨格爾」（Хейнкел）時常從非常的高度並且非常不準確地，用整個的連系還在鄰近道路上的重空中炸彈底震動的巨響幾乎沒有吸引人底注意，因為它們沒有直接地威嚇我們，雖然從我們

周圍四面遠遠的地方揚起了它們爆炸底巨大的，多層的，黑沉沉的，惡兆的烏雲。

每分鐘往復掠過頭頂的德方和我方底子彈底響聲也不很吸引注意，雖然它是頑拗而轟然的。

反之對於飛來砲彈底翱翔的聲響，敏感的耳朵以某種感覺在它發生前一秒鐘就捉住了它，人們也來得及緊伏在地面或是跳進壕溝。

眼睛也瞬息間發覺了突然潛來作低空轟炸飛行的「密失斯米特」底閃電似的影子。（一個黑色的，黃色的像黃蜂似的帶着十字的東西電掣似地掠過）。它在我方的田野上面掠過，一邊用它所有的機關槍發射，並且被這個發射掀揚起了頻繁的噴水池似的塵埃。

有時從任何一塊大大的，可疑的，多孔的雲裏突然穿出三架或是六架，對着太陽看不清楚的轟炸機，取道直奔向我們而來。

當時大家都緊張地昂起頭來，希望辨別這是自己底呢還是「他」底。有一個樂觀者確定地說：

「我們的。」

有一個悲觀者也確定地陰陽怪氣地回答說：

「不過炸彈是德國的。」

接着這個以後，天向我們崩倒了。壕溝在撼動着。把我們也震動了。泥土洒進衣領，土塊打在軍帽上。我們流着大汗，髒得像鬼一般。

最後一次用千里鏡觀察了戰場後，——將軍知道這個比誰都清楚——在它上面再過五分鐘便要進行一件非事的事。他命令最後一次他遍打電話給所有的坦克營並且親切地和每一個大營長談話。

「喂，您健康如何？」

兩個營長立刻就來聽電話，第三位沒有上來，他底副營長走上去代他聽。

「我不是請副營長，而是請營長本人，」將軍嚴峻地說。

「第四，第廿五同志個人不能來聽。」

「因為什麼？」

「他塗着肥皂。」

「做什麼？」

「在修面，他命令我向您報告，一切都按秩序，一切都在本位。至於修面，過三分鐘就可以完全完畢了。命令他停止修面呢，還是允許他剃完呢？」

「好吧，讓他剃完吧，」將軍想了一想說。

二十四

在這個後來我看見了一連步兵從凹地走到山上，筆直向我們走來。近衛兵們挺得筆直地，排成一條寬闊的陣在五色斑斕的，大紅的，檸檬黃的，綠色的堇菜底田野中走着。戴着光澤的綠色的銅盔，帶着綁得緊緊的革帶，披着黃綠色偽裝的斗篷和網，一往無前地跨過壯麗的奧遼爾的土地，他們的肩上有背著機關槍，有人背著迫擊砲底砲筒，有人背著裝彈藥或是砲彈的箱子，有人祇背著自動槍，把一個手指放在發動鍵上，槍身突在前面。

「躺下來，鬼！」一個年紀輕輕的淡黑皮膚的連絡軍官喚道，——他就是那天夜裏在砲塔上面的那一個，他的臉上風塵滿面，下頷上帶着汗珠，汗透了的襯衫上帶着第一等衛國戰爭底光輝四射的勳章。

他們沒有聽見。

「躺下來呀！爬呀！」

幾個砲彈在他們與我們中間爆炸了。他們相互以目示意。可是沒有人躺下來。他們祇是加緊了脚步。現在他們幾乎是在奔跑。他們很快地逼近了我們，在野花綻放的小丘底斜坡上，在被大堆移動的白藍色柔雲密密所掩的，炎熱的奧遼兒天空底巨大的背景上漸漸地長大起來。

「好漢子！近衛軍！」將軍稱賞地說。

一連兵經過我們身旁，更正確些說是穿過我們，向敵人那方跑去，大約離開四十步的光景便隱藏起來。

「他們在砲術急襲之後要從這裏去進攻，把那些卑劣漢們從他們底抵抗據點打出去。砲兵、空軍，和步兵攻破德軍防禦，坦克闖入破口，便展開了成功……並且爲什麼道理，」將軍毫無惡意地附加說：「您要往坦克隊去但是却跑到了步兵陣裏來。不過我的本位，老實說，不在這

裏面是在後面，不過……」

我還沒有來開及說什麼，因為將軍大錶的指針定命地觸着了數字。

幾百隻小的，中的，大的砲彈飛過我們頭頂向西飛去。我用千里鏡看了一看。德軍底陣容為烟塵所掩。在那邊有什麼東西急然而爆炸着，迴旋着，向上飛昇，像黑雨般地落下來，又重新向上飛。

那時我們底步兵陣站起來了。

「爲了祖國，爲了史大林！」不知誰人的聲音吶喊着，努力要壓倒轟擊和砲兵突射底長吼聲。

我們僅僅聽到延長的，急轉的「烏拉」。

「好漢們去了，」將軍說着便跳上陶牆。

但是電話生已經從下面他底塹壕裏用破嗓的，幸福的聲音喊道：

「近衛少校將軍同志，第二營營長報告敵人要從自己的陣地打出去奔跑了。」

「我看見，我看見，」將軍並不放下千里鏡說。「作家同志，您不得要看見德國怎樣逃走嗎？我可以使您得到這種喜悅。」

他就把自己底千里鏡遞給我。

在中景和遠景上塵埃滾滾。這就是德軍卡車，自動砲，行軍砲廚，和坦克在向西馳去。就在前景上我看見了有着紅磚教堂和鄉村墓地的燃燒的村落，我方的四架坦克帶着像手槍似的，裝在前面的長砲，飛行過它的近傍，放射着。

在生活中我沒有看見過更令人愉快的景象！

「好呵，」將軍用手袖拭去額上和鼻上的黑汗，並且努力把泥土從衣領裏面弄出來說。「可是現在要趕緊到鐵道區的右翼去，副官，汽車來！」

我們離去我們奇妙的田野，開始到窪地去。現在我們挺得筆直地在耕地上走着。心中是恍惚地輕鬆。我看着少校將軍底汗流浹背的，勞作的背，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了「戰爭與和平」和在耕地上走着的「彷彿在勞作」的巴格拉梯翁（Баградион）。

二十五

第二天我走過我們前夕所取得的那個村落。夜間落過了傾盆的驟雨。它撲滅了火，不讓這個村落燒得蕩然無存。但是它把道路弄成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卡車底車輪每分鐘在奧達兒黑土底雖不很深，但是非常滑的泥濘中力曳着。每過三十米突司機便帶着鏟走到道路上，服從地跪到汽車底下，去掘車輪。有時連這樣也沒有凡處。那時他便從座位底下拿了斧頭，斫下了道傍的灌木林，用樹枝鋪敷注滿了水的車轍。

在這村落的出口是一個相當險阻的斜坡。在這裏鏟和斧頭都不能為力。汽車便牢牢地陷住了。

在司機去找木板的當兒，我走出來活動活動。我走完這斜坡的盡頭，在被驟雨和坦克打倒的裸麥田中看見了磚砌的教堂，它的周圍貧乏的鄉村的墓地。我立刻認出了這個墓地和教堂。我在千里鏡裏會看見它們的。

從昨天起前綫更遠地向西移動。德國人繼續往後退。砲火的轟響隱約可聞，可是因為天際還飄着藍色的雷雨烏雲底斷片，便覺得這是過去的雷雨底轟擊。

炎熱的太陽已經顯露了兩次，那時破壞的道路底叢開始像水銀似的閃着光。天氣變得熱起來。

上面有一所茅草小屋，在那裏面坐着一個袖上帶着細帶，兩膝間夾着來福槍的整理者。你可能想，他是在看守裸麥，他底樣子是那樣地幽靜而深思的。

突然我在裸麥看見了一件熟識的藍大衣和担在肩上的方格子的頭巾。這是妮娜·彼得勞夫娜。她用膝部分開緊實的稠密的裸麥，拿着一個潮濕的野花的大花球擠進來，一個潮濕的蝴蝶併攏了翅，棲息在那上面。妮娜·彼得勞夫娜會盥洗過，她栗色的頭髮也梳得很整齊。直到此刻我方才好好地觀察她一下。她是很好看的。我甚至想她是一個美人。她的美好是在那種純潔的，明朗的俄羅斯的美麗，在其中不知是那一樣比較多些——魅力，智慧，抑是靈魂。她底坦白的明鏡似的，灰色的帶

着顯色眼角的變降低垂着，在它們裏面反映出心事重重的，重要的沉思。

我喊她，她蹙然一驚，可是立刻就恢復了常態。祇是她底下頰微微發紅。她向我作率直的，輕鬆的微笑說：

「我們走吧。」

我們繞行了教堂一周，在一面它是完全焚毀了。在磚牆底新裂口內我看見了洒滿了粉刷用的灰泥的聖障。和上面粗枝大葉地畫着萬軍之神的面頂底內部的頂。當我們走過裂口傍邊時，從教堂裏飛出一羣麻雀來棲止在裂成兩半，但還帶着活樹葉的白樺樹上。

在教堂後面墓地的邊上，有着新的，剛豎上薄板做的方尖碑的舊的戰軍的墳墓的周圍站着幾個空軍軍官，在他們中間我認出了沙夫盧庚少校。

妮娜·彼得勞夫娜領我到墓前。

「就在這裏，」她說。

在方尖碑上釘着一塊小小的銅板上面銘刻着：「蘇維埃聯邦英雄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赫魯司泰也夫上校，為吾等之幸福犧牲一己之生命。」

「這是在我們底工廠裏做的，」妮娜·彼得勞夫娜說。

我脫下軍帽，向下面為新鮮的潮濕的木屑所遮的草地看了一會。木屑發出佳美的，酸澀的氣味。在草上的木屑中間有一個被遺忘了的小砲，磨得很光滑像玻璃似的。

妮娜·彼得勞夫娜挽起了大衣，在墳四圍的低低的木欄杆上坐了一會，俯下身去，仔細地把她底花分放在方尖碑底柱脚旁。當她做完了這個，彼底亞扶她站起來。

我握着她底不大的，可是結實的手，默默地吻了它一下。

後來我便走了。

—— 完 ——

(磊 然譯)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

文藝集之一

·葛羅斯曼著·

人民不死

——林 陵譯——

「人民不死」是偉大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中文界的新階段。「人民不死」是作家實際參加戰爭的結果。小說中有交戰的、心理的、一般的市民的場面和插曲。「人民不死」並不是把看見過的、體驗過的、作一個平凡的敘述。這裏談到最要緊的事，是基本的，可以使人民不死的泉源是什麼。這提供了勝利為代價的學問，是考驗全體蘇聯人的工作的限額。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

文藝集之三

·畢爾文采夫著·

試煉

——白 寒譯——

這是一本描寫蘇聯英雄後方的小說。像在前線的紅軍一樣，蘇聯後方的產業工人也表現了空前的自我犧牲與不倦不怠的精神。他們熬過了艱苦的試煉，他們鍛鍊出勝利的意志。那時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初期，產業工人身上有一個繁重的任務：發展軍火生產和同時撤退工廠到後方去。這種試煉是光榮地通過了。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

文藝集之二

·戈爾巴架夫著·

不屈的人們

——水 夫譯——

在敵人佔領下的生活大家已經經歷過的吧。「不屈的人們」就是描寫蘇聯人在德國法西斯佔領的希羅若條件下的生活的長篇小說。靈魂的試煉是小說的中心問題。敢說，在蘇聯的文學中還沒有哪一部作品，它正面是這樣確信地指出布爾雪維克黨在戰爭條件下，在暫時佔領下的無窮艱難的、英勇的、感應的工作。小說中說到黨，說到主角之一的斯邦的那幾頁是懷着極大的激動心寫的，他的不屈不撓的活動把千萬不屈的靈魂繫在一起，終於使解放的日子加速到來。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

文藝集之四

·李翁諾夫著·

侵略

——林 陵譯——

這是李翁尼德最好的劇本，它描寫德國人侵略來了之後一個蘇聯小鎮的生活。這裏有敗子回頭的故鄉，他在對敵人的憎恨中找到了自己戰鬥的崗位。這裏有鐵石心腸的老婦，她為了救遊擊隊員而犧牲了自己的兒子。這裏也有不怕死的小孩子。但這裏也有出賣靈魂的俄奸。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

文藝集之五

·梭羅維約夫著·

伊萬·尼古林 俄羅斯的水兵

——金 人譯——

這個中篇是充滿刺激與冒險的，它的結束是一個英勇的戲劇。這裏描寫了一羣在德軍後方活動的蘇聯水兵，在伊萬·尼古拉領導下如何執行着他們神聖的任務——在紅軍轉取攻勢的時候襲擊居民和遊擊隊幫助進攻。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目錄

- (一) 時代日報
- (二) 時代雜誌〔周刊〕
- (三) 蘇聯文藝〔月刊〕
- (四) 蘇聯醫學〔月刊〕
- (五) 俄文時代雜誌〔半月刊〕
- (六) 俄文今日雜誌〔半月刊〕
- (七) 英文每日新聞
- (八) 俄文讀本
- (九) 史大林言論集〔中文本及俄文本〕
- (十) 特烈勃林卡地獄〔中文本及英文本〕
- (十一) 蘇聯國歌
- (十二) 十月革命廿八周年莫洛托夫報告〔中英俄文本〕

— 下列各書 即將陸續出版 —

- (一) 柯爾納楚克著 戰錢〔劇本〕
- (二) 柯爾納楚克著 密斯脫配金斯到
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劇本〕
- (三) 高爾基著 早期創作選第一集〔中俄文對照〕
- (四) 西蒙諾夫著 俄羅斯人〔劇本〕
- (五) 葉密良諾娃著 外科醫生〔中篇〕
- (六) 馬列學院編 史大林傳
- (七) 蘇聯最高蘇維埃訂正 蘇聯憲法

定期及經售處：斜橋弄六十號本社 電話三七五一一

